



# 目錄學

宜賓毛 坤體六編

## 第一章 通論

### 第一節 名稱

#### 一 名稱之意義

目錄之學，由來已久。茲先就其字義之初意，名稱之由來，略爲解釋，以見本源。說文：「目，人眼也。象形，從一，重童子也」。目爲人眼，主乎視辨方物，其意甚明。論語有「請問其目」，「禮記有『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漢書劉向傳有『校中祕書，各有條目』。此之所謂目，已由人眼主視之意，引伸轉變爲事物綱領次序之意矣。錄，說文：「金色也，從金余聲。『錄爲金色，其義不長。兒告錄謂：『錄者，余之或體也。余部，余，刻木余余也。刻木必用刀，故或從金。隱十年公羊傳曰：『春秋錄內而略外』，蓋古人文字著在方策，故謂之余」。余部下，臣鎡曰：「余余，猶歷歷也。歷歷，可數之貌。『說文疑疑曰：『余，即錄本字。一訓記也，檀弓，「愛之所斯錄之矣；」一訓次第也，國語：「今大國越錄」是也。『正字通謂，錄，書篇也，引梁阮孝緒七錄，晉陶潛聖賢羣輔錄爲證。辭源謂，錄，鈔寫也，引宋史選舉



志集書吏錄本爲證。實則古代記錄抄寫，紙筆未興，所謂刻木条葉，卽爲抄寫矣。合目錄一字言之，要當以記錄採取事物之綱要而序次之，以顯示其全體之內容，而便於考索者之一望而知也爲是。考西文與目錄相當之字爲 Bibliography。源出於希臘文。Biblio 意爲書籍，graphy 意爲抄錄，合之爲書籍之抄錄，與中文目錄二字本義亦相差不遠。學字乃通義，本無與目錄。說文：「學覺悟也。」凡以教人自習皆謂之學。今日之義，乃謂凡屬一種事物，內容日趨複雜，而鑽研之者衆，以有系統之方法，究明確之對象，求達規定之目的，不能附屬於其他事物，必須獨立講求者方可謂之爲學。如天文學物理學等是，目錄之稱學，亦由是也。

二 名稱之由來

目，錄，學，三字各別之義既如上述。目錄之名，起於何時；目錄之書，起於何代；目錄二字之初義與其轉變之義，究何若耶？文選王康琚反招隱詩注引「別錄，列子目錄。」又在昉爲范始興求立大宰碑表注引：「七略曰：『尙書有青絲編目錄』班固漢書敘傳：『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叙洪烈，述藝文志第十。』據文選注所引七略，則似劉向校書之前，已有目錄。然全文不具，難以意定。謂目錄之名起於前漢劉向劉歆校書之時，可無疑也。

其後鄭玄注禮遂仿其體作爲三禮目錄。

見賈公彥儀禮正義，周禮正義，孔穎達禮記正義所引。

四庫提要卷八十五目錄類小序

謂：「鄭玄有二禮目錄，此名所昉也。」就上文所引觀之，可知其不確矣。至於目錄之書，隋

志已載有晉義熙以來新集目錄以及此後名爲目錄者凡九，可見目錄之名爲晉以後之所通用。

惟用作部類之名，則始於舊唐志耳。

隋志謂之符錄。

目錄二字最初之義，目，謂一書之篇目，錄，爲

一書之叙錄也。漢書藝文志謂：「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舊唐書

經籍志引，毋甃古今書錄序：「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詞，」是也。此後目錄固多有錄者，如

宋之崇文總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清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是。然亦有只記書名，不加

叙錄者。隋志謂：「向歆之後，不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是也。

## 第二節 定義

### 一 向來之定義

目錄學之意義今昔不同，中外各異，以時地之限，見解之殊，各抒所是，理固然也。『

條篇目，撮旨意，』子政對於目錄學之見解也。『類例既分，學術自明，』漁仲對於目錄學之

見解也。『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實齋對於目錄學之見解也。此種說法，附合者多，中國一

般學者向來對目錄學之見解，大抵若是。惟唐釋智昇開元釋教錄謂：「夫目錄之興也，蓋所以別真偽，明是非，記年代之古今，標卷部之多少，摭拾遺漏，刪夷駢贅，欲使正教論理，金言有緒，提綱舉要，歷然可觀也。」可謂異軍突起，別開生面之說。

## 二 近今之定義

因西方目錄學家之言，傳入吾國，一般治目錄學者，始另有解說。杜定友校讎新義曰：「目錄，簿記之學也。」又曰：「書目，書之目也。」容肇祖於其中國目錄學引論中謂：「目錄學爲研究書籍之材料，內容，版本，分類之學也。」劉國鈞於其圖書目錄略說中謂：「夫目錄原以記載書籍爲目的，而鄭章諸人所提倡者，乃以書中所表現之思想爲對象；與以記錄書籍爲目錄之目錄，其間固自不同。」洪有豐圖書館之管理與組織亦謂：「目錄學者，關於圖書實質形式方面有專門之學識也。實質則內容與著者，形式則版本是也。內容如書中旨歸要略。及是非所在，其關係某項學術者如何。著者如其略歷，著書時期。及學術之派別純駁如何。版本如出版所，時期，其版本有幾種，格式大小，頁數，行數，字數，裝訂，紙料，及其他關於版本之考證等優劣之比較如何。皆應知之事也。」皆受西方見解之影響也。

### 三 西方之定義

西方對於目錄學之見解，亦未能一致。卅紀字典，韋氏字典，標準字典，牛津字典，以及英美百科全書，所下之定義大抵謂，目錄學者，討論書籍之材料，著者，印刷，版本，時代，裝璜，採集，以及其內容，分類，歷史等科學也。其他目錄學家專書之所述則有：

(1) 賀恩目錄學概論曰：『目錄學者，簡言之書籍評述之事也。詳言之，研究關於書籍一切之智識也，列舉之有四端：(1)關於組成書籍之材料；(2)關於作者在書中所論究之內容；(3)關於書籍版本之優劣及其價值；(4)關於書籍分類之位置等是也。』

(2) 福開森目錄學雜誌曰：『目錄學無與於書籍之內容，只敘述書籍之形式已耳。即書籍之版本與特點，出版地出版人與出版期，字體與圖解，大小與形式，裝璜與所有者，分類與收藏是也。』

(3) 黑其勒小圖書館編目法曰：『目錄學者，研究書籍之歷史，記述，著者，書名，標題，印刷，版本，質料等之科學也。』

(4) 墨濟目錄學曰：『目錄學者有條理的敘述書籍著者書名，出版人，出版地，出版日

期，歷史，版本，內容，價值物質的的等之學也。」

(5) 河生目錄學概論曰：「目錄學者書籍學也。」

其他如馬克魯，胡爾姆等解釋斯學者尙多，茲不多引。總觀所述，不外兩端。一則求辨晰書籍之內容，一則求詳敘書籍之形式。只顧形式，有類書賈：專重內容，無與收藏。治目錄學者今後之趨勢，要當形式內容，兩相並重；蓄之於內者深，然後發之於外者切也。

#### 四 本篇之定義

本篇根據上述諸說，下一定義如左：

目錄學者研究書籍之內容與其形式之學也。

書籍者何？自來說法不一，茲取洛其氏之言，以解余問。洛氏之言曰：「書籍者吾人所知之人類之行爲與思想，成功與失敗，希望與志趣等之一切記載者也。」書籍既如是之重要，吾人論究書籍，故不可不知書籍之內容。內容者何？即書中所記，爲理想歟？爲事實歟？屬於何科，應歸何類？經史耶，子集耶？哲學耶，科學耶？以及其源流變遷之大概。否則將無所施其部勒之術；部勒者，固目錄學中主要之事之一也。形式者何？即書籍之著者，名目

，卷帙，版本，紙張，墨色，行格，款式，裝璜，印記，收藏管理以及批校題識等事是也。

### 第三節 範圍

#### 一 河生所述之範圍

根據目錄之定義，可定其研究之範圍。河生謂目錄學研究之範圍有四。

(1) 論究書籍之歷史者也，凡書籍產生之歷史，如著述史，印刻史，裝璜史，出版史等是，即二千五百萬部之書如何而來？據愛文斯基之統計今日世上共有書籍二千五百萬部

(2) 論究書籍之收藏者也，凡書籍之搜集，保存，以及書籍在藏書庫中之組織等是即二千五百萬部之書在於何處，吾人如何方可取得。

(3) 論究書籍之著錄者也，凡學者藉以由此研尋之各種各類之目錄是，即二千五百萬部之書籍為何，何者方足供吾人參稽之用？

(4) 論究書籍之應用者也，凡著者學者工作之方術，如閱讀，參考，編輯書目，整理筆記，預備稿件付印等是。

#### 二 本篇所擬之範圍



本篇所擬定研究之範圍約有七端。一曰著述，凡著述之源流工具，方法，著作權等是。二曰刊刻，凡刊刻之歷史，方法，種類，處所等。三曰裝璜，凡書籍之裝訂，璜飾，修補，鈔配等是。四曰收藏，凡歷代官私之機關組織與夫搜羅之法藏護之方等是。五曰部勒，凡歷代書籍分類，編目，管理之沿革變遷等是。六曰校讀，凡校勘，閱讀，辨偽，評書諸法等是。七曰目錄要籍解題，凡歷代論述目錄之書與夫書籍之重要目錄等是。而目錄學之名稱，定義，範圍，功用，種類，派別，則首先論之，以清其源焉。

#### 第四節 功用

研究目錄學之功用，可得而言者，約有數端。

一 可以考知歷代文化之升降，學術之盛衰。

胡爾姆氏於其統計目錄學與近代文化之關係一書中謂：「所有書籍依時代排比之，可以見該時代人類活動真像。蓋該時代所有人類之思想與行為，未有不留其痕迹於記載中者。」試翻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觀之，清代多考證之書，知其時考證之學盛行。宋代多性理之書，知其時性理之學盛行。唐代多詩集，晚周多子書，知其時文學哲學研究者多也。再再足以反映

其時代之思想與文化，胡氏之言，良不虛也。

## 二 爲研究一切學問之門徑

凡承學之士，皆不可不涉目錄學之藩籬，其義張之洞言之最詳。張氏輶軒語語學第二，論讀書宜有門徑。汎濫無歸，終身無得。得門而入，事半功倍。或經或史或詞章或經濟，或天算地輿，經治何經，史治何史，經濟是何條，因類以求，各有專注。至於經注，孰爲師授之古學，孰爲無本之俗學。師傳孰爲有法，孰爲失體，孰爲詳密，孰爲疎舛。詞章孰爲正宗，孰爲旁門。尤宜決擇分明，方不至誤用聰明。此宜有師承，然師豈易得，書卽師也。今爲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卽略知學問門徑矣。又書目答問譜錄類書目之屬自注有云，此類各書，爲讀一切經史子集之塗徑。張氏之語，雖若淺近，實最能表示目錄學之功用也。

## 三 可以考歷代書籍之本真

茲舉數事以明其例。

(1) 以目錄著錄有無，斷書籍之有無。漢書東方朔傳：「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謂客難及非有先生

論 其餘有封泰山，賁和璧及皇太子生祿，屏風，殿上柏柱，……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

曰：劉向別錄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古師

(2) 用目錄書考書籍篇目之分合。鄭玄三禮目錄：「曲禮者，以其篇記五禮之事，祭祀之說，吉禮也。此於別錄屬制度。」禮記正義卷一引又：「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樂記。」

蓋十一篇合爲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今雖合此，略有分焉。」禮記正義卷三十七引

(3) 以目錄書著錄之部次，定書籍之性質。南史陸澄傳：「又與王儉書，孝經爲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儉答曰：『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

(4) 因目錄訪求書籍之闕佚。隋書牛宏傳：「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多遺闕，比梁之舊目，只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後爲少。』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至，觀閣斯積，上納之。」是也。

(5) 以目錄書所載姓名卷數，考書籍之真僞。唐會要卷七十七：「開元七年，詔子夏易

傳，近無習者，令儒官詳定。劉知幾議曰：「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曰韓嬰作，或曰丁寬作。然據漢書韓易十二篇，丁易八篇，求其符合，則事殊離刺者矣。必欲行用，深以爲疑。」司馬貞議曰：案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多失真本。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其質粗略，旨趣非遠，無益後學」是也。

#### 四 所以爲閱者檢查藏書之工具

劉國鈞曰：「夫藏書於室，卷軸盈萬者比比然也。猝求一書而不知其果在吾藏中否；在藏中矣，又不知其置於何所。知其所在矣，又不必知其版本之爲何種。况購置之書非只一次，閱覽之者非只一人，則簿錄安可少耶？」杜定友曰：按辨新義卷七「嘗求閱書人之心理其間有九。一問有是書否，但問其書名也。二問有某人著之某書否，恐其書名同而著者不同也。三問有某著者所著之各書否，蓋不定其爲某書也。四問某人有無其注疏音義翻譯者乎，蓋求其全也。五問有某種之書乎，蓋欲求關於一事一物之書也。六問有某類之書乎，蓋欲博考旁通也。

八間某書之內容版本若何，所以供選擇也。九間某書在何處，蓋欲取而書之也。有此九間，故有各種目錄，以應其需。『劉杜兩氏所謂之目錄其本意，乃Catalog一類之目錄，而非指Bibliography一類目錄。然余之意見Catalog亦Bibliography之一種，其詳見後故仍引兩氏之文，以證吾說焉。

### 五 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章學誠曰：『校讎即今之目錄學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校讎通義叙又曰：『古人著錄編目之義，蓋部次流別，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校讎通義卷一此種思想，中國舊目錄學家多主張之。而新起之治目錄學者，重視檢查之便而多非是說。實則苟用完善之方法，編制之完善目錄，於其中確有辨章學術之功，考鏡源流之益，不可誣也。

### 第五節 派別

派別者自來目錄學家，對於編製目錄所取方式之意見也。語其細碎，固甚紛歧；語其大體，可分五派。

### 一 解題派

卽部類之後有小序，書名之下有解題者。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經籍考以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類是。自來主張是說者甚多。其要義在論其指歸，辨其訛謬，述作者之意。

### 二 類叙派

卽每類之前，加以詳細說明，并述該類學變遷沿革之迹者。如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之類是。其要義在窮源至委，竟其流別，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 三 類例派

類例派主張將類例分析精確，目中類序解題都無，而祇著書目者是。如鄭樵通志藝文略，書目答問及各家藏書目均是。鄭樵校讐略謂學之不專者，爲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爲類例之不分也。又謂類例分則百家九流，各有條理。又謂類例旣分，學術自明，以其先後本末具在。觀圖譜者可以知圖譜之所始，觀名數者，可以知名數之相承。織緯之學，盛於東都，音韻之學，傳於江左。傳注起於漢魏，義疏成於隋唐。觀其書可以知其學之源流。或舊無

其書而有其學者，是爲新出之學非古道也。又謂古之編書，但標類而已，未嘗注解。其著注者，人之姓名耳。蓋經入經類，何必更言經，史入史類，何必更言史？但隨其凡目，則其書自顯。張之洞書目答問略例謂「今爲分別條流，慎擇約舉，視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於其中，詳分子目，以便類求。一類之中，復以義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序時代，令其門徑秩然，緩急易見。」其要義在不勞辭費，而所述自明。

#### 四 賞鑑派

此派之目的，在詳述書籍之版本行格紙張印記題識裝璜等事，以表示書籍之來源久遠，印刻名貴。視爲古董美術，於其書之內容不問也。自宋尤袤遂初堂書目記版本以來，私家藏書，驚奇炫異者，比比皆是也。

#### 五 檢查派

此派之目的，在使多量藏書，備陳讀者之前。由其目錄，一索即可得其所欲取讀之書。故相率斤斤於字法之排列，名目之複出等事，凡今日圖書館之目錄，大抵皆是也。

以上諸派，各有其長，各有其短，此後要當取長棄短，而造成完善之目錄爲是。

第六節 種類

種類者各目錄學家，應用其特殊之方法與見解，所編成之各種各類之目錄也。然對於所有目錄究應分爲幾類，說者不一。茲舉數說於後。

一 鄭樵氏之分法

鄭樵通志一，目錄一類分爲總目，家藏總目，經史目，文章目四種。

二 焦竑氏之分法

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分爲經籍金石二種。清四庫分類法因之。張之洞書目答問以金石目錄歸入金石類。

三 葉德輝氏之分法

葉德輝書林清話言藏書者有目錄版本兩派。

四 張爾田氏之分法

張爾田孫德謙漢書藝文志舉例叙，謂目錄之學，大別爲三。曰官家之目錄，曰史家之目錄，曰藏書家之目錄。



五 周貞亮氏之分法

周貞亮李之鼎書目舉要，區為十一類。曰部錄，曰編目，曰補志，曰題跋，曰考訂，曰校補，曰引書，曰版刻，曰未刊書，曰藏書約，曰釋道目。陳鐘凡增自著書之屬。合之為十二類。

六 邵瑞彭氏之分法

邵瑞彭書目長編分為四大類。曰貯藏類。中分公藏，家藏二門。曰史乘類。中分正史，備采，補史，通載，方志五門。曰徵存類。中分門類，又分三小類。曰全類，曰分類，曰專書。徵闕，禁毀，徵引，審刊，又分自著，自叢書，又分叢書總目，叢書分目，二小類。版本，經眼，又分知見，題勸學，九門。曰評論類。中分流略，掌故二門。

七 北平圖書館之分法

北平圖書館書目類之分類為：見其月刊一卷一期I書目目錄。II書目叢刊。III采書目錄。(I)史志，正史，補史。(2)類集。全類，分類——(經籍，文字，史乘，金石，諸子，歷算，醫學，農學，藝術，詞曲，地域，族姓，徵闕，禁燬，版刻，審刊。)IV收藏書目。(I)公

藏，漢，宋，明，清，民國。（公）（2）私藏。宋迄明清Ⅴ題記。（1）跋，（2）記。Ⅲ考略。Ⅳ掌故。

#### 八 杜定友氏之分法

杜定友校讐新義，抨擊各家分類之不當，而自分爲八類。曰史家書目，曰學術書目，曰引用書目，曰書目之書目，曰版刻書目，曰書目考訂，曰書目解題，曰燬闕書目。

#### 九 容肇祖氏之分法

容肇祖在目錄學家著述之分途一文內，分目錄爲三大類。一曰總目。又分爲四：曰官家目錄，曰史家目錄，曰私家目錄，曰圖書館目錄。二曰專門目錄。又分爲六：曰經目，曰史目，曰子目，曰集目，曰佛家目錄，曰道家目錄。三曰雜目錄。又分爲四：曰引用書目，曰佚書及輯佚書，曰禁書目，曰譯外國圖書館漢文書目。

#### 十 洪有豐氏之分法

洪氏圖書館之管理與組織謂：「目錄之性質。可分爲數種。（1）普通書目錄。其目錄所載爲一切普通之書。如各圖書館書目，則普通收藏之圖書目錄也。而如某代之藝文志之限時

期，某處藝文志之分地域，某科專門目錄之辨部類，某人著作目錄之別著者。皆不謂之普通書目也。(2)國家書目錄。所載爲一國著作出版之圖書，而不及他國者。如四庫書目。卽中國之書目也。(3)營業書目錄。書籍發行所爲推廣營業而編製其所發行出版之書目。如商務印書館之圖書彙報及出版界等是也。(4)著者目錄。專論一人著作之書籍，及評論一人所著之書籍。此目錄中國罕例可舉。(5)分類目錄。卽某類學術之專門書目。如金陵大學中國農書目錄彙編是也。(6)著者列傳附著者目錄。著者列傳中附載所著書之種類。如冬名儒列傳中多有之。」

十一 李笠氏之分法

李笠三訂國學用書撰要叙有云：「目錄之種類不一。約而言之，蓋有三科：(1)著錄圖書，以一時或一地爲標準，不辨良窳，悉爲網羅，此『簿記式』之目錄，修史者之事也。(2)以一問題或一學科爲標準，依類摭撫，或抽取其卷，或裁去其篇，此『索引式』之目錄。著作家所急也。(3)不限時間空間不專一類，採頡精純，去其繁複斯『配劑式』之目錄，修學之士，所藉以問途者也。」又黨蘊秀叙有云：「我國從來之編書目者(1)合所有書籍爲一編者，如

各史中之經籍志及各方志中之藝文志等。(2)盡所藏之書籍爲一編者，如四庫全書及各私家藏書目錄等是。(3)擇善本書籍爲一編者。如鐵琴銅劍樓宋元本書目，及持靜齋宋元鈔本書目等是。(4)分類擇要爲一編者，如龍啓瑞之經籍舉要張之洞之書目答問等是。』

#### 十二 福開森氏之分法

福開森分目錄爲十有六種。(1)以時代爲標準之目錄，(2)以地域爲標準之目錄，(3)以出版者爲標準之目錄，(4)不在紙而在他種材料上印刷之書之目錄，(5)用各種字體所刊印之書籍之目錄，(6)以書之大小爲標準之目錄，(7)有圖解之書之目錄，(8)各種文字之書之目錄，(9)分類目錄，(10)學派所著書目錄，(11)自著書目錄，(12)專書目錄，(13)異名氏及不著名氏所著書目錄，(14)穢褻書目錄，(15)善本書目錄，(16)普通目錄。

#### 十三 墨濟氏之分法

美國圖書館協會所出墨濟氏之目錄學小冊子，則分目錄爲普通目錄，國別目錄，商業目錄，專科目錄，四種。

#### 十四 河生氏之分法

河生目錄學對於目錄，大約分爲：(1)百科全書及各參考書中所舉之目錄，(2)目錄之目錄，(3)通選目錄，(4)一般通目錄，(5)傳記式之目錄，(6)個人目錄，(7)特選目錄，(8)特種目錄，如善本，某時代寫本，古本圖解本等目錄，(9)國別分類目錄，(10)專科目錄，(11)雜誌目錄等。

#### 十五 杜威氏之分法

杜威分類法分目錄爲：(1)一般目錄，(2)個人著作目錄，(3)團體著作目錄，(4)特種形式目錄，(5)各國目錄，(6)各科目錄，(7)分類目錄，(8)著者目錄，(9)字典式目錄。而(7)(8)(9)三種之下，復各分公藏，私藏，書坊等小類。

#### 十六 美國國會圖書館之分法

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分目錄爲四大類，一曰普通目錄，二曰國別目錄，三曰科別目錄，四曰人別目錄。(2)(3)(4)皆限界顯然。凡一切特種形式之目錄，而內容不以國科人三者爲限者，如禁燬，貴價，圖解書，失佚，私刻，皮裝，變換書名之書，未完，未刊，書坊，兒童，婦女，醫院中書，獄監中書等目錄，皆入普通目錄，而於其下分立之。

#### 十七 劉國鈞氏之分法



方面言之。

一 他項科學之需於目錄學者

目錄學爲研究一切科學之門徑，此於目錄學之功用一節，業已言之。蓋吾人欲研究某項學術，無論爲文學爲科學，爲歷史爲地理，不能憑空臆想，必有豐富精確正當之材料以爲憑藉，乃能進行無阻而有所得。在未嘗研究此項學術之先，固不知其有若何精當正確之材料也。故必有賴乎目錄學。目錄學者，目錄學家，以科學之方法，整理各專門學者之意見，而編成完善之目錄，以爲有志斯學者之津梁也。

二 目錄學之需於他項科學者

目錄學言類例言源流，有需乎學術史也。言印刻言裝璜，有需乎美術學也。言出版言版權，有需乎法律學也。言收藏言轉變，有需乎歷史學也。言閩刻言蜀雕，有需乎地理學也。其他數學於書籍之統計，化學於書籍之消毒，物理於書籍之藏皮，植物之於板刻，紙張，鑲物之於雕刀，字模，凡百科學，固皆有資於目錄學之研究也。

第八節 目錄學與其他名詞之同異

學術名詞往往有名同而實異者，有名異而實同者，有部份同而部份異者。有本不同而人誤以爲同者，有本同而人誤以爲異者，若不於解述之先加以定義，則稱說之時，頗多不便。人亦於此不得正解而橫生誤會。孔子謂必也正名，意在斯乎。

目錄學一辭之外，曰書目學，曰書史學，曰編目學，曰編目法，曰圖書館學，曰分類學，曰校讐學，曰校勘學，曰版本學，曰校讀法，曰簿錄之學，其名如此，其實與目錄同乎異乎？分別論之如左。

### 一 書目學與目錄學

近人頗有將書目學與目錄學二名分別應用者。書目學一字大抵用以譯外國之 *Bibliography* 一字，而目錄學指外國之 *Catalogue* 一字。書目，謂不限於一時一地之所藏；目錄則謂一時一地之所藏也。余個人之意，書目亦目錄也，目錄亦書目也，書目只限於書，目錄之錄，凡雜誌報章之類之目亦可概括之，固不只限於書。且目錄之名，由來已久。其內容又不僅指一書之目而言，凡叙述其書之錄，亦應概括入之。故余不用書目而用目錄。劉國鈞洪有豐於 *Bibliography* 亦譯作目錄學，有見於此也。杜定友校讐新義必將二字分用，乃名詞之爭，非內容之



爭。其實歷代相傳之目錄，有極難分別其何者爲書目，何者爲目錄者。漢書藝文志目錄也，宋史元史明史藝文志不盡爲目錄矣。海源閣書目，目錄也，寶園書庫目錄不純爲目錄矣。海源閣宋元鈔本書目，自海源閣言目錄也，自宋元鈔本言書目也。必欲將書目目錄截然分爲二事，則不但同類之書不能歸爲一類，卽同一書亦將離而爲二矣。故余統名之曰目錄，究其學者謂之目錄學。書史學者則又書目學之一別名也。

## 二 編目學與目錄學

編目學或編目法乃指造製目錄時程序與方術，目錄學中之一部分耳，其重在術，知其術而無學者亦能爲之，非目錄學之全體也。

## 三 圖書館學與目錄學

中國古代無圖書館學，凡今日圖書館學之事，皆以目錄學一名概之。外國亦然。故目錄學中所討論之各項問題，多有似圖書館學者，然一重在現世，一重歷史之說明，故目錄學亦有稱爲書史學或書籍學者。

# 目錄學

## 第二章 著述

宣賓毛 坤體六編

一書之成，至爲不易。語其概要，厥有二端。一曰著述，二曰刊印。著述者舉夫人類之心思志行而宣之於口筆之於書是也。釋迦牟尼，耶穌基督，未嘗撫筆著墨而其教萬世不絕，所謂宣之於口之著述也。孔子述而不作，然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所謂筆之於書之著述也。迨及後世，學理日繁，典籍日富，學人憑籍者多，研究者易，於是注疏箋釋，筆記口述，編輯彙譯，胥列於著作之林，各有其本身之價值，不可漫爲高下矣。

### 第一節 述著之起源

方東樹曰：『上皇之世，載籍蔑有。惟時聖人，性與天合，民亦不識不知，無得而稱。伏羲而後，厥有文字，聿有史臣。稽考古德，以爲大訓，歷世寶之，典謨是也。若夫聖人自著一書，稽之上世，未有明文，意者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也。蓋伏羲畫卦而無言，而如稷之陳常，契之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伊之訓王，說之論學，或寥寥數語，或對君之辭，皆不可爲自著書。惟文王箕子身處末世，憫時昏敝，慮民彝之混亂，發揮大道，陳其大

經大法，傳之其人，垂之百世，以道民成性。故孔子以爲易之興有衰世之意，而贊箕子之明，曰，夷而不可息也。若周公兼三王施四事以臣道而總君師之任。手訂易書禮詩樂，制作垂統而經之用始備。自是以遠春秋戰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不修。時則有若孔子之聖，不得行其道於時。於是始垂空言以立教，贊修刪述以承家學而經之名始立。此則著述之源流也。

至於老聃莊周曾子子思孟子道術不同，皆亦各自著書以立教。而管仲晏嬰荀况虞卿商鞅韓非田駢慎到墨翟孫武屈原司馬之徒，或以載經猶，抒著積，或以窮愁不得志，思欲發憤自見，蓋亦古之所稱立言不朽者。然而處士橫議，諸子爭鳴，道術始於是焉裂矣。秦漢先師儒者，大抵以傳經爲事。雖專門名家而不能以相通。然抱殘守缺，訓詁名物，其功不可泯而其爲業最尊矣。凡諸數等，散爲九流，綜爲輯傳，衍爲辭賦，岐爲小說，題別於劉向劉歆班固摯虞荀勗。自是而後，著述之家如牛毛不可究極矣。『司馬遷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日人厨川白村謂文學爲苦悶之象徵。此可謂文學之起源也。至於史所以紀事實，資考鑑，子所以道倫常，示理想，則又各有不得不然，而皆有賴於文字之發明，竹帛之引用也。

第二節 著述之流別

古時著述流別不繁。強別之可有言情述理敘事三類。詩樂言情者也；易禮述理者也；尚書春秋敘事者也。漢代劉歆始將向來著述別爲七略。輯略無書，不能成類。六藝一略，已自能包括一切學術。諸子略易之類也，詩賦略，詩之類也，兵書可入禮數術可入易。有六藝即無須乎其他，有其他即無須乎六藝，以相同之事，另立平衡，自亂其例也。七略之中，可立而不可去者惟諸子詩賦二略而已。詩賦言情，諸子述理，敘事之書，附於春秋。故隋志變爲四部。史子集，皆卓可成類，徑襲六藝略之成規，復爲兩分類並立於一分類法之中。然此爲書籍分類之事，各因其時若環境而求適應，因無與於學術與著述之源流也。學術源流一般舊式治目錄學者，皆詫爲目錄學之重要部分。實則亦穿鑿附會，隨事立名，上者以各遂其私，下者祇因依流俗已耳。以六經而予孔子，或奪孔子之六經而與周公，此種本無一是之爭論，即可謂之學術源流乎，遂其私耳。以墨家而歸之大禹，或以墨家而歸之道家，此種本無一是之爭論，亦即可謂之學術源流乎？受流俗之欺耳。茲之所謂著述流別者，循各項書籍之發展，非論其分類也。

姑就經史子集言之。

經者常也，學者以其書可以垂型萬世而不變，卽尊之爲經。儒者以六藝爲經，道家有道德經，墨家有墨經，佛家有佛經，耶穌教有聖經。其餘茶經酒經，牛經馬經，內容雖有不同，而其立名之意則無二也。向來之所謂經史子集之經，只限於儒家之六藝而言。六藝之經，有謂立於周公者，有謂成於孔子者，而以成於孔子者近是。師師相傳以通其義爲主。秦火而後，不無散佚，於是有漢一代注經者多。而多拘拘於字句。魏晉南北朝，欲以義說經而未能力也。唐興以來，注釋又已甚古，學者不易直解，於是疏注之學大行。有宋一代理學盛行，以心性解經，與漢法對立，而元明因之，無多改易。清之樸學各師，立反宋法，取漢法，而置意於聲音文字名物制度之間。清末今文派旋興旋滅，今則大都以歷史的態度治經矣。四庫提要經部總叙曰：「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訓詁相傳，莫敢同異，卽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閩繼起，道學大倡，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爲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學派旁分，攀緣日衆，驅除異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遞明

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主持大過，勢有所偏，才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談臆斷，考證必疎，於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徵實不誣，及其弊也瑣。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爲勝負。『是也。』

漢志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春秋尙書，古史也，今入於經。太史公書，藝文志載春秋後，無史類之名也。著錄者僅四百二十五篇。其在遷前者僅百九十一篇。隋志始有

史類，其著錄凡一萬六千五百八十五卷，數百年間，加增四十倍。故兩晉六朝，史學最盛。讀隋志及清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可見也。所含之書已有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之別。清編四庫書之時，已須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命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十有五類，乃能囊括史書矣。

子書源流，說法不一。漢志主出於王官，然未爲定說。有謂諸子悉源於史官者，有謂悉源於道家者，有謂因環境之迫促而造成者。要之自六經而外，立說者皆子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區而別之，名品乃定。漢志分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十家，而兵書數術方技不

與焉。隋志無陰陽而兵天文曆數五行醫入之。清四庫除漢隋兩志原有之儒兵法農醫，天文曆數雜小說各家而外術數藝術譜錄類書釋道皆入子部。大抵周秦諸子，確能名家。漢唐以下，學者皆向他途發展矣。宋時理學，歸入儒家，唐代佛家，尙不愧周子諸子也。至於清之四庫，凡經史集不能容納之書皆入子部，非必有傳授淵源，確能名家也。

集部之目，楚詞最古。別集次之，總集又次之。詩文評最晚出，詞曲則閏餘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書無稱屈原宋玉工賦者。洎乎漢代始有詞人，迹其著作，率由追錄。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遺書，魏文帝亦詔天下上孔融文章。至於六朝，始自編次。唐宋又刊板印行。夫自編則多所愛惜，刊板則易於流傳。四部之書，集部最雜，茲其故歟。總集之作多由論定，巋然而獨存者，文選玉臺新詠以下數十家耳。別集則漢魏之文，唐代之詩，宋代之詞，元明代之曲，清代之考證其特著者也。

### 第三節 著述之方法

(一) 著述之創作程序 著書程序，古今中外，大抵相同。舉其概略，不外閱書以叩其源，細究以探其實。分題而考索，斷限以精攻。由各目錄以尋材料之名，收各材料以爲應用之

資。然後抄纂排比，撰述成文；膳寫膳清，準備付印。然後校對以正訛謬，裝訂以壯觀瞻，而書籍成矣。

(二)著書須有宗旨 著書非解達義理，卽表章紀事，有益於天下後世，人心學術，民生政治，故爲世間不可少。若著義理而偏見顛倒謬妄反足爲損。表章紀事傳誣失實，又不得首尾要害，反足滋天下後世之疑。凡若此等皆有損無益，不如無書。

(三)著書不可太易 韓文公曰，其爲之也易，則其傳之也不遠。又曰其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朱子曰學者輕於著書，只是器識淺薄。日知錄曰，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鑑，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爲之，遂爲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有舛漏尙亦不免。後人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

(四)著書不貴多 歷考古人著書，類以少而見珍，多而不傳。蓋多則傷易。速以歲月，必不能精。是以著書之士，莫不慨嘆於著書之多，及爲文之易也。日知錄曰：「一漢文人所著絕少。史於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一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多爲富。夫多則必不能工



，即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其不傳宜矣。』又曰：『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揚雄劉歆各五卷爲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彙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所傳雖多，亦奚以爲。』

(五)著書須切實用。書貴有用於世，則自不磨滅。而有用之言，必非庸陋淺識之士所可勦襲而貌爲之也。日知錄曰：『文人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六)著書須先定凡例。凡編書必先定凡例。凡例既定，其書乃有條理可觀。如左傳中言凡者皆凡例也。易乾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唐修晉書，敬播，令孤德棻之徒，先定凡例，使秉筆者遵用之。劉子玄史通序例篇云，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例之爲體，自左傳後中絕。自干寶凡例起而後人承之。雖短長各見要皆出自條理云云。隋書魏澹傳，所著魏書條例一卷，詳密足傳於後。此外如易略例春秋釋例纂例等，皆凡例之單行者也。傳注之家尤

嚴於用例。如左公穀何休王弼虞翻杜預皆先立一例，不得有所出入。方東樹曰：「著書大例在先，細例在後。如六經各說一般理，各爲一般體裁。讀易者如無詩，讀書者如無春秋。而尙書春秋後人祖之爲史，此大例也。而易有二用，書有八體，詩分六義，禮別事官，此細例也。又曰：『日知錄中所論書史數十事，皆箸書之凡例大義，學者不可不知。如曰古人集中無冗複。曰書不當兩序。曰古人不爲人立傳。曰誌狀不可妄作。曰假說之辭。曰古人未正之隱。曰非三公不得稱公。曰史家追紀日月之法。曰史家月日不必順序。曰豫書甲子不稱年號。曰今石文書有月而不年，日而不月。曰史家重書日。曰古人必以日月繫年。曰年月朔。曰子。曰年號當從實書。曰一年兩號。曰年號古今不同。曰割併年號。曰追改史文書法。曰通鑑書改元。曰書後元年。曰通鑑書閏月。曰史書人君未卽位。曰史書一人先後歷官，曰史書郡縣同名。曰郡國政名。曰史書人同姓名。曰書文稱某。曰述古人之言。曰引古必用原文。曰引書用意。曰引書下兩曰字。曰一篇之中有分題。曰官銜地名人名當作實書。曰文章繁簡之法。曰文人摹倣之病。曰詩題無義。曰經注俱用韵。曰古人用韵無過十字。曰古人不忌重韵。曰古人不用長句成篇。曰詩用疊字。曰次韵。曰詩人改古事。曰竊書。曰勘書。曰改書

。曰史文衍字。曰史文重出。曰史家誤承舊文，皆箸書為文凡例大義也。』  
其餘避諱提頭，引書夾注，分章分段，分卷分册，符號標點，圖畫表解，皆須預下一定之例，方不致寧寧凌亂，前後紛歧也。

二注釋

古代之書難讀，有賴乎注釋；精深之書難讀，亦有賴乎注釋。自古迄今，注釋之書甚多，名稱亦屢有不同。或曰傳，如書有孔安國傳，詩有毛萇傳是也。或曰注，如周禮鄭玄，注易王弼注。或曰箋，如鄭康成詩箋。或曰解，如論語何晏集解。或曰學，如何休注公羊，傳曰何休學。或曰解詁，如何休作公羊解詁。注本文者也。或曰疏，如十三經注疏。或曰正義，如梁范寧集解。或曰章句，如趙岐孟子章句朱子大學中庸章句。曰大義，如隋志著錄之周易大義毛詩大義等。曰講義，知宋陽義之周易講義。曰故，如尚書有大小夏侯解故詩經則有魯故韓故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曰微，如春秋有左氏微露氏微張氏微虞氏微等是。曰說，如詩經有魯說韓論語有齊說夏侯說等是。庸或小有同異，然皆注疏之類也。

注書之法有宜講求者：

(一) 注書宜戒穿鑿。趙賓解易，箕子為麥滋，本傳謂其持論巧慧。鄭玄解尚書顧命，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訓為酒杯。解憑凡洮穎面為澣水，虞翻譏其違失事因。宋王安石

字說，以坡爲土之皮，詩爲寺人之言。楊簡慈湖詩傳，解聊樂我員，以員爲姓，解天子葵之，爲向日之葵，是爲穿鑿之病。

(二)注書宜戒空談 漢書儒林傳贊曰，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又藝文志曰，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桓譚有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注書者不可過於冗長，浮詞滿紙，使閱者不能卒讀。

(三)注書宜取法古人 裴松之三國志注，鄒善長水經注，劉孝標世說注，李善文選注皆善於注書者也。如文選注諸引文證，皆舉先以明後，以示作者必有祖述也。或引後以明前，示不敢專也。又如同卷再見者。則云已見上文，他卷再見者，則云已見某篇，務從省也。有舊注者則於篇首題其姓名。若有乖謬，則爲具釋，必稱善曰以別之，不攘人有以爲己有也。此皆李注之可以取法者

(四)注書宜考索名物典故 漢儒注書多重名物制度，宋儒注書多種義理。義理尙可由本文悟得，名物典故非隔世思想所能懸揣，名物有實事可按，義理無憑，注書固當以考索名物制度爲是也。

(五) 注書宜櫛梳音義 注書者，欲讀其書者易也。讀書者首要之事即能識其字，發其音，解其義。故注書者首要之事即櫛梳音義，如陸德明經典釋文之類。

(六) 注出處宜詳略適當 引用近人學說亦宜詳述其姓名篇章，不可只以近人二字概括之。

(七) 注書宜先通句讀 句讀不明，則注文自謬，昔班氏漢書初出，大儒馬融，至執贄於曹大家請授句讀。故禮記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鄭注離經，斷句絕也。如論語八佾，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釋文云，鄭讀以必也絕句。揖讓而升下。釋文云，鄭注，詩賓之初筵引此則云下而飲。公也長吾黨之小子。狂簡。釋文云，鄭讀至小字絕句。據此可知句讀之重要而不可苟也。

(八) 注書宜講校讐之學 東坡志林曰，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合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忽疾。蓋以王荆公三經新義出，而士風翕然不古也。改書陋習，亦自此始。至有明一代改竄古書，竟成風氣。割裂僞作，幾徧四部。雖經則有阮氏校勘本，史則有殿本，古子百家及歷朝詩文集，亦多有校刻本，然猶未盡也。如古詩爲焦

仲卿妻作，添入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二句。試檢藝文類聚，樂府詩集皆無之。又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逐二句，宋本玉臺新詠及樂府詩集，元稹左克明古樂府，俱無之，大抵皆明人添入也。宋槧陶淵明集桃花源記，欣然規往句，規，規畫也。後人改規爲親，不知既云親，下文不應又云未果也。唐王維詩，閉戶著書多歲月，種松皆老作龍鱗。攷宋本然後知今本作老龍鱗爲誤也。不校讐而注書，則以誤沿誤，其誤將無所底止矣。

(九)注書宜關僞書。書之僞孔傳，始於晉梅賾。子夏易傳，僞於唐張弧。今通志堂經解中子夏易傳乃宋人僞作又並非張弧書矣。關朗易傳，僞於宋阮逸。子夏詩傳，申公詩說，僞於明豐坊。古文孝經，孔安國傳，僞於日本。此人人所共知者。其餘未經指出者尚多。注書者不闢其僞而漫注之是助人作僞也。

(十)注書不可與人相爭。人有未善者，以和平之辭氣，反覆辨論之可也。喧同詬厲，情若寇讐，非所尚也。儒家辨論經義，始於孟子與氏之詆固哉高叟。漢石渠議奏，白虎通德繼之，矜式猶存。劉歆移書太常，啟今古文之爭，終東漢之世。其後鄭玄駁許慎五經異義，古文家復開爭辨之門。由是虔翻定鄭玄五經違義一百六十事。王肅作聖證論，孫炎駁聖證論。

孫毓毛鄭王肅異同評，陳邵周禮異同評，劉炫規杜預之過一百五十餘事，辨析經義，不無黨伐。其後則有司馬彪糾譙周古史訛謬一百二十事，唐元行沖辨魏徵類禮，沈既濟駁吳兢史記，宋劉原父春秋權衡，兩漢刊誤，胡三省辨史炤通鑑釋文，無慮數十百種，多有意氣用事之處也。

### 三翻譯

譯有二義：以今語譯古語，注疏之學是也。以一種語言文字譯他種語言文字即今日通行之所謂譯書也。譯書之人，一須能深切了解被譯之原文，一須能充分駕馭譯出之文字。所譯之書，一須在原語言中，本來具有價值，一須於譯出之後而有補益。譯之之法，有所謂直譯，有所謂意譯。直譯重貌，意譯重神，神則固寓於貌，若皆與原意無違，均未可非也。嚴復論譯書天演須具三事。曰信，曰達，曰雅。學者宗之，無有異言。不信，是作偽也，不達，如未譯也。不雅，行之不遠也。然而裨販之徒，營利之賈，惟利是視，故今日譯書多有不能成讀者。是譯書之道，不講求之過也。

原夫一國學術思想之進展，半由於學者之獨立研究，半亦有賴於外國文化之輸入。惟中

國古代凡與異族之交際往還，皆以漢族語言文字爲主，故象羈之業，無促稱焉。據周禮有象胥，漢書有譯官令，譯官丞，然皆偏於語言之傳達而已。其對於外來文化爲熱烈之歡迎，爲虛心之承受而認譯書事業爲一程崇高事業者，則自後漢桓靈以後之翻譯佛教經典始。至南北朝隋唐而稱極盛。當時譯界代表人物，有安世高，支婁迦讖，支謙，竺法護，釋道安，鳩摩羅什。覺賢，法顯，曇無讖，真諦，釋彥宗，以及玄奘三藏，不空，義淨三藏等等。此六百余年間翻譯之事業，約可分爲三期。一，外國人主譯期。二，中外人共譯期。三，本國人主譯期。

宋贊寧高僧傳三集有云：『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此即第一期之情狀。此期中之翻譯，譯師來自西域，漢語既不甚了解，筆受之人於語學與教理亦多未嫻。安世高支婁迦讖等實其代表。又云：次則彼曉漢談，我知梵說。十得八九，時有差違。』此即第二期之情狀。口宣者已能習漢語言，筆受者且深通佛理。故達典妙文，次第布現，然業有待於合作，義每隔於一塵。鳩摩羅什，覺賢等實其代表。又云：『後則猛，顯親往，裝空兩通。印印皆同，聲聲不別。』此即第三次之情狀。我邦碩學，久留彼都，學既精邃，



辯復無礙，斯譯學之極軌矣。玄奘義淨等實其代表。晚唐以後，印土佛教漸衰，邦人士西遊絕跡，譯事無復足齒，宋元雖有廢續，要皆補苴而已。

明末請初，歐州文明東漸。當時教士藉譯書爲布教手段。開其端者爲意大利馬竇，彼於萬曆八年（西記一五八〇年）至廣東，二十八年（一六〇〇年）入北京。能通華字華語，著有乾坤經義二卷，皆用華文。又譯幾何原本六卷，則徐光啓所筆受也。天算西法之入中國實自此始。此後有湯若望，羅雅谷，南懷仁，徐日升等。湯若望於天啟七年（一六二七年）入北京，開設曆局，推步天文，兼製造象限儀，望遠鏡等，並譯纂曆書。南懷仁於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任欽天監正職。著有靈臺儀象志十三卷。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年）編康熙永歷年法三十三卷。迨咸豐年（一八六〇年）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于北京，卽於署中附設同文館。延西人爲教習，教授英法德俄四國語言文字。其科目爲天文，化學，算學格致醫學之屬。于是國人之解近代外國語者漸多，譯事卽復由外人主持期而入於中外人合作之期。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頃之上海編譯局，卽合西士偉力亞利傅蘭雅，林樂知，金楷理及漢人徐雪村，華蘅芳，李鳳苞，王德編，趙均真等，所組成。當時數學，法律，機器，製造等專門家世不畢集於

此，西方物質科學之翻譯，以此時期爲最多。卽就華氏兄弟（華蘅芳及華世芳）與徐氏父子（徐雪村及徐仲虎）所譯著之測候，海防，航海，數學，化學，製造，地質，兵法，機器等科學而論，爲數已不下五十餘種。此時期內，更有一顯著之特點，卽譯者不特譯書而已，且從事於實地之試驗，如自製輪船，強水，棉花，炸藥等等。

晉唐之翻譯，爲宗教，明清之翻譯爲科學，自嚴復林紓出，始爲社會政治經濟小說等之翻譯。嚴氏譯有天演論，原富，社會通詮，羣學譯言，穆勒名學等書，而天演論一書影響最大。林氏所譯有一百五十六種，出版者有一百三十二種。其所譯最多者爲英國作家之作品，共九十四種。其次爲法國，共二十六種。次爲美國，共十九種。次俄國六種。其餘希臘，挪威，比利時，瑞士，西班牙，日本諸國各得一二種。其間以巴黎茶花女遺事一書最享盛名。文學革命以後，譯書事業，範圍擴大。各國文字，各種科學，均有譯者。其中以文學及社會科學之書爲多。以文學而論，譚正璧中國文學進化史所舉已不下千種，其他可想見矣。

#### 第四節 工具

##### 一 文字圖畫

人類因感覺而生意思，因意想而發聲音，由聲音而着跡象。跡象者文字與圖畫之始也。

章太炎燹書

今在檢論中訂文益

有曰：『吾聞斯賓塞有言，有語言然後有文字，文字與繪畫，故非有二也

。…頃之以圖畫過繁，稍稍刻省，則牛馬鳧鷖多以尾足相別而已。…其後愈省，凡數十畫者者，殺而成一畫。』日本兒島獻吉郎支那文學史綱有曰：『支那文字以象形爲基礎，而指事形聲會意，皆含有一部分之象形與圖畫，只有精粗之別耳。』此皆說明文字與圖畫有同一之功用與來源也。而均爲著述之工具。自近世著述之意義言之，尤爲確定。近世之所謂著作，除文字著述而外，凡繪畫，油畫，炭畫，水彩畫，彩畫，圖案畫等雕刻，照相，地圖，電影片，音樂譜皆謂之著作，是圖畫之爲著述之工具，又非如古時文字繪畫合一之意義而已。

至於吾國文字，其實質之成，有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之別。其形體之變，有古文，大篆，小篆，隸書，草書，正書之別。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搆，武信是也。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古文者，周宣王以前之文字也。大篆者，周宣王時太史籀所作之文字也。小篆者，秦丞相李斯省改大

篆之文字也。隸書者，秦獄吏下相人程邈增減大篆，去其繁複之文字也。草書者省減隸書，以方爲圓，以聯代斷之文字也。正書者，卽今日通行之眞書楷書也。

## 二 紙筆墨硯

著述之工具，不僅紙筆墨硯，而以紙筆墨硯爲要。

(一)紙 後漢劉熙釋名釋書契曰：「紙砥也。謂平滑如砥石也。」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次用縑帛。至以木膚麻頭，敝布魚網爲紙，自東漢蔡倫始。簡太重，縑稍貴。人遂以紙爲便。大抵自有書契以來迄於三四世紀爲行用竹木時代。自前四五世紀迄於五六世紀爲行用縑帛時代。自二世紀迄於今日爲行用紙之時代。惟紙之名稱，非蔡倫新創。蔡倫以前所謂紙者仍指縑帛而言。非現今之所謂紙，蔡倫以後，紙之名稱爲樹膚麻頭所造之紙專有耳。

製紙之原料甚多，凡植物類纖維質之柔韌者，均可取爲原料。先煮沸搗爛，和成粘質，勻置籠筐，使結薄膜。稍乾用重物壓之即成。今日出產以江西浙江福建爲最多。惟舊法造紙，費時曠日，質亦粗惡。近日遂有仿外國以機器造紙者。光緒十七年李鴻章創倫章造紙廠於上海楊樹浦，是爲新式機器造紙術之創始。二十五年又設華章造紙廠於上海浦東。三十二年

又與商人合設龍章造紙廠於上海之龍華路。宣統三年財政部又設造紙廠於漢口碓家磯。他如武昌之白沙洲，山東之洛南，廣東之江門，鹽步及香港，又先後各設一廠。總數雖不下十餘所，然規模太小，出貨無多，營業不振，時起時蹶。故每歲洋紙之輸入，仍在二千萬兩以上，誠可慨也。

紙之名稱甚繁。有以地名者如蜀箋如宣紙。有以人名者，如謝公如薛濤。有原質之質名者如日本之松皮紙，扶桑之笈皮紙，蜀中藤紙越中竹紙。南唐之澄心堂紙，宋元明之棉紙，皆印書之上品也。今日通用以作書及印刷者，中國有宣紙，連史紙，官堆，竹連，諸名。外來有有道令，磅紙，報紙諸名。

(二)筆 徐炬明事物原始謂：『說文云，楚稱筆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張華博物志云，秦蒙恬造筆。千字文亦云，恬筆倫紙。古今注崔豹曰，牛亨問於顏師古曰，古有書契，即富有筆。皆稱蒙恬造筆，而恬乃秦人耳，其故何也。師古曰，蒙恬但能為秦筆耳。古筆以枯木為管，以鹿毛為柱，羊毛為被，非兔毛竹管也。』由此觀之，蒙恬所造者，今之羊毛筆耳。考筆之興，自當與書契同時。惟其質料形式，不必古今相同。書於金

石甲骨之筆，當爲刀筆。書於竹簡木牘之筆，則刀筆與漆筆共用之。書於縑帛紙布之筆，則當用毛頭竹管之筆矣。今日外國硬紙輸入，於是所用之筆亦隨之而有變更，所謂鋼筆，鉛筆等筆是也。

(三)墨 陶宗儀輟耕錄曰：「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以石磨汁，或曰是延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夾和爲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藩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高麗貢松烟墨，用多年老松烟和麋鹿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宋熙豐間張遇供御墨，用油煙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元祐間潘谷墨見稱於時。自後蜀中蒲大詔，梁果，徐伯常及雪齋齊蜂葉茂實翁彥卿等出，世不乏墨。惟茂實得法，清墨不凝滯，彥卿莫能及。中統至元以來各有所傳，可以做古。」明程君房方于魯皆善製墨朱之蕃苑歌序稱其不借色於金珠而清光溢目，不借馥於龍麝而幽韻襲人，是也。中國歷來製墨，多能者。蓋於應用之中，兼書美術品之意焉。徐行可先曰：「今吾國製墨者，不自製烟，皆仰成於外人。故所製之品，不中書畫題識之用。至墨版雕篆之粗率，題語之儂陋更無論矣。」題明程君房墨苑圖後，

(四)硯 釋名釋書契曰：「硯研也。研墨使和濡也。」硯所以供磨墨貯汁之用。其質以端溪所產石爲之者最佳，世稱端硯。其形式，方圓不等。近日作書，多用澁水，以瓶盛之。端硯之用已較昔時大減矣。

#### 第五節 著作權

凡稱著作物而專有重製之利益者曰著作權。著作物者，非必文人學士之著書立說，凡一切材藝入乎美術類者如文藝圖書帖本照片雕刻模型等均附之。即文學上之著作，亦非盡出於自撰，凡編輯注釋翻譯甚至講演筆述，亦均屬之。抑且著作者有定，而著作權者無定。自普通言之，有著作權者，自爲著者本人。但有時亦爲其子嗣或其他之承繼人。又非僅以自然爲限，並及於一切公私之法人。均之凡有著作權之權利者，皆得行使其權利，而防止他人之侵損。國家爲獎勵著作及保護此項權利。於是乎有著作權律。「著作權之在歐西，由法律上認有特種之權利者，殆自中世印刷發明之日爲始。然其初猶祇優厚於首先出版者，而授以出版之特許權，尙未有如今日認爲創作者之權利者。其由出版之特許，進而著作之保護，蓋在十八世紀之初。歐美各國先後於其內國法內規定之。然列國往來僅定之於內國法，効力不足

以及外。爰於十八世紀之中葉。故各國多以條約爲相互之保護。然其効力，亦仍不足以及於條約以外之國。由是以法比及英德諸學者之倡議，創設萬國學藝美術協會。更於十八世紀之末葉，各國會議於瑞士之丕崙府，而組成者作權保護之萬國同盟。由是自內國之保護而爲世界之保護矣。

日本視歐美各國爲後起，然於前此四十年間，固已明定版權法。旋因其未能完備，更綜合脚本樂譜條例及寫真版權條例等修爲現行之著作權法。並於其時加入萬國著作權同盟焉。

著作權律之見於我中國法令，自宣統二年資政院之議決案爲始。前此曆數千年著作多矣，固未有特認爲權利，而由國家訂專律以保護之者也。蓋吾國自古以來著作物之流布，最初用方策，久之而行紙筆，又久之而始有板本。無論簡削手抄，數固有限，卽梓行之力，亦復不易。且以貴古賤今之習，著作之傳，多於身後。有獵名而無牟利，其關係全在乎人格，而不在乎財產。故無所謂權利與法律也。

著作權非版權。版權多出於特許，且律所保護者在出版，而不及於出版物所創作之人。著作權非出版法。出版法主爲初次出版之檢定，凡印刷物之防害治安風俗及破壞政治上軍事



目録 第一章 著述上  
上，司法上之重要律令者，均得禁止其發行。且著作與印刷發行者，均有責任。著作權所重者在出版後之專利重製，而註冊實爲其權利之證明也。

附著作權法十七年五月十四  
國民政府公布

###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就左列著作物依本法註冊專有重製之利益者爲有著作權

一 書籍論著及說部

二 樂譜劇本

三 圖畫字帖

四 照片雕刻模型

五 其他關於文藝學術或美術之著作物

就樂譜劇本有著作權者並得專有公開演奏或排演之權

第二條 著作物之註冊由國民政府內政部掌管之

內政部對於依法令應受大學院審查之教科圖書於未經大學院審查前不予註冊

第三條 著作權得轉讓於他人

第二章 著作權之所屬及限制

第四條 著作權歸著作人終身有之并得於著作權人亡故後由承繼人繼續享有三十年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著作物系由數人合作者其著作權歸各著作人共同終身有之著作人中有亡故者由承繼人繼續享有其應有之權利

第六條 前項承繼人得繼續享有其權利迄於著作人中最後亡故者之亡故後三十年

第七條 著作物系用官署學校公司會所或其他法人或團體名義者其著作權之年限亦為三十年

第八條 不用姓名或假設名號之著作物其著作權之年限為三十年

前項年限未滿改用真實姓名者適用第四條之規定

第九條 照片得由著作人享有著作權十年但受他人之報酬而著作者不在此限

刊入文藝學術著作物中之照片如系特為該著作物而著作者其著作權歸該著作物之著

作者享有之

前項照片著作權在該文藝學術著作物之著作權未消滅前繼續存在

第十條 從一種文字著作以他種文字翻譯成書者得享有著作權二十年但不得禁止他人就原著

另譯其譯文無甚差別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著作權之年限自最初發行之日起算

第十二條 著作物係編號逐次發行或分數次發行者應於首次呈請註冊時聲明之嗣後每次發行

仍應踐行呈報之程序

前項後段所定呈報程序限於定期刊物得由內政部准其省略之

第十三條 著作物係編號逐次發行者其著作權之年限自每號最初發行之日起算

著作物係分數次發行者其著作權之年限自其最後部分最初發行之日起算但該著作物雖未完成其應行繼續之部分已逾三年尙未發行者以已發行之末一部分視爲最後之部分

前項規定于第一次註冊時預行聲明繼續發行之期限者不適用之

第十四條 著作權人亡故後若無承繼人其著作權視為消滅

第十五條 著作權之移轉及承繼非經註冊不得對抗第三人

第十六條 著作物係由數人合作而有少數人或一人不願發行者如性質上可以分割應將其所作部分除外而發行之其不能分割者應由餘人酬以相當之利益其著作權則歸餘人所有

但該少數人或一人不願列名於著作物者聽之

第十七條 出資聘人所成之著作物其著作權歸出資人有之但當事人間有特約者從其特約

第十八條 講義演述雖經他人筆述或由官署學校印刷其著作權仍歸講演人有之但別有約定或

經講演人之允許者不在此限

第十九條 就他人之著作開發新理或以與原著作物不同之技術製成美術品者得視為著作人享

有著作權

第二十條 左列著作物不得享有著作權

一 法令約章及文書案牘

二 各種勸誡及宣傳文字

三 公開演說而非純屬學術性質者

第廿一條 揭載於報紙雜誌之事項得註明不許轉載其未經註明不許轉載者轉載人須註明其原

載之報紙及雜誌

第廿二條 內政部於著作物呈請註冊時發現其有左例情事之一者得拒絕註冊

一 顯違黨義者

二 其他經法律規定禁止發行者

第三章 著作權之侵害

第廿三條 著作權註冊後其權利人得於他人之翻印仿製或以其他方法侵害利益提訴訟

第廿四條 接受或承繼他人之著作權者不得將原著作物改竄割裂變匿姓名或更換名目發行之

但得原著作人同意或受有遺囑者不在此限

第廿五條 著作權年限已滿之著作物視為公共之用但不論何人不得將其改竄割裂變匿姓名或

更換名目發行之

第廿六條 冒用他人姓名發行自己之著作物以侵害他人著作權論

第廿七條 未發行著作物之原本及其著作權不得因債務之執行而受強制處分但已經本人允諾者不在此限

第廿八條 左列各項情形經註明原著作之出註者不以侵害他人著作權論

一 節選衆人著作成書以供普通教科書及參考之用者

二 節錄引用他人著作以供自己著作之參證註釋者

第廿九條 著作權之侵害經著作權人提起訴訟時除依本法處罰外被害人所受之損失應由侵害人賠償

第三十條 著作物系由數人合作者其著作權受侵害時得不俟餘人之同意提起訴訟請賠償其損失

第卅一條 因著作權之侵害提起民事或刑事訴訟時得由原告或告訴人請求法院將涉於假冒之著作物暫行停止其發行

於有前項處分後經法院審明并非假冒其判決確定者被告因停止發行所受之損失應由原告或告訴人賠償之

第卅二條 著作權之侵害若由法院審明并非有假冒得免處罰但須將被告所得之利益償還原告

第四章 罰則

第卅三條 翻印仿製及以其他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權者處五百元以下五十元以上之罰金其知情代爲出售者亦同

第卅四條 違反第二十四條之規定者處以四百元以下四十元以上之罰金

第卅五條 違反第二十五條之規定而處以三百元以下三十元以上之罰金

第卅六條 註冊時呈報不實者處二百元以下二十元以上之罰金並得註銷其註冊

第卅七條 未經註冊之著作物於其未副假壞某年月日業經註冊字樣者處四百元以下四十元以上之罰金

第卅八條 依本章處罰之著作物沒收之

第卅九條 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之罪須告訴乃論但犯第三十四條之罪而原著作人已亡者不在此限

附則

第五章

第四十條 本法自公佈日施行

# 目錄學

宣賓毛 坤體六編

## 第四章 印刷上

古時著作，端賴抄寫，孤本流傳，保藏不易。即互相傳抄，錯訛亦鉅，自雕刻印刷之術發明以來，於是著作者日多，讀書者愈易，屢代相傳，遂至漢牛充棟矣。嘗考印刷之起源，方法，及其種類，因見一書之成，至爲不易，有保管之責者當善爲守護，方不負製作者之苦心也。

印刷之法至多，有用雕板者，有用活字板者，有影印者，有油印者，有膠印者，有石印者，有打印者。其中以雕版活字二法歷史較長，行用較廣，茲分述之。

### 第一節 刻本

#### 一 起源

中國雕板源流考謂：世言書籍之有雕板，始於馮道，其實不然，監本始馮道耳。以今考之，實肇自隋時，行於唐世，擴於五代，精於宋人。其言雕板不始於馮道甚是；惟言雕板始於隋時，尙無確切之證據也。清末日本人島田翰於其古文舊書考中，亦主雕板始於隋時之說



其所引以爲據者，爲明陸昇河汾燕間錄所引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撰之語。烏氏并據顏氏家訓內江南書本之語，謂書本之爲言乃對墨版而言之，遂謂墨版始於六朝。然雕乃謂佛像，撰指遺經，各爲一事，而書本乃寫本之意，非指刻本。烏田翰著訪餘錄中之春在堂筆談，葉德輝書林清話及向達唐代刊書考所辯是也。但雕板之起源雖未必始自隋代，亦非突然而起。加特中國印刷術之發明及其西傳考謂中國雕版起源之背景有四：一曰紙之發明，二曰印之應用，三曰石刻之拓印，四曰佛教之進展，需用雕板之術，頗是。

然則雕板究始於何時耶？據諸家所考大約始於唐懿宗咸通之時。日本有寶龜本陀羅尼經印本，抱朴子登涉篇有「棗木大印，印上刻字數達百」，法苑珠林卷三十九有「佛印」，義淨南寄歸內法傳卷四三十一灌木尊儀有「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絹紙」，唐馮贇雲仙散錄印普賢像條引僧園逸錄有「支契以回鋒紙印普賢象」，舊唐書文宗紀太初九年十二月「丁丑勅諸道府不得私置曆日板，白氏長慶集序有繕寫模勒各語，可見咸通以前已有雕板，然尙在疑似之間。及後日本僧宗叡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有「西川印子唐韻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

卷」，范攄雲溪友誼卷下羨門遠有「乃作劉弘傳雕印數千本」，司空圖一鳴集卷九有「爲東都敬愛寺講律僧惠確募雕刻律疏」，王謐唐語林卷七有「太史曆本不及江東，而市有印貨者」，柳玘家訓序無名氏愛日齋叢鈔卷一引有「又有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國史志有「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各語，足證咸通以來確已有雕版印書之事。且清光緒末英人斯坦因所發見之石室藏書，其中有雕印本金剛經一本，經末題云：「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爲二親敬造云。」

總括言之，可謂肇自隋時，行於唐世。擴於五代，精於宋人，繼承於元明，而轉變於清代，衰廢於今日矣。自雕板行用以來，迄今已千有餘年。其間種類至多大別之有二。曰官刻本。曰私刻本。茲分述之。

(一)官本

沈括夢溪筆談謂板印書籍唐人尙未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以後典籍皆爲板本。冊府元龜及五代史皆謂宰相馮道李愚重經學，嘗請令判國子監校正九經，刻板印買。宋無名氏愛日齋叢鈔謂通鑑云唐明宗之世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定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後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據以上所述，可

知吾國官本始自馮道，歷二十餘載始克告成。嗣後歷朝遂沿用其制而設之。宋明稱監，遼稱秘書監，金稱宏文院，元稱編修所，又有秘書監，興文署，藝文監，而明則稱南北監，經廠，清則武英殿，古香閣。

馮道刻書只及九經，其後乃漸及史子他書。顯德二年尹拙校刊經典釋文三十卷。後唐明宗時李鏐書刻五經於國子監。雍熙三年句中正徐鉉等校雕說文解字。國子監刻五經正義，以趙安仁書之。宋太宗初頒行天下刻書之式。咸平中又校刊七經義疏。淳化五年，校刊史記前後漢書三史。咸平三年校三國志普唐書，乾興元年校定後漢志，天聖二年校南北史隋書，嘉祐六年校梁陳等書鈔板，世稱嘉祐校刊諸史，至紹興時監本頗多殘缺，以致禮記漢書都無，乃大舉補刊之，世稱南宋補刊監本。

遼統和中刊龍龜手鑑。金史章宗明章五年置宏文院，寫譯經書。元至元三十年以興文署掌經籍板本之處併入翰林院，召集良工，刊刻諸經子史版本，以通鑑爲起端，其版至明初尙在。大德十一年刊行孝經，至大四年刊行貞觀政要，仁宗時刊行大學衍義列女傳。

明史洪武十五年諭禮部，「今國子監藏版殘缺，其命儒臣考補，工部督修之。」此爲明南

監本。後永樂時修補之爲北監本。至嘉靖萬曆兩朝迭有修補，尤以二十一史爲主。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謂北監本重修之後雖較南監本行款整齊，究不如南監之近古且少譌字。

明史藝文志謂明御製詩文，內府鈔版。劉若愚酌中志內板經書紀略，所列內版書目，凡一百六十餘部。知明時於監本之外，內庭鏤版亦不少也。

清代貯藏舊板雖仍在國子監，而刻書則大半在武英殿。武英殿在熙和門，西南向，前爲門三間，內殿宇前後二重。前貯書版，北爲浴德堂，卽修書處。至武英殿刻書，未知始於何時。今考御定全唐詩及歷代詩餘，皆刊於康熙四十六年。而何義門在康熙四十二年，已兼武英殿纂修，則由來已久。又東華錄載，乾隆朝在武英殿開雕書籍。見諸諭旨者，三年雕十三經注疏。四年明史雕成，續雕十一史。十年雕明紀綱目。十一年雕國語解。十二年雕三通，四十八年雕相臺五經。而皇朝通考及劉錦藻皇朝續通考藝文志所載，當時欽定御製書名，凡經類二十六部，史類六十五部，子類三十六部，集類二十部，凡一百四十七部，古今刻書之多，未有若勝朝者也。古香齋袖珍本十種，當亦刻於武英殿。世稱殿本者卽此。

以上乃歷朝內府及國子監刻版之大概情形。同時各省官廳衙署學宮機關刻書亦多，仍屬

於官刻者也。

宋之監司郡守已往往搜訪耆家藏善本，鈔梓以爲官書。而各處學官亦常請摹印經史，以贍後學。至當時搜訪庫有諸州印版書籍，六千九十八卷，一千七百二十一冊之多。今世所傳之眉山七史，耿秉桐川郡史記，湖北庾司漢書，江西漕司本三國志，湖南漕使本賈子新書，孫大正溫陵州本讀史管見，越州蓬萊閣本論衡，福清縣學真西山讀書記，興國學春秋左傳書義，宜春郡齋春秋分記，衢州郡庠四書，皆宋時監司郡守所刻官本也。

金史于平陽設局刊書，一時坊肆，亦萃於此，至於元代，其風未衰。如禮部韻略，道德寶章，重修證類本草，爾雅注，論語注疏解經，於其間皆有刻本也。

元代郡邑儒生之著述，多由本路進呈，下翰林看詳。可傳者，命江浙行省，或所在各路儒學刊行。如唐陸淳春秋傳例，春秋辨疑，春秋微旨刊於江西，兩漢書刊於太平路，三國志刊於池路，隋書刊於瑞州路，北史刊於信州路，唐書刊於平江路等是。

明代刻書之風甚盛，內而南北兩京，外而道學兩署，無不盛行雕造。官以至任數卷新書，與土儀並充餽品，稱爲書帕本，至明時官司衙署刻本，周弘祖古今書刻略載之。明代分封

諸王，各賜宋板書帖，諸王亦多能校刊古籍，如潘，唐，潞，晉，徽，益諸藩皆有傳刻。

清代二百七十年之中官署學校所刻尤多。咸豐十一年八月，曾文正克復安慶，部署稍定，命莫子德大令，采訪遺書。既復江寧，開書局於冶城山。此江南官書局之俶落也。自同治己巳江寧，蘇州，杭州武昌同時設局後，淮南，南昌，長沙，福州，廣雅，濟南，成都繼起。所刻四部，亦復不少矣。

近日除原有各官書局或併或廢外，大都用活字印行，刻書者少矣。

(2) 私刻本

1 家塾本

監本之後有家刻本。倡自五代末之毋昭裔而擴於有宋。毋氏之家刻本，實次馮道監本而出。其所刻九經，在廣政十六年，即周之廣順三年，正田敏九經板成之歲也。其後家刻相次而出，傳者頗多。宋時如相臺岳氏珂刻五經，眉山陳舍人刻東都事略，玉嘉陳玉父刻玉台新詠。崔尙書宅刻北澗文集，寇約刻本草演義，祝穆刻方輿勝覽皆非率爾雕印者。

元時如花溪沈伯玉家所刻之松雪齋集，字仿文敏，最爲精雅。洪武永樂之間，所刻之書

，尚有古意。至於以下之板，更不及矣。廣浙閩金陵刻本，最惡而多。陳明卿板，閩氏套板亦平常。汲古閣毛氏所刻甚繁，好者亦僅數種。

明代家刻除孫氏所引外，其著者尚有郭雲鵬

所刊有李杜韓柳歐陽諸集

汪文盛

刊兩漢書等

顧元慶

刊顧氏文房小說黃鸞圖稱爲

善項子京刊東觀餘論葉竹堂刊拾遺記世德堂刊六子全書等諸家。虞山汲古閣毛晋及其季子辰，刻至數百種可謂盛矣。

有清諸收藏家，皆喜刻書，仿宋元本有絕精者。校勘之勤，更非前人所及，如歙縣鮑廷博之知不足齋，廣州伍崇曜之粵雅堂，皆以私家之力，而刻書之數至百種。若刻至數十種者，尤數見不鮮云。近則烏程張氏，武進董氏陶氏，蘭陵徐氏，南潯劉氏，貴池劉氏，宜都楊氏，南城李氏，長沙葉氏，皆喜刻書，且甚精妙。

## 2 坊刻本

葉德輝書林清話論及坊刻之書有書肆之緣起，宋建安余氏刻書，南宋臨安陳氏刻書，宋坊刻書之盛，元時書坊刻書之盛，元建安葉氏刻書，明人私刻坊刻書，吳門書坊之盛衰，都門書肆之今昔等條。茲撮其要述之如下。

自漢以來卽有書肆之設，揚子法言，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此後後漢，六朝，唐，五代皆有書肆見於載籍。至宋則建陽麻沙之書林書堂，南宋臨安之書棚書舖，風行一時。清時乾嘉間錢景開萃古齋，陶正詳珠琳父子五柳居以及李文藻琉璃廠書肆記中韋氏瑞錦堂劉氏延慶堂皆最有名。

宋代刻書之盛首推閩中。而閩中尤以建安爲最。建安尤以余氏爲最。余氏堂名勤有，刻書多，經時久，校對精細，故其流傳之書，至爲收藏家所寶貴。余氏所刻之書今有翻版可考者，據書林清話近二十種。

宋代刻書，除閩中而外，卽推臨安。趙希鵠洞天清錄所謂鏤板之地有三吳越閩是也。南宋臨安業書者以陳姓爲最著。

其他如建寧府黃三八郎書舖，建陽麻沙書坊，建寧書舖，蔡琪純父一經堂，武夷詹光祖月簷書堂，崇川余氏，建寧府陳八郎書舖，建安江仲達翠玉堂，杭州大隱坊，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舖，杭州錢唐門裏車橋南大街郭宅舖，臨安府金氏，金華雙桂堂，臨安府新喻吾氏無元號，西蜀崔氏書肆，咸陽書隱齋，汾陽博濟堂，葛氏傳棧書堂，岡山阮仰猷種德堂。



金元分割中原，不久乘以干戈。惟平水不當要衝，故書坊時萃於此。清話謂：元時書坊所刻之書，較之宋刻尤夥。蓋世愈近則傳本多，利愈厚則業者衆。理固然也。其見有傳本者如劉錦文日新堂，高氏日新堂，平陽張存惠堂，燕山竇氏活濟堂，建安陳氏餘慶堂，建安朱氏與耕堂，建安同文堂，萬卷堂，麻沙萬卷堂，董氏萬卷堂，雲衢會文堂，等不下數十餘家。而建安虞氏務本堂，鄭天澤宗文堂，楊氏清江書室，皆由元迄明，傳其業甚久。大抵有元一代，坊間所刻無經史大部，及諸子善本，惟醫學及帖括經義淺陋之書，傳刻最多。由其時朝廷以道學籠絡南人，士子進身，儒學與雜流并進。百年國祚簡陋成風。觀於所刻之書可以觀一代之治忽矣。

明代坊刻之書，以年代相近，存於今者，視宋元刻書爲多。其可考者不下數十百家。或刻一種，或刻二三種。其中刻書獨多者爲劉洪慎獨齋劉宗器安正堂皆建陽產也。

清代坊肆以北京蘇州爲盛。葉德輝書林清話吳門書坊之盛衰條下謂蘇城書肆之盛，比於京師。嘗從黃氏士禮居藏書題跋記中考出蘇城書肆四十餘家。北京以琉璃廠一帶爲書肆會聚之地。乾隆乙丑間李文藻南潤文集有琉璃廠書肆記一篇，詳記該地書肆之堂名，主人，形

勢，重要書籍等事。民國以來，北京書肆，變遷較小，蘇州支妙觀前則無一舊書攤，無一書船友矣。大都萃集於上海，南京立都以來，舊書業亦日有發達之象。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中有各地書肆調查表，可見今日書業之大概。

書林清話古今刻書人地之變遷云：『王士禛居易錄十四云，陸文裕深金毫紀聞云，葉石林時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又云比歲京師印板不減杭州，蜀閩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售。今杭絕無刻，閩初蜀尙有板，差勝建刻。今建益下，去永樂宣德亦不遠矣。惟蘇州工匠稍追古作，此嘉靖初語也。近則金陵蘇杭書坊刻版盛行。建本不復過嶺，蜀更兵燹，城郭邱墟，都無刊書之事。京師亦鮮佳手。數年以來石門呂氏，崑山徐氏，雕行古書，頗仿宋雕，坊刻皆所不逮。古今之變如此其亟也。吾按文簡時，金陵蘇杭刻書之風，已遠過閩蜀。乾嘉時如盧文弨紹文、鮑廷璣延璣、黃丕宣丕宣、張仁壽仁壽、顧昉昉、阮元元諸家校刻之書，多出金陵劉文奎文楷兄弟。咸豐赭寇之亂，市肆蕩然無存，迨乎中興，曾文正首先於江寧設金陵書局，於揚州設淮南書局。同時杭州武昌江蘇繼之。既刊讀本十三經，又合刊廿四史。天下書板之善，仍推金陵蘇杭。自學校一變而書局併裁，刻書之風，移於湘鄂。而湘尤在鄂先。同光之交零陵艾作霖，曾

爲曹鏡初部郎耀湘，校刻曾文正公遺書，及釋藏經典。撤局後遂領思賢書局刻書事。主之者張兩山觀察祖同，王蔡園閣學先謙與吾三人。而吾三人之書大半出其手刻。晚近則鄂之陶子齡同以工影宋刻名。江陰繆氏，宜都楊氏，常州盛氏，貴池劉氏，所刻諸書多出陶手。至是金陵蘇杭刻書之運終矣。然湘鄂如艾與陶者亦繼起無其人，危矣哉刻書也。」

## 第二節 活字本

活字印書法始於宋初。明清兩代，遞有改變。近日盛行鉛字，製模澆字悉用機器。由源及委則舊法亦不可不知也。

宋時畢昇之活字版 沈括夢溪筆談謂：宋仁宗慶曆中，有布衣畢昇爲活版。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版，其上以松脂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鉄箆置鉄板上，乃密布字印板滿鐵箆爲一板，持就火燒之，藥稍溶，以一平面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只印一二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十百本，則極爲神迅。常作二鉄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纔畢，而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爲一貼，木格

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爲之者，木理有疎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沾，不可取，不若燻土。用訖，再火令藥溶，以手拂之，其印自落，不沾汚。昇死後，其印爲羣從所得，至寶藏之。現南京龍蟠里國學圖書館所藏之辟水羣英待問會元一書即畢昇活字印本也。

元時王楨之活字版 王楨對於畢氏活字印書之法，感覺不滿，創議革新。其法附武英殿聚珍板書農書後，得以傳世。其說曰：『伏羲氏畫卦造契，以代結繩之政而文籍生焉。黃帝時蒼頡視鳥迹以爲篆文，卽古文科斗書也。周宣王時史籀變科斗而爲大篆，秦李斯損益之而爲小篆，程邈省篆而爲隸。由隸而楷，由楷而草，則又漢魏間諸賢變體之作，此書法之大概也。或書之竹謂之竹簡，或於縑帛謂之帛書。厥後文籍寔廣，縑貴而簡重不便於用。又爲之紙，故字從巾。按前漢皇后紀，已有赫號紙。至後漢蔡倫以木屑麻頭敷布魚網造紙，稱爲蔡倫紙。而文集資之以爲卷軸，取其易於卷舒，目之曰卷。然皆寫本，學者艱於傳錄，故人以藏書爲貴。五代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錄梓之法其本此。因是天下書籍遂廣。然而板木工匠所費甚多。至有一書字板功力不

及敷載難成。雖有可傳之書人皆憚其工費，不能印造傳播。後世有人別生巧技，以鐵為印盤，界行內用稀瀝青澆滿冷定，取平火上，再行煨化，以燒熟瓦字，排於行內，使活字印板。為其不便，又有以泥為盤，界行內用薄泥將燒熟瓦字排之。再入窯內燒為一段，亦可為活字板印之。近世又有注錫作字，以鐵條貫之作行嵌於盤內界行印書。但上項字樣，於使墨率多印壞，所以不能久行。今又有巧便之法，造板木作印盤，削竹片為行，雕板木為字，用小細鋸鍛開，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試大小高低一同，然後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夾之。盤字既滿，用木掘牛語切之使堅牢。字皆不通，然後墨刷印之。」

其排取之法則有如下述。

寫韻刻字法 先照監韻可用字數，分為上下平上去入五聲。各分韻頭，校勘字樣，鈔寫完備，擇能書人取活字樣，製大小寫出各門字樣，糊於板上，命工刊刻。稍留界路，以憑鋸截。又有如助辭之乎者也字，及數目字，并尋常可用字樣，各分為一門，多刻字數。約有三萬餘字。寫畢一如前法。

鍍字修字法 將刻迄板木上字樣，用細齒小鋸，每字四方鍍下，盛於篋管器內。每字令

人用小裁刀修整齊整。先立準則，於準則內試大小高低一同，然後另貯別器。

**作盛嵌字法** 於元寫監韻各門字數，嵌於木盛內，用竹片行夾住。擺滿，用木搨輕搨之，排於輪上，依前分作五聲，用大字標記。

**造輪法** 用輕木造爲大輪，其輪盤長可七尺，輪軸高可三尺許，用大木砧鑿成，上作橫架，中貫輪軸，下有鑽臼，立轉輪盤，以圓竹笆鋪之。上置活字版。面各依號，上下相次鋪擺，凡置輪兩面，一輪置監板面，一輪置雜字版面。一人中坐左右均可推轉摘字。蓋以人尋字則難，以字就人則易。此轉輪之法，不勞力而坐致。字數取訖又可還韻內，兩便也。

**取字法** 將元寫監韻另寫一冊，編成字號。每面各行各字，俱計號數，與輪上門類相同，一人執韻依號喝字，一人於輪上元布字版內，取摘字隻，嵌於所印書版盛內。如有字韻內別無，隨手令刊匠添補，疾得完備。

**作盛安字刷印法** 用平直乾版一片，量書面大小四圍作欄左邊空，候擺滿盛面右邊安置界欄，以木搨搨之。界行內字樣須要個個修理平。先用刀削下諸樣，小竹片以別器盛貯。如有低邪，隨字形襯裝，搨之至字體平穩，然後刷印之。又以棕刷順界行豎隸刷之，不可橫刷。

。印紙亦可用棕刷順界行刷之。此用活字板之完法也。

據其所述會以此項活字印有農書及旌德縣志二書。惟今無傳者。

明代之活字版 明代以活字印書之家甚多，且多有印本流傳至今者。弘治間無錫華氏蘭雪堂會通館印書最多。蘭雪堂爲華堅華鏡，會通館爲華燧華煜。華氏活字版有與前代不同者，前代或木刻或用泥鑄，此則用銅版。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稱晋天福銅版本，似五代已有用銅活字者。惟孫從添藏書紀要云宋刻有銅字刻本活字本，分銅字活字爲二，似銅版又非活字也。說見書林清話卷八蘭雪堂所印之書，據書林清話從各家藏書目所考得有春秋繁露，藝文類聚，蔡中郎文集，元氏長慶集，白氏長慶集等書。會通館印行者有容齋隨筆，古今合璧事類，文苑英華纂要，文苑英華辨證，錦繡萬花谷，諸臣奏議等書。然其擺印雖多，或則於一行之中分列兩行之字，全部皆如小註，遂致參差不齊。或則前後錯雜至不可句讀。或則多所脫遺，或則竟爲刪去，實非善本也。次則桂坡館安氏。安氏亦無錫人。名國字民泰。自號桂坡。家富，好古書畫彝鼎購異書。常以活字銅板印吳中水利通志，顏魯公集，魏鶴山先生大全集等書。世頗重其書，以其校勘較華氏爲精密也。其餘吳郡孫鳳印宋陳思小字錄，建業張氏印開元

天寶遺事，金蘭館印石湖居士集，五雲溪館印襄陽耆舊集，玉臺新詠，浙人倪燦印太平御覽，崑山吳大有印小字錄。明人如此類活字印本傳世甚多。見書林清話卷八

清代之活字板 清代之活字板當推武英殿聚珍版，工程最大印書最多。惟世皆謂武英殿聚珍版書始於乾隆，則有不盡然者。考乾隆題武英殿聚珍板詩自注云：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爲活版。排印歲工，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被竊缺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請毀銅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爲非計。且使銅字尙存，則今印書，不更事倍功半乎；深爲惜之。又序云：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并蒐訪天下遺籍，不下萬餘種，彙爲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覩，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資考鏡者，劖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所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爲請。既不濫費棗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簡且捷。考茲刻單計二十五萬餘，雖數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讎之精，今更有甚於古。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云云。觀此則康熙時已有武英殿聚珍書版，至乾隆時，始正名曰聚珍版耳。

至其詳細辦法具詳武英殿聚珍程式中。茲錄金簡二奏以見其概。



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金簡奏謂奉命管理四庫全書一應刊刻刷印裝潢等事。今聞中外彙集遺書，已及萬種。現奉旨擇其應行刊刻者，皆令鑄板通行。此誠皇上格外天恩，加惠藝林之意也。但將來發刊，不惟所用板片浩繁，且逐部刊刻，亦需時日。臣詳悉思維，莫若刻棗木活字套版一分，刷印各種書籍，比較刊板工料省簡懸殊。臣謹按御定佩文詩韻詳加選擇，除生僻字不常見於經傳者不收集外，計應刊刻者約六千數百餘字。此內虛字以及常用之熟字每一字加至十字或百字不等，約共需十萬餘字。又預備小註應刊之字，亦照大字每一字加至十字或百字不等約需五萬餘字。大小合計不過十五萬餘字。遇有發刻一切書籍，只須將槽板照底本一擺，即可刷印成卷。倘其間尙有不敷應用之字，預備木字二千個，隨時可以刊補。書頁行款大小式樣，照依常行書籍尺寸刊作木槽板二十塊，臨時按底本，將木字檢校明確，擺置木槽板內，先刷印一張，交與校刊翰林處詳校無誤，然後刷印。其棗木字大小共應用十五萬餘個。臣詳加核算，每百字需銀八錢，十五萬餘字，約需銀一千二百餘兩。此外仍做木槽版，備添空木字，以及盛貯木字箱格等項，再用銀一二百兩，已敷置辦。是此項需銀通計不過一千四百餘兩，臣因以武英殿現存書籍核校，卽如史記一部，計板二千六百七

十五塊，按梨木小板例，價銀每塊一錢，共該銀二百六十七兩五錢。計寫刻字一百一十八萬九千零，每寫刻百字，工價銀一兩，共用銀一千一百八十餘兩。是此書僅一部已費工料銀一千四百五十餘兩。今刻棗木活字套板一分，通記亦不過用銀一千四百餘兩，而各種書籍皆可資用。卽或刷印經久，字畫模糊，又須另刻一分，所用工價，亦不過此數。或尙有可以揀存備用者，於刻工更可稍爲節省。如此則事不繁而工仍省，似屬一勞久逸。至擺字必須識字之人，但向來從無此項人役，卽一時外僱，恐不得其人，且滋糜費。臣愚見請添設供事六名，分領其事，所有刊刻木子字十五萬，按韻分貯木箱內。其木箱用十個，每個用抽屜八層或十層，抽屜中各分小格數十個，盛貯木字。臨用時以供事二人，專管擺字。其餘供事四人，分管平上去入四聲字擺板。供事案書應需某字，向官韻供事喝取。管韻供事，辨聲應給。如此檢查便易，安擺迅速。謹照御製命校永樂大典，計刻成棗木活字套板共四塊，並刷印紅墨格紙樣式各五十紙，恭呈御覽。奉旨甚好，照此辦理，欽此。

又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二日，金簡謹奏。前經奏請將四庫全書內應刊各書，改爲活板擺刷通行。擬刻大小木字十五萬個，每百字約計工料銀八錢，並成做漕板及盛貯木字箱格等項

·約需銀一千四百餘兩。嗣又添備十萬餘字，約需銀八百餘兩，督同原任翰林祥慶，筆帖式福昌，敬謹辦理，今已刊刻完竣。細加查核，成做棗木字每百個銀二錢二分，刻工每百個銀四錢五分，寫宋字每百個工銀二分，共合銀六錢九分。計刻得大小木字二十五萬三千五百個，實用銀一千七百四十九兩一錢五分。備用棗木字一萬個，計銀二十二兩。擺字楠木槽板八十塊，各長九寸五分，寬七寸五分，厚一寸五分，每塊各隨長短夾條一分，工料銀一兩二錢，計銀九十六兩。每塊四角包訂銅片工料銀一錢五分，計銀十二兩。板箱十五個，每個工料銀一兩二錢，計銀十八兩。檢字歸類用松木盤八十個，長一尺八寸，中安隔條，每個工料銀三錢五分，計銀二十八兩。套活板格子二十四塊，各長一尺，寬八寸，厚一寸，每個工料銀三錢，計銀七兩二錢。成做收貯木子大櫃十二坐，各高七尺二寸，寬五尺一寸，進深二尺二寸，每坐各安抽屜二百個，實用工料銀三十兩。計銀三百六十兩。抽屜二千四百個，成釘銅眼纜曲須圈子二千四百副，每副銀一分五厘，計銀三十六兩。木板檯十二條，各長五尺，寬一尺，高一尺五寸，每條工料銀九錢五分，計銀十一兩四錢。通共實用銀二千三百三十九兩七錢五分。查原奏請領過銀二千二百兩，尙不敷銀一百三十九兩七錢五分，請仍向廣儲司支領

給發。將來四庫全書處交到各書按次排印完竣後，請將此項漕板木子等件移交武英殿收貯，遇有應刊通行書籍，即用聚珍板排印通行。

此爲乾隆時以活字印書之情形。自後嘉道以來，民間則有吳門汪昌序嘉慶丙寅印太平御覽一千卷。瓊川吳志忠嘉慶辛未印五代邱光庭兼明書五卷，元迺賢河朔訪古記二卷，洛陽伽藍記五卷。朱麟書白鹿山房嘉慶壬申印中吳紀聞六卷，高佶孫緯略十二卷。張金吾愛日精廬嘉慶己卯印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成都龍燮堂萬育嘉慶十四年印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道光三年印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形勢紀要九卷。京師琉璃廠半松居士印南疆繹史二十四卷，撫遺十八卷，郵證考八卷；南略十八卷，北略二十四卷。留雲居士印明季稗史十六種，共二十七卷。咸同間則有仁和胡珽琳琅秘室印琳琅秘室叢書五集。江夏董和豫朝宗書屋印明嚴衍資治通鑑補二百九十四卷，附刊誤二卷，宋袁樞資治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二十六卷，元史紀事本末四卷，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馬驢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陳思王集十卷。光緒間則有董金鑑重印琳琅秘室叢書四集。吳門書坊印日本佚存叢書全集。光緒戊子姚覲元印北堂書鈔七十餘卷，功未竟而覲元沒

，板遂散佚。余見一殘本，前有光緒己丑集福懷儉齋以活字印行字兩行。凡此皆以木刻活字

印書者也。書林清話

近日之活字版 近日書籍大部分用活字排印；而活字均為鉛製，與向日用泥木又異。吾

國活字發明最早，而此鉛製活字反多受歐洲人之影響。嘉慶十二年英人馬禮遜來華傳教，密製中國活字在麻拉甲設立印刷局印刷書報。華文之用歐式活字印刷書報，即始於斯時。嘉慶二十年英人馬施曼在澳門製華文活字印書，其書尚有存於我國者。道光間美國教會波士頓巴黎教會皆得我國木刻字翻鑄印書。自嘉慶初至道光末年，歐式金屬活字，雖已行於印刷，而經營者僅限於歐人。道光三十年始有粵人仿鑄為之。我國初期活字字模，乃系人工鐫刻陰文，一八五九年美教士創美華書館於上海，始創電鍍之法。W. Gamble 且依康熙字典，分部居，特製字架，安置鉛字。此法至今用之。其時日本亦從姜氏學得鑄字之法，且製成大小鉛字七種，即今日流行鉛字之體。活板較之木板雖較便利，然有時字體不敷應用，折後不能重印，木板無是弊也。一八〇四年英人士坦荷氏發明泥板，于是其弊乃除。一八二九年法人謝羅氏又發明紙型，於是更見進步。吾國之有紙型當推上海修文書局為最。先此局係日人創辦，

專事鉛印其所製紙型在十三年前，盡爲上海商務印書館所收買。與紙版之用相等，而更耐用者爲電鍍銅版，此法在中國以上海美華書局印刷所最先用之。然製版須七八日，清宣統間商務用新法，只須三四小時云。

金屬活字行用之後，歐人更輸入石印術。發軔於徐家匯天主教之土山灣印刷所。石印書籍之開始則以上海點石齋石印書局爲最先，該局爲美人美查(Mrs. May)所設。姚公鶴上海閒話謂『聞點石齋石印第一獲利之書爲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萬部，不數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萬部。適某科舉子北上會試，道出滬上，率購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贈友之需，故又不數月罄。』書業見其獲利之鉅且易，於是光緒七年粵人徐裕子鴻復有同文書局之設購備石印機十二架，僱用職工五百名，專事翻印古之善本。二十四史，康熙字典及佩文齋書畫譜等書，尤其著者。一時執印刷界之牛耳。寧人則有拜石山房之開設，三家鼎立，領袖一時，開風氣之先。上海之外，武昌蘇州寧波杭州廣州等處，亦相繼開設石印局，而其出品，不如上海之精良焉。上項鉛字之價值及其印刷之方法與機器，於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中可見一斑。戈氏所述雖僅爲印刷報紙而言，然印刷書籍亦相差不遠也。其言曰：我國書報業既興，鉛字輸入日盛。

華人仿製以徐雪村錢裁棠爲妙手，然每副需一二千元；銅模之價尤昂。故當時報館只備鉛字，而不備銅模。每於字版排成後，鉛印則複製泥版，石印則打樣上石，期於原字無損。大約月報多用泥版，故常濫漫；雜誌多用石印，故極清晰。此觀舊日之出版物而可知者。

現時銅模之價，每枚平均約銀二角。通用者：頭號約五千八百枚，二號七千三百六十八枚，三號七千五百五十六枚，四號六千六百八十五枚，五號六千四百三十四枚，六號五千六百十四枚，各種符號二百九十枚。近各報以上引六種尙不敷用，又增製新二號與新五號二種，大小在二三號與五六之間，其數約在七千枚左右。

鉛字每一全副，簡用者每字最少備一枚，繁用者，最多備三百枚，平均在二十枚左右。以重量計之，每一鎊，可鑄二號字五十枚，或三號字八十枚，或四號字一百枚，或五號字一百七十枚，或六號字三百枚，全副重量，二號字爲一千四百五十鎊，三號字一千二百鎊，四號字一千四百五十鎊，五號字一千二百五十鎊，六號字七百五十鎊，外加各種符號約千餘鎊，即可印報，而印報亦不虞竭蹶矣。

凡新字及不常見之字，若爲銅模所未備者，另有空鉛，謂之刻坯，可以隨時雕刻若字面

逾於鉛字者則刻木戳。然此以廣告爲多，新聞中不常見也。

新式鑄字機，每具約銀八千元，每小時可鑄字三千枚，手搖鑄字機，每具約銀一百三十元，每小時只可鑄字一千枚，且每字不甚光潔，平均須加人工磨琢。澆工每千枚平均在二百四分左右。鉛字以木製三角式之架承之，架分四橫格，每格可容字盤五六盤。常用之字，分置二十四盤，以其取字易也。

木版印刷之法以墨勻蘸版上，覆以紙取棕刷之。一紙之成，頗費手續。迨嘉道間，印機漸有輸入，略似今之打樣機，以人工轉動，每小時只可印二百小紙。未幾，印書機盛行，除添紙後，無需人工。每小時可印一二千大張，印刷乃大進步。中國製每機一架，約二三千元；外貨倍之。凡銷數不多之報紙，則印書機已可應用。近來報紙進步頗速，凡銷數至一萬以上者，多購用英美製 Duplo 式平版卷紙機，每架約一萬元。每小時可印三四千大張。銷數至五萬左右者，多購用美德製 R. Hoe 或 Scott 式之圓版卷紙機，每架約六七萬元。此機有印十二頁十六頁二十四頁與三十二頁之別，每小時可印二萬五千大張。以上二種機器，皆專供報館之用者，自印，自切，自數，無須人工。且墨色勻潔，無滲漫不清之弊，若再加裝機件，



又可套印顏色二三種。

報紙銷數，多者常備二印機以上，而字版則必排二副，可以紙版代之。法以銀皮紙置字版上，浸以水，以毛刷擊之，使深入；每字之點畫間，裱以厚紙，烘之使乾，而紙版成矣。然後置於普通澆鉛版機上，灌以沸鉛，稍冷，即成鉛版，與原版無絲毫之異，即可入印機而印刷矣。以人工製紙版及鉛版之用具，約值三百元左右。若以機器製紙版及鉛版，非惟節省時間，且絕無滲漫之弊。紙版機，每具約八十元；澆圓形鉛版機，每具價同。

近日改良活字之形體或組織者，則有錢塘丁氏海寧韓氏之聚珍仿宋體及舒震東氏之華文打字機焉。

聚珍仿宋版 錢版之法，至北宋而備。宋板歐體之字，尤精整可愛。自明以來，古意寢失。今所沿用之字，乃所謂明朝體，僅便手民，去古遠矣。民國以來錢塘丁氏乃做宋精本，刻歐體活字，古雅可與宋槧相埒。名之曰聚珍仿宋活字。海寧韓佑之後為商務印書館創製仿古活字。以宋元精槧為範，停勻秀美，誠吾國雕鐫活字之進步也。

華文打字機 華文打字機，創於商務印書館之舒震東氏。經數年之改善，使用始臻靈便

。機身較西文打字機略大。全機容五千七百餘常用之字。字之排列悉照字典部首。打時襯用複寫紙，每次可打同樣者八九份。倘打於臘紙上，即可用以油印。如用石印汽水紙，將濃厚之黑色炭酸紙襯打，則落石後可以石印。惟與西文打字機較，尚多不及之處。初次發明，固尙待改良也。近日本亦有華文打字機字之創製，較舒氏所製爲靈便易打云。

### 第三次 鈔本

書籍之有鈔本，其原因甚多。

一，古時無刻本一切書籍不得不出於手鈔，亭林文集卷二鈔書自序有云：「當正德之末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寧書坊乃有刻版。其流布於人間不過四書五經通鑑性理諸書。他書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明時尙如此，以前可知矣。」

二，大部書籍閱讀不便，多節其要，以便流觀。如隋志所載梁庾仲容子鈔，其書雖佚不傳，而唐魏徵羣書治要馬總意林，其流派也。

三，有爲校勘藏度之故而鈔書者。宋徐度卻掃篇云：「予所見藏書之富者，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萬三千卷，而類書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廣記之類皆不在其間。聞之其子

彥朝云，其先人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傳之，又求別本參校，至無差誤乃繕寫之。此本專以借人及子弟觀之，又別寫一本尤精好，以絹素背之號鎮庫書，非已不得見也。」

四，有刻書而鈔書者。徐康前塵夢影錄云：「亭帶樓刻呂衡州李翱等集顧澗翁更覓得足本沈亞之等集七家皆用昌皮紙浣翰屏精寫，不加裝釘，但用夾板平舖以便付梓。」

五，有以鈔書爲功德或信願者。佛經之鈔多含此意。儒家亦有之。嘉興錢泰吉曝書雜記云：「金壇蔣湘帆先生書十三經始末詳見其寫多十三經殘字冊云，余以康熙辛丑歲貢雍正元年改恩貢入國子監肄業，二年八月入秦，十月縱觀碑洞十三經，雖頗殘缺，巍然具存。但衆手雜書，文多舛錯參差，心實悼之。四年春歸自西安與王虛舟吏部作書門勝，寫法華七卷。虛舟曰儒而寫佛經不足道，庶幾十三經乎。蓋戲之也。余遂矢志力書，計全經八十餘萬言。」

六，有因家貧鈔書以求自給者。列仙傳云：「吳猛之女彩鸞，遇書生文簫於道。竟許成婚。簫貧不自給。彩鸞寫唐韻，運筆如飛，日得一部，售之獲錢五緡。復寫如是。一載稍爲人知，遂潛往興新越王山，各跨一虎，陟峯巒而去。」

鈔本有宋明鈔精鈔舊鈔影鈔之殊，其間善惡優劣，至爲微細，非藏書富鑑別精者不易辨識也。孫從添藏書紀要之論鈔錄葉德輝書林清話之論明以來之鈔本皆經驗實證之言也。

孫氏之言曰：

『書之所以貴鈔錄者，以其便於誦讀也。歷代好學之士，皆用此法。所以有刻本，又有鈔本，有底本。底本便於改正。鈔本定其字畫。於是鈔錄之書，比刊刻者，更貴且重焉。况書籍中之秘本，爲當世所罕見者，非鈔錄，則不可得，又安可以忽之哉。從未有藏書之家，而不奉之爲至寶者也。則其道固不可不講也。宋人鈔本最少。字畫，墨氣，古稚。紙色，羅紋，舊式。方爲真本。若宋紙，而非宋字，宋跋，宋款，而非宋紙，卽係僞本。或字樣，紙色，墨氣，無一不真。而圖章不是宋鑄，印色不舊，割補湊成，新舊相錯，終非善本。元人鈔本，亦然。常見古人稿本，字雖草率，而筆法高雅，紙墨，圖章，色色俱真，自當爲希世之寶。以宋元人鈔本，較之宋刻本而更難也。明人鈔本，吳門朱性甫，錢叔寶子允治，手鈔本最富。後歸錢牧翁。絳雲焚後，僅見一二矣。吳寬，柳僉，吳岫，孫岫，太倉王元美，崑山葉文莊，連江陳氏，嘉興項子京，虞山趙清常，洞庭葉石君，諸家鈔本，俱好而多。但

要完全校正題跋者，方爲珍重。王雅宜文待詔，陸師道，徐髯翁，祝京兆，沈石田，王質，王穉登，史鑑，邢參，楊儀，楊循吉，彭年，陳眉公，李日華，顧元慶，都穆，俞貞木，董文敏，趙凡夫，文三橋，湖州沈氏，甯波范氏，吳氏，金陵焦氏，桑悅，孫西川，皆有鈔本，甚精。新鈔，馮已蒼，馮定遠，毛子晉，馬人伯，陸敕先，錢尊王，毛斧季，各家，俱從好底稿鈔錄。惟汲古閣，印宋精鈔，古今絕作。字畫，紙張，烏絲圖章，追摹宋刻，爲近世無有能繼其作者。所鈔甚少。至於前朝內閣鈔本。生員寫校者，爲止。文花英華，太平廣記，太平御覽，百官攷傳，皇明實錄，等書，大部者，必須嘉隆鈔本，方可。若內監鈔本，南北監鈔本，皆惡濫不堪，非所貴也。余見葉石君鈔本，校對精詳，可稱盡美。錢遵王鈔錄書籍，裝飾雖華，固不及汲古之多而且精，石君之校而備也。古人鈔錄書籍，俱用黃紙。後因詔誥用黃色紙，遂易以白紙。宋元人鈔本，用冊式，而非漢唐時卷軸矣。其記跋校對，極其精細。筆墨行款，皆生動可愛。明人鈔本，各家美惡不一。然必有用之書，或有不同常本之處，亦皆錄而藏之。然須細心紬繹，乃知其美也。吳匏菴鈔本，用紅印格，其手書者佳，吳岫，孫岫，鈔用綠印格，甚有奇書，惜不多見。葉文莊鈔本，用綠墨一色格。校對有跋者少

未對草率者多。間有無別本者，亦精。至於揚誠齋集，周益公集，各朝實錄，北盟會編，校正文花英華，等書，雖大部難以精鈔，亦不可忽。但須校正無訛，不遺漏，爲要耳。大凡新鈔書籍，已屬平常。又弗校正，難言善也。凡書之無處尋覓者，其書少，必當另鈔底本。因無刻本故也。若鈔錄精工，則所費浩繁。雖書寫不工，亦必珍之，重之，留爲秘本。前輩鈔錄書籍，以軟宋字小楷，顏，柳，歐，字爲工。宋刻字更妙。摹宋板，字樣筆畫，均勻，不脫落，無遺誤，烏綠行款。整齊中帶生動，爲至精而備美。序跋，圖章，畫像，摹仿精雅，不可呆板，乃爲妙手。鈔書要明於文理者。一手書寫，無脫漏錯誤，無破體字，用墨一色，乃爲最善。鈔底本，大部書，用行書，爲上。草書亦可。但以不差落爲主。若字好而不明文理者，僅可印鈔而已。鈔本書，畫圖最難，用白描法，運筆古雅秀勁爲主。人物畫像要生動，又要清雅而端莊，方爲合式。有皇宋五彩畫本，本草圖經，最精工。集天下名手，著色畫成。又有白描列女傳，孝經等書，無出其右者。近時錢遵王有五彩著色畫本香奩集，白描鹵簿圖，營造法式，營造正式等書。雖弗及前人，今亦不可得矣。所以鈔錄書籍，亦非易事也。識者鑒之。」

葉氏之言曰：「明以來鈔本書最爲藏書家祕寶者曰吳鈔長州吳匏庵寬叢書堂鈔本也。曰葉鈔先十八世族祖崑山文莊公賜書樓鈔本也。曰文鈔長洲文衡山徵明玉蘭堂鈔本也。曰王鈔金壇王宇泰肯堂鬱岡齋鈔本也。曰沈鈔吳縣沈辨之與文野，竹齋鈔本也。曰楊鈔常熟楊夢羽儀七檜山房鈔本也。曰姚鈔無錫姚舜咨茶夢齋鈔本也。曰秦鈔常熟秦西巖四麟致爽閣鈔本也。曰祁鈔山陰祁爾光承燦淡生堂鈔本也。曰毛鈔，常熟毛子晉晉汲古閣鈔本也。曰謝鈔長樂謝肇制在杭小草齋鈔本也。曰馮鈔常熟馮己蒼舒馮定遠班馮彥淵知十兄第一家鈔本也。曰錢鈔常熟錢牧齋謙益絳雲樓鈔本謙益從子錢遵王曾述古堂鈔，合之謙益從弟履之謙貞竹深堂鈔本皆謂之錢鈔也。此外吾家二十五世祖石君公樹廉樸齋秀水曹潔躬溶倦圃，崑山徐健庵乾學傳是樓，秀水朱竹垞彝尊潛采堂，吳縣惠定宇棟紅豆齋，仁和趙功千昱小山堂，錢唐吳尺輿焯繡谷亭，海昌吳槎客鷺子虞臣壽暢拜經樓，歙縣鮑以文廷博知不足齋，錢塘汪小米遠孫振綺堂，皆竭一生之力，交換互借，手校眉批。不獨其鈔本可珍，其手蹟尤足貴也。」

#### 第四節 名稱

書林清話「先祖宋少保公石林燕語，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

爲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鑿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馮道始奏請官鑄六經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鑿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減裂，然版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旣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誤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爲秘書丞，常言前漢書本謬甚，詔與王原叔同取祕閣古本參校，遂爲刊誤三十卷。其後劉原父兄弟兩漢皆有刊誤。余在許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末題用十三本校，中間有脫兩行者，惜乎今亡之矣。據此而論，雕板謂之板，藏本謂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自雕版盛行於是版本二字合爲一名。此板本之意義也。今日書籍之稱本者。其名至繁，因其觀察之點不同而名稱亦異。

曰宋本曰元本曰明本。曰淳熙本曰嘉靖本是以刻印之時代名之也。曰內府本曰官署本

國子監本  
本府學本  
州學本

曰書院本曰局本曰祠堂本曰家刻本曰坊刻本

建安余仁仲本  
陳氏書  
欄本  
商務本  
中華本

是以刻印之處所名

之也。曰蜀本曰閩本曰撫州本曰嚴州本曰和本日麗本是以刻印之地域名之也。曰大關本巾箱本，曰六開本四開本，曰大字本小存本，曰白口本黑口本，曰朱絲欄本烏絲欄本，曰十行本



廿行本是以刻印之形式名之也。曰朱墨本墨印本藍印本，曰三色本五色本套印本是以印刷之顏色名之也。曰精裝本平裝本，曰中裝本洋裝本是以裝訂之形式名之也。因刻寫之不同有印本抄本之分。印本又有刻印本排印本活字本鉛印本聚珍本石印本影印本油印本原刊本重刊本仿宋本擬刊本翻本之別。鈔本又有舊鈔本影鈔本校鈔本手稿本宋鈔本元鈔本明鈔本某家抄本毛鈔本之別。因內容之不同有足本節本增訂本改訂本有注本文白文本句讀本附釋音本之分。因所在之不同有單行本附刻本叢書本道藏本大藏本之分。其餘曰善本珍本通行本現行本，以優劣分也。曰士禮居藏本京師圖書館藏本，以藏者分也。曰原文本翻譯本重譯本中西合璧本，以文字分也。以上各種版本皆有其特殊之意義，以文繁不備釋。近日往往有搜集各種版本展覽之者，若能一一考其名察其實於書籍刻印之源流亦略可窺見矣。茲錄中華圖書館協會在國際圖書館大會中所展覽中國書籍各種版本之名稱，以備參考。

第一部 漢晉簡牘流沙墜簡漢晉書影等等

第二部 印本

- 一 宋本 1 北宋本 2 南宋本 3 建本麻沙本 4 陳氏書棚本 5 有繪圖本

二金木

三元木 1 官刻本及其他 2 有繪圖本

四明本 1 嘉靖以前刻本黑口本 2 嘉靖以後刻本 3 官刻本南北監本及其他 4 活字本 5

朱墨套印本閱刻及其他 6 仿古刻本仿宋仿元 7 有繪圖本傳奇小說狀元譜列女傳本草墨苑墨海等等

五清本 1 軟體字刻本 2 宋體字刻本 3 官刻本殿本及其他 4 活字本武英殿聚珍本銅版圖書集成等等 5

仿古刻本仿宋仿元 6 朱墨套印本南詞定律九宮大成譜等等 7 有繪圖本養正國說西清古鑑平定金川圖等等

六民國 1 木刻本 2 影印本 3 石印本 4 鉛印本 5 活字本 6 套印本 7 仿古

刻本仿古鈔仿宋仿元

第三部 鈔本 一唐人寫經 二宋鈔本 三元鈔本 四明鈔本永樂大典毛鈔本等等 五清鈔本四庫各

家影宋元本等

第四部 拓本古器物及碑等等

一甲骨文字 二金文 1 文字 2 圖象(新嘉量散氏盤等等) 三石刻 1 文字 2 圖象(武梁祠石刻等等)

四法帖



# 目錄學

宜賓毛 坤體六編

## 第六章 裝潢上

裝潢書籍其意義係指由零篇活頁，組合成書，包背署面，裝箱設帙，凡足以資永久，助美觀者，皆屬裝潢之事。其內容應含裝潢之歷史，裝潢之方法，以及今日中西改裝諸問題。而吾人今茲研究裝潢之功用有二。一，由裝潢之形式方法，可以考知一書之時代及其價值，此從過去言之也。二，因裝潢得宜，不但保存經久，耐用，且應用取放便利，此為今後言之也。

### 第一節 形式

中國書籍裝潢之形式，往往因其所用之材料與夫各時代用書之方法而有變更。書籍之質料為竹木則其裝潢也以韋絲。書籍之質料為縑帛則其裝潢也為卷軸。書籍之質料為紙，則又因其內摺外摺，單葉全帙之不同，而有旋風裝，經摺裝，蝴蝶裝，包背裝，線裝，平裝，精裝之別。茲分別研究，以時代為經，變遷為緯，分爲三期以說明之。

唐及唐以前，裝訂之形式可考者，曰絲編曰韋編曰卷軸曰旋風裝。

古時文字以漆書於竹木爲簡策版方之屬。片數既多，因編連之。左氏傳序疏謂：「單執一札謂之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蔡邕獨斷謂：「禮曰，不滿百文，不書於冊，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不附。」釋名謂：「策字同箭，蓋將衆竹簡連貫編綴之意。」其編連之法，上下各穿一孔，分別以絲牽貫之。史記孔子世家所謂：「孔子晚而喜易，讀易三絕。」北堂書鈔引劉向別錄所謂：「孫子書以殺青簡，編以青絲繩。」南史王虔傳所謂：「楚王家書，青絲編。」荀勗穆天子傳所謂：「皆竹簡，素絲綸。」是也。是爲有裝訂之始。

繼竹木，用縑帛。墨子云：「書於竹帛，鏤於金石。」齊民要術云：「范子曰，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爲國寶。」論語謂：「子張書諸紳。」史記謂：「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射城中。」又：「高祖書帛，射城上。」是也。其收藏時，當爲卷軸狀。

秦漢而後，紙筆俱備，鈔寫較便。鈔寫之法視紙帛之長短大小而定。每紙寫竣，另紙續書，粘連成卷。縑帛長，不必粘連，書後截之。初學記所謂：「古者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也。」卷心有軸，兩端長出卷外，以便卷舒。軸之質琉璃玳瑁，品類甚繁。隋志謂：「

楊帝卽位，秘閣之書，分爲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玉海謂：「唐開元時，兩京各聚書四部，經史子集，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經庫鈿白牙軸，黃帶紅牙籤，史庫鈿青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綠牙軸，朱帶白牙籤。』唐張懷瓘二王等書錄，記宋明帝所裝之二王法書，有珊瑚軸者，有金軸者，有玳瑁軸者，有旃檀軸者。此是官府所藏，故多奢侈。其餘民間則用竹木爲軸者想亦不少也。

卷軸之外，又以他種質料粘連於外以防護之者謂之標，今稱包首。標端又繫以絲紙之屬爲札縛之用者謂之帶。

卷軸展閱之時，舒卷頗多不便，有爲摺疊狀者謂之旋風裝。墨莊漫錄云：『世間所傳唐韻，猶有□旋風葉，字畫清勁，人家往往寶之。』是也。佛家經錄古時常用此制，故亦曰經摺裝。

自宋至清書籍裝訂之形式，有蝶裝，有包背裝，有綫裝。

宋初刊本已盛，卷易爲葉，裝訂亦隨生變異。后山叢談云：『古書皆爲長卷，至唐始有葉子，今稱書冊。』歸田錄云：『古人藏書皆作卷軸，後有葉子。因卷軸難於舒卷，故以葉

子寫之。一既以葉子寫書，因有蝴蝶裝之制。明史藝文志云：「文瀾藏書，皆宋元所遺。無不精美，書皆倒摺。四周外向，此卽蝴蝶裝也。」書林清話云：「蝴蝶裝者，不用線訂，但以糊粘書背，夾以堅硬護面，以版心向內，單口向外，揭之若蝴蝶翼。」如斯裝訂，書背不易傷損，其他三面，亦易修補。今國立北平圖書館存宋刊文苑英華，尙爲是裝。

元明清以來刊版進化，蝴蝶裝多變爲包背裝其法係書口外向，而後背仍以書衣包裹，惟不擊孔。北平圖書館所存元刊漢書，文獻通考，以及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等均係是裝。

線裝清代爲盛。較其他較便翻閱，惟重訂次數過多，則針孔重重，破損不堪耳。

近世書籍，除刊板書籍，仍行線裝外，餘多爲包背裝。其精者用厚紙面敷以皮或布，或盪金字或印墨字，俗稱精裝普通僅以各色之書皮紙或印就之封面，作包背裝，俗稱平裝。

其餘尙有毛裝，和裝，麗裝洋裝之名。毛裝者，新印書籍，摺葉下紙捻後，不用切裁，卽行挿架。或則用作樣本，或則便於他日污損後訂裁。近日書肆，包背裝多有作毛裝者，似專務美觀，頗不便實用。和裝者，日本裝書，法如吾國線裝，惟上下書衣較內容各頁稍寬，如流傳吾國藏經皆作是裝。高麗人裝書，形式略同和裝，名之曰麗裝。

至於所謂帙與函者乃爲護惜書籍及潢飾之用者也。帙之質料，大抵以布爲之，蓋用裹卷軸者也。亦有用縑絹及竹籐者。晉中興書云：『傳之盛書，有青縑帙，布帙，絹帙。』近日敦煌所出卷有以細織竹籐包之者。函則用盛書冊，其製法通行者有四種。一，以硬紙爲裏，外敷以布，函全書之四方而露其兩端。俗稱書套。其製造之精者，六面均不露書，上敷綾錦，啟函之處，挖作雲式或環式，精巧異常。二，用木製之匣，一端可以啟閉，書置其中，可以無損。四庫全書揀架均用楠木製成此種函式，故至今全書仍完好如初也。三，木匣之變形而成夾板。其製法取與書之大小相等之木板，上下各一，兩端橫貫，兩帶以束之。四，書套之變形，而成紙匣，其形式不同，或單或雙，視之大小，冊之多寡爲定。紙匣之外，可標題書名類號等，近今圖，多採用之。

## 第二節 方法

中國書籍，裝潢之術亦至繁雜不易。唐時秘書省所屬已有裝潢匠十人。可見專門技術，傳之甚古。惟中國藏書之家，校讎之輩，多重鑑別板本，於裝潢之術，不甚措意，故鮮有道之者。



筆叢謂「凡裝有綾者，有錦者，有護以函者，有標以號者，吳裝最善，他處無及焉。」  
白氏金鎖，凡書冊以竹漆爲糊，逐葉微攤之，不惟可以久存字畫，兼紙不生毛，百年如新，  
此宮中法也。」王氏談錄謂：「作書冊，黏葉爲上。雖歲久脫爛，苟不去逸，尋其葉第，足  
可抄錄。」張蒼疑耀謂：「秘閣中所藏宋版書，皆如今制鄉會進呈試錄謂之蝴蝶裝，其糊經  
數百年不脫落。偶閱王古心筆錄云，用楮樹汁飛麪白笈末三物調和，以黏紙，永不脫落。」  
錢曾讀敏求記謂：「自北宋刊本書行，而裝潢之技絕矣。」考槃餘事謂：「嘗見宋本漢書，  
不惟內紙潔白，且每本多用澄心堂紙。數副爲副，次以活襯竹紙爲裏，蓋繭鶯古藤紙。因美  
而存遺不廣。若糊梢及以官券殘紙者，則惡矣。曹溶絳雲樓書目後序刊本無此序惟鈔本有之謂：「賈人之  
狡獪者，率歸虞山，取不經見書楮墨稍陳者，雖極柔茹糜爛，用法牽綴，洗刷如新觸手，以  
薄楮襲其裏，外則古錦裝褉之。」雕版源流考謂：「古本狹小者補綴後用白紙爲裏，四方放  
大。北京人謂之金鑲玉，揚州人謂之袍套襯。」雖可見一鱗半爪，然於裝訂方法之全體作有  
系統之叙述，尙未能也。孫慶增藏書紀要，洪有豐之圖書館管理與組織始爲專篇論之。摛引  
如下。

藏書紀要第五則論裝訂曰：「裝訂書籍不在華美節觀，而要體軼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緻端正，方爲第一。古時有宋本，蝴蝶本，冊本，各種訂式。書面用古色紙，細絹包角，裱書面，用小粉糊，入椒礬細末於內。大史連三層裱好，貼於板上，挺足候乾，揭下壓平用。須夏天做，秋天用。摺書頁，要摺得直，壓得久，捉得齊，乃爲高手。訂書，眼要細，打得正而小。草訂眼亦然。又須少，多則傷書腦，日後再訂，即眼多易破，接腦煩難。天地頭，要空得上下相趁。副頁用太史連，前後一樣兩張。截要快刀，截方平而光，再用細砂石打磨，用力須輕而勻，則書根光而平，否則不安。訂線，用清水白絹綫，雙線訂結，要訂得牢，嵌得深，方能不脫而緊，如此訂書，乃爲善也。見宋刻本，襯書紙，古人有用澄心堂紙，書面用宋箋者，亦有墨箋酒金書面者。書箋用宋箋，藏經紙，古色紙爲上。至明人收藏書籍，講究裝訂者少。總用棉料古色紙，書面襯用川連者多。錢遵王述古堂裝訂書面用自造五色箋紙，或用洋箋書面，雖裝訂華美，却未盡善。不若毛斧季汲古閣裝訂書面用宋箋，藏經紙，宣德紙，染雅色。自製古色紙更佳。至於松江黃綠箋紙書面，再加常錦套，金箋，貼簽，最俗。收藏家間用一二錦套，須真宋錦，或舊錦，舊刻絲。不得已細花雅色上好宮

錦，則可，然終不雅，僅可飾觀而已矣。至於修補舊書，糊紙平伏，接腦與天地頭，并補破貼欠口，用最薄棉紙熨平，俱照補舊畫法，摸去一平，不見痕迹，弗覺鬆厚，真妙手也。而宋元版有模糊之處，或字脚欠缺不清，俱用高手摹描如新，看去似刻，最爲精妙。書套不用爲佳，用套必蛀，雖放於紫檀香楠木匣內藏之，亦終難免。惟毛氏汲古閣用伏天糊，裱厚糊料，壓平用小粉伏，裱面用洒金墨箋，或石青，石綠，棕色紫箋俱妙，內用科舉連，裱裏。糊，川椒，白礬，百部草，細末，庶可免蛀。然而偶不檢點，稍犯潮濕，亦卽生蟲，終非佳事。糊裱宜夏，摺訂宜春。若夏天摺訂，汗手并頭汗滴於書上，日後泛潮，必致霉爛生蟲，不可不防。凡書頁少者宜襯書頁多者不必。若舊書，宋元鈔刻本，恐紙舊易破，必須襯之，外用護頁方妙。書箋用深古色紙，裱一層，簽要款。貼要整齊，不可長短闊狹，上下，歪斜斯爲上耳。虞山收藏書籍，講研如此，聊爲之記，收藏家亦不可不知也。

洪氏之言曰：『裝訂中式書籍，首摺書頁。其法有二。一曰複摺，卽每頁對齊板口之線而複摺之。佳本書多如此。二曰捻摺，亦曰提摺，卽用指捻書頁之版口，累數頁而傾摺之，故所摺者不無參差，此於次等書可用之。再依次排之，是曰分書，亦曰排書。但書數少者類

先分後摺。分後卽行齊線法，有挨齊與撒齊之分，挨齊者頁與頁挨線而齊也。此摺成之書頁，以左手頃書頁之角。以右手移書頁挨線而齊之，大都由上頁而齊至下頁。撒齊者，將摺成書頁彙之，撒開如扇用指挑書頁而齊之，大都由下而齊至上頁。但齊線恆以下腳爲標準。蓋木板書籍，版心彙多不一，而書之下脚又較天頭爲小若盡齊其上則版心大之書頁，其下脚之短，顯而易見。既不美觀又難重訂。故不如齊下而使上雖有參差，在天頭空位長處尙不覺也。書有無邊欄者則依版口上之字齊之。齊後加附頁訂小草訂，（亦有不加附頁）上書面，（有環筒者有單頁者）用快刀切之。再用細砂石打磨光平然後釘眼，穿線貼簽。（中略）書殼有布者，有紙者。紙者有二，爲今通行。一，栗色書殼紙，此紙用毛邊紙刷以栗色而裱成者，普通書籍多用之。瓷青書殼紙，此係用太史連（又名杭連）拖以瓷青之色而裱成者，佳本書籍多用之，此紙產於蘇州。（西式裝訂略去，當另論之）中國舊書受損，有風傷，蟲蛀，霉爛，撕破之分，而水濕又有有漬無漬之別。故修補之法，各因其類而異。茲分述如下。1. 風傷。風傷者書經烈風火逼，紙色紅脆，手觸卽鱗片落也。此種書大都經過北方之收藏，始能有之。欲修補之，須視其輕重。重者書之兩頭須用極薄而有韌性之紙補之。然後再行襯紙，

若不襯紙，則數十頁相集。兩端必高而中凹，惟襯則可免。其傷輕者，只襯可也。2. 蟲蛀，蛀孔過多者，須補完候乾再襯。若一本只有數頁，可補而不襯。補蛀孔時，若孔爲數個相連者，可用一紙補之。若不相連續而距離稍寬者，須分補之。惟補孔之紙應與孔齊，若溢出範圍，則此孔與彼孔四周所餘之紙相疊，其地位必較他部爲厚也。3. 霉爛。書經霉爛若能揭開，尙可修理。惟揭時有難揭者，可用針挑之。揭開後下襯以紙，平鋪噴水，將墨線字腳對齊，方可下筆托棧。（若用乾補書將隨筆而去）棧後將下層襯紙翻上揭去。（倘不將襯紙翻上，透揭書頁則書頁早經水濕。必受指揭之損害。）揭後用紙隔乾。約每三四張隔書一頁。4. 水濕。書經水濕，須每頁攤開噴水，用棕刷刷平晾乾再釘。書爲善本，水濕而有漬歷時不過十年者，可用法洗之。即將鹼水敷於爐上，臨爐用筆蘸鹼水洗刷之。（全張均要刷到，）再用清水漂過，至無漬爲度，設仍不淨，可用開水沖洗，清水漂之，淨後用紙隔乾。接襯法，設書兩端，有一部份短小而不美觀，或後腦短小不敷釘眼者，均須接之使長大。或書爲配本，欲使與原有者相齊，亦須接之。惟接非用漿糊黏貼，乃係將紙襯入耳。襯法有二。一、古襯。爲保存古書顏色計，先將襯紙裁此原書大約一襯，再行襯入，故又名，借古襯。二、新

襯。襯紙地原書長，襯好後，再用刀截，故不克將原有書邊帶去。舊書經此一切，新象立顯。此襯法名曰金鑲玉，亦曰穿袍套。」

### 第三節 改裝

今日藏書之目的，不專在保存而在應用，昔日裝訂，橫臥於書架之上，不能直立，取放之時少，固不覺其不便。取放頻繁，橫臥重疊者，與挨次直立之書籍較，其便與不便之間，直有霄壤之別。中國舊日綫裝，皮軟腦弱，不能直立。於是藏書之士羣思有以改裝之。改裝之法各因其環境經濟，目的不同，所採取形式亦異。以余所知者約有以下三種。

一曰包裝。其法係將中國原有之綫裝，折線去面，四五冊或七八冊合而爲一，另加堅固耐久之封面。其折而復訂也，有繳載，釘載之分。繳載者，將折下之書，十數頁一帙，以線迴復繳腦，疊次而成。如此則訂綫堅固，不易脆斷，且留腦寬顯，雖以六七冊厚重疊之，翻時仍無沒字之弊。惟原有釘孔，顯露於外，殊欠美觀。釘載者，照原有釘孔或稍退後另釘孔穴，用堅紉粗線訂成。腦寬之書尙可，腦窄之書，易致沒字，閱讀不便。釘載較易，繳載較難，裝訂師如不特爲囑咐，往往釘載而不願繳載。以余之眼光觀之，繳載爲優也。其上封

面也，有精裝平裝之別。精裝者以布包硬紙，照書大一線，粘製完成貼上。平裝者僅一層紙或雙層裱紙，依背包之而已。精裝例須裝訂師爲之，平裝則普通工役皆能舉辦。粘製時或用膠或用糊均可。惟糊粘者易招鼠噬，須注意及之。至包裝之優劣，以今日用書孔繁，又須直立架上之故，線裝改裝，當以包裝爲最善。藏書家多謂改裝後有失原形損美觀，殊不足以爲據。惟改包裝，須經濟稍裕者乃能爲之。若改精裝，其裝訂之費往往有超過原有書價而倍之者。改裝之時，亦有須注意者。一，薄則不經濟，厚則不使用，普通以四冊改一冊爲宜。二，大部書或叢書，中間有自成段落者，不可全以冊數爲準，須視其起迄，無太割裂。三，單本少本之書，單裝殊不經濟，可集同類之書數種合裝之。

二曰函裝。函裝者或用木作函或用布紙之類包厚紙作函以裝線裝書也。木製者不通行，今通行多布包厚紙之函。其法係依書籍作五面封一面閉之盒以含書，使得直立於架上。亦有於外盒之外，另製一紙夾，夾書籍之腦及口置盒中，便取放。此法之利爲：一，不失原書形狀。二，不易損污。其弊爲：一，函易發潮生蠹。二，新書緊，用後則鬆，初入函易，後入函難。三，取下架時，不留心，書往墮散於地。四，函外寫書籤，書上書根亦不能免，

否則中無次序，尋閱極難，是重作書根廢時也。五，函內書失去與否不可易知，借閱亦難，故竟有於函外又橫開一小口者。總之函裝，只過渡之物，非法之善者。

三曰版裝。版裝者以版夾書，使能立置也。形式亦復不一。一，兩版裝。其法以與書相同大小之兩版，橫貫二帶，舊式藏書多如此。惟立放之，於帶上寫書碼，而書根改寫於各書脊上。每夾可裝十冊左右。經濟，不失原形，實較函裝爲佳。二，三版裝。其法與兩版裝同，惟於書脊一面另加水版一塊，寫書碼書名等於上。三，扶立裝。其法於書架上，多設書扶，直使綫裝書，立而夾之。書根書碼寫於各書之書脊上。簡單經濟，欲另改裝，亦極便利也。





# 目錄學

宜賓毛 坤體六編

## 第八章 收藏上

### 第一節 公藏

目錄出乎藏書，故研究目錄者，必識歷代書籍之收藏轉變也。中國藏書，相傳甚古，確然可考者，亦當在秦以前。茲就吾國此數千年收藏之事實，略爲排比，畫以時代，區以類別，草爲斯篇。所謂畫以時代者，秦及以前，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國是也。所謂區以類別者，藏書之處所，凡藏書處之地址，名稱，建築，等屬之；藏書處之組織，凡藏書機關之名稱，官爵，人職等屬之；書籍之校理，凡編排之部目，書籍之數量，校理之方法，以及鈔錄校錄等屬之，書籍之聚散，凡書籍之傳授淵源，變遷聚散，亡佚損缺等屬之；其餘流通賜借等項則隨事附見不立專名。而中國藏書，宋以前刊刻無多。度藏不易。故除官家之外，私家藏書者鮮。宋代以後，私人藏書，往往與秘府相埒，其精審或且過之。故本章，於宋及其後各代，仍將官私藏書分而述之，以清眉目。至於本章置重之點乃在書籍全體之盛衰轉變，而於書之本身，凡板本之善惡，條別之得失，著述之源流諸端，則另有他章解

說，非本章之所及也。

### 一 秦及秦以前

我國藏書之舉，起源甚早。顧實曰：

國書館指南：我國國書館之由來

『我國自燧人氏立傳教之臺，將無口說

。伏羲畫卦，今人謂來自巴比倫之楔形文字。神農合宮，黃帝成均，皆學校也，當有圖書。

故自古誦稱河圖洛書，三墳五典。典之造字，從册在丌上，丌者尊閣之也，是卽有藏書處所之表示也。禹鼎鑄奸，說在山經，寶瓊球公開圖書館之鼻祖。夏殷衰亡，杞宋文獻無徵，勝

朝無藏書可知。周官外史氏掌三皇五帝之書，則周人自有囊括古今之藏書所在。伯禽封魯，

備物典策，是又有副藏在魯。穆滿西征，觀先王策府於羣玉之山，則似又有副藏在今新疆于

闕。其後孔子因魯而繼周興教，老子居周而西遊化胡，圖書之功偉矣。又墨子周遊載書百車，

管商立法，家有其書，則私家藏書，亦非不夥。吾先民之愛智，所以有春秋戰國之學術思

想也。其所引據，不無誇誕。大抵人類社會，自有語言文字，典章制度以來，卽有書籍簡

策。而藏書之史，當起是時。惟欲確爲指述，頗苦無的當之證據耳。茲關於秦及秦以前，中

國藏書事實之可考見或可意想者，仍分處所組織校理四端述之。

A 處所

古代藏書之處所，當不祇一處，不僅一法。然就各項材料可意想者，古代藏書之處所，大抵在地窖石室之中。通志謂：『蒼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蒼頡北海墓中，土人呼爲藏書室』。左傳昭十二年謂：『楚子守於州來，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周禮春官謂：『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三皇五帝卽三墳五典。皇墳帝典同音。按三墳五典，自來解釋者不同。余以爲三墳者三石窟也。近日發現之敦煌石室，古時之孔子壁及汲冢皆是。五典者五架也。卽册在丌上丌者架也。古時或無木架，當以土石爲之。八索者八串也。蓋古書皆以皮或繩系之。九丘者，九堆耳。

吳越春秋謂：『禹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抱朴子曰：『吳王伐石，以治宮室，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荊州記曰：『小西山石室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而學，因留，故梁湘東云，訪西陽之秘典是也。』拾遺記曰：『晉泰始元年有頻斯國人來朝。言其國有大楓樹成林，高六七里，樹東有大石室，繩室爲床，床上有竹簡，長尺二寸，書大篆之文』。神仙傳曰：『王烈入河東抱犢山中，見一石室中有石梁，梁上有素書兩卷』。晉書荀勗傳曰：

『得汲冢書古文竹書』南史曰：『江淹開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此所稱引，不盡可據。然藏書籍於石室，傳說甚古。後世言藏書均謂藏之名山，或曰金匱石室之藏皆其遺也。古冢中發見古籍，有謂爲殉葬之物者，但冢非專指墳墓，古時穴居野處。此石室亦卽生人居宿之所。繼經變更進化，遷徙崩圯等因，遂同書簡亦埋於其中矣。

#### B 組織

據周禮所述，夏殷周藏書之事，可見者有二事。一，夏殷文化尙未大進，所有書籍供宗教上占卜之用爲多。一，周以來文化稍啟，所有書籍，掌於史官。周禮稱，『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疏謂連山伏羲時之書，歸藏黃帝時之書，周易周時之書。亦有謂三易夏殷周三代之書。是則此時之書乃依朝分置而掌於大卜者也，太卜者教士之流亞耳。周禮又稱：『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南史掌王之八枋之法及國令之貳。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此可見當時文件乃係分類執掌於史官。史官又復分大小內外，各掌書籍之一部分。而後世掌書之制亦不外乎兩端。分官可以各掌其有關係之書，仿周制也。分學司以各掌其有關係之書仿秦博士掌書之制也。』

東周以後，分爲春秋，變爲戰國。國自爲政，不相統治。其書籍之執掌仍在史官。欲觀書者，可求之於史官。孔子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老子在當時號稱博學，然爲周守藏室史又爲柱下史，史官也。左史倚相，所以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由其爲良史也。史記稱秦澠池之會，其君相爲鼓瑟扣缶，皆命御史書之。是國各有史官，書事記言。遭秦滅學，官失其守。漢興武帝始置太史，令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故司馬談父子世居此職得撰史記。

有秦一代藏書之制，未行深考。然就記始皇本紀所稱：『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可知當時民間藏書，已甚發達。官家之書則一在史官一在博士。博士所藏除詩書外尚有百家語。史官所藏除秦紀外尚有非秦紀焉。

### C 校理

自有文字，當有載籍，年代漸長，其量必增。回溯初原又必有若干零亂與殘缺。往往即有人起而整理之。惟隋唐以前之整理校訂，頗重主觀而多刪削。隋唐以後漸重客觀，而資保存

。本期中校理書籍，可堪述者約有二事。一曰孔子之刪詩書，定禮樂。一曰秦始皇之同文字，一書籍。孔子刪定之事，史記孔子世家言之最爲翔實，文獻通考最爲簡潔。通考稱：『孔子生於周末，覩史檣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備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迄於周。』使此屬實，則孔子校理書籍之態度，真可謂大刀闊斧極主觀之能事矣。孔子之時已是覩史檣之繁文，懼覽老之不易，迄於戰國且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說文序孔子早有必也正名之嘆，秦之李斯以爲欲使其帝國強固，萬世一系，必統一思想，混同文字。因勸始皇焚雜書，而已則造小篆。詩書以博士所藏爲準，史籍以史官所掌爲限。醫藥卜筮之書仍通行民間。是可知孔子之所校理，書籍之內容。李斯之所校理，書籍之種類也。

#### D 聚散

世無常住不變之物，書籍之有聚散因亦理之常也。古有書籍而後，集於夏，傳於商，發達於周，類別於秦，漢興蕭何入關遂得收其圖書籍。官家之書，官師相守，亡佚者固無幾也。古代藏書，同於石窟，秦代典籍，多置壁中，凡經水火崩蝕，風雨蠹魚，多已散佚。而後世

往往於山崖屋壁發見藏書，固亦當時之無意留存，而以饋遺後之人也。

## 二 漢魏六朝

論中國藏書之史，周秦之間，不過略具粗形。其開闢完成，後世仿之而不能踰越者，實惟漢魏六朝期中之事。於處所則有專地，於組織則設專官，於校理之人則皆一代名人碩學，於校理之法則凡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條其篇目，撮其旨意，皆後人仿而不及者，於校理之結果則皆撰爲目錄，著爲解題，最資考證。至於中國分類法上之兩大系統曰七略法，曰四部法皆創於本期而爲後世分類之祖。茲仍分四項述之。

### A 處所

漢代藏書之地，名目甚多。曰祕府，曰太常大史，曰博士，曰延閣廣內，曰天祿石渠，曰禁中外臺，曰金匱石室，曰蘭臺東觀，曰辟雍白虎，曰宣明鴻都皆有藏書。漢志謂：「孝武皇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劉歆傳亦稱：「孔安國獻古文經傳，亦藏於祕府」。是祕府有藏書也。武帝本紀謂：「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外則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祕室之府」。程氏演繁露是太常大史博



士，延閣廣內秘室有藏書也。程氏演繁露稱：「漢世藏書知有禁中外臺之別，今讀劉向叙所載列子之書，又有太常太史與中秘而三也。向言所校三藏本篇章，大率中書多，外書少，知漢留意中秘，故比他本特備也。史遷紬金匱石室，以成史記，豈常許其稽閣中秘耶？」隋志序稱：「向卒後，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又稱：「光武中興，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有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文獻通考稱：「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是金匱石室以至宣明鴻都等地有藏書之證，至於石渠白虎兩觀，乃爲諸儒講習之所，其有藏書尤可想見。

隋志謂：「魏氏代漢，採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南齊書柳世隆傳齊：「建元齊高帝年二年柳世隆啟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隋志謂：「孝文北魏孝文帝徙都洛邑，借書於謁北齊祕府之中，稍以充實」。周書明帝北周本紀謂：「集公卿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隋志謂：「梁初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是南齊北魏，北周及梁各代藏書處所之略可考見者也。

## B 組織

本期內藏書處之組織，較前進步完密。類設專官執掌，而與其事者，類皆一代聞人。故時有優美之成績。前漢組織或曰寫書之官，漢志稱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嘆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是也。或曰領校祕書，劉向傳稱成帝卽位上方精於詩書，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子歆河中受詔與父向校祕書是也。後漢中大抵以郎官典校祕。或稱校書郎或稱蘭臺令史。主其事者有班固傳毅賈逵孔僖馬融伏湛張衡等輩見各本傳。班固傳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傅毅傳建初中以毅爲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祕書。孔僖傳元各二年帝拜僖郎中校書東觀。百官志順帝時平子爲侍中典校祕書是也。又桓帝本紀稱延禧二年始置祕書監官，置祕書監專以典校書籍之始也。晉書職官志魏初設祕書令丞及文帝黃初初置中書令典尙書奏事而祕書改令爲監。後以何禎爲祕書丞，而祕書先自有丞，乃以禎爲祕書右丞。及晉受命武帝以祕書并中書省，其祕書著作局不廢。惠帝永平中復置祕書監，其屬官有丞有郎，并統著作省。隋志宋元嘉八年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部。宋書廢帝紀元徽元年祕書王監上所撰七志。隋志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朓又造四部書目。隋書梁百官志祕書省置監承各一人郎四人，掌國之典籍。圖書著作郎一人，佐八人掌國史注起居。著作

郎謂之大著作。北魏宣武帝時依孫惠尉之請見魏書儒林孫惠尉傳祕書省考校書籍。是宋梁北魏皆仍置祕書監或省以典掌書籍也。

C 校理

漢成帝時劉向校書，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袁帝時劉歆總集羣書，別爲七略。一曰輯略，二曰六藝略，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方技略。漢見章帝時班固傳毅等校書并依七略而爲書部，但刪輯略成漢書藝文志。大凡六略有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安帝時劉珍馬融李尤等校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魏秘書郎鄭默校書製爲中經，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紀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紺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東晉之初著作郎李充以勗舊簿校當時存書但有三千一十四卷，遂總沒衆爲之名但以甲乙爲次。宋元嘉八年祕書監謝靈運校書復造爲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祕書承王儉又造目錄。大凡一萬

五千七百四卷。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古今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念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編條例，編乎首卷之中。齊永明中王亮謝朓造四部書目。梁初任昉殷鈞校書成文德殿目錄佛書五部目錄。經史子集四部術數之書另爲一部。普通中阮孝緒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爲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紀傳錄紀史傳，三曰子錄兵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術數，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北魏宣武帝時祕書丞孫惠蔚所請校書之法，係依前丞盧昶所撰甲乙新錄，裨殘，補缺，併有無，校煉句讀，以爲定本，其省中先無本者廣加搜尋搜求令定。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令門四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考校以參定字義。北齊廢帝天保時樊遜校書祖劉向之法，合衆本以相校讐。時祕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曰。按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書一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大夫公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書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校讐卽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尙書辛術

，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與並是多書之家。請諫本，參校得失。云云是也。

#### D 聚散

歷代書籍，聚難散易。每代開國之初或得之於勝朝，或求之於民間，或發於崖壁，或獻於臣工，究其所得仍不過數萬餘卷。至其散失之也，或經兵燹，或由水火，曾不盈朝悉盪爲灰燼，化爲烏有，於本期書籍之聚散尤可見也。漢高祖入關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書文籍，爲漢代典籍儲藏之基礎，惠帝之時廢除挾可之律，古籍因以日出。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以至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至於孝成，秘藏之書頗有亡散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劉歆七略大凡有書三萬三千餘卷。王莽之末，頗被焚燒。光武中興篤好文雅，四方宏生鉅儒，負裘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其遷都洛陽時，經牒秘書，二千餘兩。自此以後三倍於前。迨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籍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膝襪，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長安之亂，一時焚蕩。

莫不泯盡焉。魏氏代漢，採撥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大凡四部合一萬九千九百餘卷。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子遺。東晉之初，漸更鳩集。著作郎李充以荀勗舊簿校之，其現存者但有二千餘卷。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時，有書六萬四千餘卷。元徽元年秘書丞王儉又造目錄時有書萬五千七百餘卷。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監謝朓又造四部書目有書一萬八千餘卷。齊末兵火延燒秘閣，經籍散佚。梁秘書任昉躬加部集，有書二萬三千餘萬卷。梁武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始。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於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缺實多。其中原則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符姚而矣。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秘府之中，稍以充實。暨爾朱之亂散落人間。後齊遷鄴頗更搜集，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後周始基關右，外逼強鄰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安之始書只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而已。總計本期各代皆重視圖書，不惜多方搜集，惟自漢而後，變亂大亟，隨得隨失，無可如何者也。

三 隋唐五代

A 處所

本期藏書處所之可考見者如下。隋書經籍志稱，隋文帝開皇九年時詔天下工書之士於秘書內，補續殘缺爲正副二本，藏於宮中。其餘以實秘書內外之間。又云煬帝卽位，秘閣之書，限寫五十部。文獻通考稱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除復重猥雜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修文殿。又寫五十副本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以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畫。又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其正御書皆裝剪華淨，寶軸錦標。於觀文殿爲書室十四間，窗戶牀褥廚幔，咸極珍麗。每三間開方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戶外地中施機發。帝幸書室，宮人執香爐前行，踐機，則飛仙下，收幔而上。戶及廚扉皆自啓，出則復閉如故。是隋代不但開專室以貯專書，其建築亦甚進步矣。唐書百官志弘文館學士掌詳正圖籍。注曰武德四年置修文館於門下省，九年改曰弘文館。又崇文館學士二人掌經籍圖書。注曰貞觀十三年置崇賢館，上元二年避太子名改曰崇文館。唐書儒學傳序稱玄宗開元三年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元

殿博彙羣書。又褚無量傳稱開元五年召秘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二館更相檢讎。又藝文志稱開元元年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又百官志集賢殿書院，注曰，開元六年乾元殿更號麗正修書院。又開元十三年以尹愔專領集賢史館圖書。是唐代藏書處所之可見考見者也。遼金五代當置圖書，以其干戈相尋，爲時不久，未能詳述焉。

#### B 組織

本期管理圖書之組織有甚複雜者，由下舉諸文，可以概見。隋書百官志，高祖受命秘書省置監承各一人，郎四人，校書郎十二人，正字四人，錄事二人領著作太史二曹。文獻通考煬帝卽位增秘書官百二十員并以學士補之。唐之官制，其名號祿秩雖因時增損而大抵皆沿隋故。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管書籍者除秘書省外尚有館殿院局數處，每處皆設官分爵以掌其事。考唐書百官志稱。秘書省監一人從三品。少監二人從四品上，丞一人從五品上。監掌經籍圖書之事，領著作局，少監爲之貳。注曰，武德四年改少令少曰監。龍朔二年改秘書省曰蘭臺。監曰太史，少監曰侍郎，丞曰大夫，秘書郎曰蘭臺郎，武后垂拱元年



秘書曰蘭臺。太極元年曰祕書省。有典書四人，楷書十人，令史四人，書令史九人，亭長六人，掌固八人，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十人，筆匠六人。又稱祕書郎三人從六品上。掌四部圖籍。以甲乙丙丁爲部，皆有三本：一曰正，二曰副，三曰貯，凡課寫功程皆分判，又稱校書郎十人，正九品上。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校讎典籍，刊正文章。以上各官，另加著作局皆屬於祕書省者也。著作局設著作郎二人，校書郎二人，正字二人。著作郎掌撰碑誌祝文祭文與佐郎分判局事。此外則有弘文館學士掌詳正圖籍，教授生徒。弘文館校書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錯謬。其間有學生三十八人，令史二人，楮書十二人，供進筆二人，典書二人，搨書手二人，筆匠三人，熟紙裝潢匠八人，亭長二人，掌固四人。集賢殿書院學士，直學士，侍讀學士，修撰官掌刊緝經籍。凡圖書遺逸，賢才隱滯則承旨以求之。謀慮可施於時，著述可行於世者，考其學術以聞，其間復設刊正知書校書正字等官。至於宮內之書亦設官分別典掌，藝文志稱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相繼爲祕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內府以宮人掌之。百官志內官有司籍典籍掌籍各二人。掌供御經籍分四部別爲目以時暴涼。注曰有女史十人，此女子掌管書籍之濫觴也。

C 校理

隋開皇九年平陳，檢其所得，總集編次，存爲古本。詔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沛，南陽杜羣等就秘書內補續殘缺爲正副二本藏於宮中。其餘以實秘書內外之間，凡三萬餘卷。開皇十七年以許善心爲秘書丞。於時秘藏圖籍尙多淆亂，善心倣阮孝錄七錄更製七林。各列總序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焉。煬帝卽位，秘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殆唐貞觀之時魏徵等寫四部羣書部別爲錄。開元一代寰宇清平，校理甚力。元宗曰內庫皆是太宗高宗先代舊書，常令宮人主掌，所有殘缺未遑補緝。篇卷錯亂，難於檢閱仰試爲朕排比之。於是於乾元殿東序檢校多借民間異本傳錄。焉懷素褚無量皆親自校讎。兩京各聚書四部，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元行冲綜理秘書成羣書四部錄二百卷。毋奭校書成古今書錄四十卷。麗正修書院寫校圖書有與四部不類者依劉歆七略排爲七志。藝文志稱集賢書院月給蜀都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爲筆材。可見其時校書寫書之盛。天寶三載更造四庫書目。貞元時陳京作藝文新志名曰御府羣書新錄。其後太和開成大中間皆曾一度

校寫書籍，惟未爲特殊之目錄耳。

D 聚散

隋開皇初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謂自古至隋書籍曾經五厄。秦火爲一厄，王莽之亂爲一厄，漢末爲一厄，永嘉南渡爲一厄，周師入郢爲一厄。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資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平陳以後，經籍更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惟紙墨不精，書亦拙惡，凡三萬餘卷。藝文志稱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或者合重複計之，總數未必有如是之多。蓋唐武德初有書八萬卷，且重複相糅也。王世充平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浮舟沂河西上京師，往砥柱舟覆盡亡其書。貞觀中魏徵等請購天下書，以宮人掌之。玄宗之世詔收異書，所得凡五萬餘卷。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宰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秘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於是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渺。昭宗播遷京城制置使孫惟晟歛書本軍，寓教坊於秘閣。有詔還其書，命監察御史韋昌範等諸道求購，及徙洛陽蕩然無遺矣。凌遲至於五季，干戈相尋。海寓鼎沸，斯民不復見詩書禮樂之化，而橋門壁水，鞠爲茂草，蓋圖書之厄

至此極矣。然其時蜀昭裔創爲鏤版途有九經文選之刻，而遼天策學士彭玕亦遣人入洛訪求石經。天成中仿唐石經制作印版於國子監。其後屢下購書之令。至廣順中而版本流布經籍盛行，俾學者無筆札之勞獲觀古人全書，亦衰朝之盛事也。南唐跨有江淮鳩集墳典。後主開宏文館置詩易博士。於秦淮設國子監橫經齒胄者千餘人，後復置廬山國學，所統州縣亦往往立學。以致兄弟輯睦，四境乂安，好文之效也。宋乾德元年平荆南詔收高氏圖籍以實三館。右拾遺孫逢吉往西川取法物圖籍，得書萬三千卷。開寶九年平江南，命南子洗馬呂龜祥就金陵籍圖書得書十餘萬卷。分配三館及學士舍人院。其書校讎精審，編帙完具與他國書不同。而趙元考家藏有澄心堂書三千卷上有建業文房之印。錢俶歸朝遣使收其圖籍送館閣，凡此皆五代圖籍之可考者也。

#### 四 宋

##### A 處所

宋代藏日處所，太祖時曰三館。職官志稱宋初置三館，長慶門謂之三館。藝文志稱三館之書稍稍增益，太宗時復別建三館。職官志稱於昇龍門東北別建三館書院，文獻通考謂昇龍門

東北舊車路院別建三館。改名爲崇文院。院東廡爲昭文書庫，南廡爲集賢書庫，西廡爲四庫分四部爲史館書庫。玉此外復建太清樓於迎陽門外院，以藏御墨跡等書。於後院建清心殿藏圖籍。玉海端拱元年，并就崇文院中建祕閣，擇三館真本書籍萬餘卷及內府古畫墨跡藏於其中。故玉海曰或曰祕閣藏圖書，國學藏經典，三館藏史傳。眞宗時龍圖閣藏太宗御書。玉宸殿四門殿則藏經史之書。玉宸殿在太清樓之東聚書八千餘卷。後祕閣火，其書存者遷於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藝文志及仁宗時新建崇文院後，外院始廢。仁宗時除崇文院外藏之處尙有資善堂國子監觀文殿數地。哲宗更寫高麗異本藏於太清樓天章閣。徽宗則賜天下州學藏書閣名稽古，高宗時另置御書院焉。

#### B 組織

宋代置秘書省以秘書監，少監，丞，各一人。監掌古今經籍圖書。國史實錄，天文曆數之事，少監爲之貳而承參領之。其屬有五：著作郎一人，著作佐郎二人，掌修纂日曆，秘書郎二人，掌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祕閣圖籍，以甲乙丙丁爲目各分其類。校書郎二人，正字二人，掌校讎典籍，判正訛謬，各以其職，隸於長貳。天禧初以三館爲額置檢討校勘等員。檢討以

京朝官充，校勘自京朝幕職至選人皆得備選。以內侍二人爲勾當官通掌三館圖籍事。孔目官表奏官掌舍各一人。又有兼書庫內侍一人，兼監秘閣圖籍孔目官一人。淳化元年詔次三館置直閣以朝官充校理以京朝官充以諸司三品兩省五品以上官一人判閣事。元豐五年職事官貼職以他官兼者悉謂之貼職罷，以崇文院爲秘書省官屬始立爲定員，分案四，置吏八。元祐初復置集賢院校理。自校理而上職有六等。此後雖有改變，而內容多同。其餘日曆所，國史實錄院印曆所等雖同屬秘書省，而另有執掌，不專事保管書籍也。

C 校理

乾德宋六年史館新定書目四卷。海咸平三年朱昂等詔受編館圖籍目錄，至是奏御。祥符八年王欽若提點抄寫秘閣書籍，翰林學士陳彭年副之，宋綬爲覆校官。景祐六年命張觀李淑宋祁盛度宋庠王堯臣呂公綽等編排三館秘閣書籍。仿開元四部錄約國史藝文著爲目錄，成崇文目。有目錄十九部一百七十九卷，始於符瑞圖錄一卷，總於學士院雜撰目一卷。海慶曆元年編四庫書爲崇文總目。藝文志謂仿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玉海謂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錄者。通考謂王堯臣等上新修崇文總目六十卷。凡三萬六千六十九

卷。自太祖平定四方，天下之書悉歸藏室。太宗眞宗訪求遺佚，小則賞以金帛，大則授之以官。又經書未有板者，悉令刊刻，由是大備。起秘閣儲之禁中。堯臣與聶冠卿郭稹呂公綽王洙歐陽修等撰。以四館書併合著錄。中興書目云六十六卷。嘗考國史志，崇文總目六十六卷，叙錄一卷，多所謬誤。總目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錄者。慶曆四年令范仲淹提舉三館秘閣，繕校書籍。嘉祐四年令陳襄等編定四館書。七年詔歐陽修提舉三館秘閣書籍。熙寧四年集賢院學士史館修撰宋敏求言。今三館秘閣各有四部書外，經史子集其書類多訛舛，屢加校正尙無善本。蓋逐館幾四萬卷，校讎之時務存速畢。每帙只用元寫本一冊校正而已，更無兼本對照，第卷數及多，難得精密，故藏書雖富未及前代。欲乞先秦以前漢書所載者，廣求其本，令在官校正官重複校止。校正既畢，然後校後漢時諸書。竊緣戰國以後及於兩漢皆是古書。文義簡奧，多有託誤，須得他本參訂。乞依昨來十七史例於京師及下諸路藏書之家，借本謄寫送官。俟及已，方及魏晉。及宋齊至唐則分爲數等，取其堪傳者則校正之，云云。是主分書籍之時代而校理也。元祐二年秘書省別造補寫書目。紹興元年再改定崇文總目，秘書省續編四庫閣書十七年集秘書閣書目錄爲求書闕記。淳熙五年陳騭等上中興館閣書目七十卷。序例一卷

，凡五十五條。總分五十二門，計見在書四四四八六卷，較崇文所載多一三八一七卷。復參三朝史志多八二九卷，兩朝史志多三五九九二卷。海

D 聚散

乾德三年平荆南，盡收其圖籍以實三館。三年，平蜀，遣人往收其圖籍，凡得萬三千卷。

文獻 考通四年八月詔求遺書，涉弼等應詔獻書，總千二百二十八卷。海 開寶九年得江南書三萬餘

卷。至太平興國時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海 眞宗實錄閣藏御製御書并文集總五一五卷。

軸册下列六閣，經典總七二五八卷。目錄三十卷。正經經解訓詁小學儀注樂書史傳總七二五

八卷。正史編年雜史史抄故事職官傳記歲時刑法譜牒地理僞史子書總八四八九卷。儒家道書

釋書子書類書小說算術醫書文集總七一〇八卷。別集總集天文總二五六一卷。兵書曆書天文

占書六王遁甲太一氣神相書卜筮地理二宅三命選日雜錄圖書總七八一卷，軸册古畫上中品又

古賢墨蹟總二六六卷。大中祥符三年有書三三三八〇卷，崇文院龍圖閣皆有四部書。海 大觀

四年秘書監何志同言慶歷間崇文總目三〇六六九卷。慶歷去今未遠也，按籍而求之十纔六七

，號爲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考 欽宗本紀云。金人以帝及皇后太子北歸，凡太清樓秘閣三館



書，天下州府圖，爲之一空。藝文志曰，嘗歷考之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萬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兩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欽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九卷。三朝所錄則兩朝不復登載，而錄其所未有者。四朝於兩朝亦然，是其當時之目，爲部六千七百有五，爲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七焉。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閣館之儲蕩然靡遺，高宗移蹕臨安乃建秘書省於國院之右，搜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於是四方之藏稍稍復出，而館閣編緝日益以富矣。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又有加焉。自是而後迄於終祚國步艱難，軍旅之事，日不暇給，搜求典籍遂疏。及德祐二年元朝使者入臨安收其圖籍北去而國亡矣！

## 五 元明

### A 處所

元明兩代藏書之處所，在元曰編修所，曰經籍所，曰弘文院，曰奎章閣，曰藝文監，曰崇文監，曰宣文閣；在明曰大本堂，曰文淵閣，曰內閣，曰皇史宬，曰通集庫，其著者也。明

紀永樂四年開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辭源文淵閣起於明代，據明史卽後之內閣也。春明夢餘錄永樂大典儲文淵閣，副本貯皇史宬。辭源皇史宬在京師舊皇城內太廟之東南，爲明代藏寶訓實錄處。國書季刊二卷二期有載永樂十九年命陳循取秘閣書詣行在。春明夢餘錄永樂辛丑命陳循將南內文淵閣書各取一部至京。是南京亦有文淵閣。又夢餘錄弘治十五年丘濬請於文淵近地別建重樓貯屢朝典籍。又稱文淵係中秘書之所。嘉靖中文淵閣災，書移通積庫及皇史宬。

### B 組織

元太宗八年耶律楚材請立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編集經史。召儒士阮涉充長官，以奚萬慶趙著副之。至元三年徙平陽經籍所於京師。至元四年改經籍所爲弘文院以馬天昭知院事。天曆二年立奎章閣學士院秩正三品以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集賢大學士趙世延并充大學士，侍御史撒迪翰林直學士虞集并爲侍書學士，又置承制供俸各一人。八月立藝文監從三品隸奎章閣學士院，又立藝林庫廣成局皆隸藝文監。按百官志奎章閣尙有參書之官從五品。藝文監有大監檢校書籍事二員從三品，少監同檢校書籍二員從四品，監承參檢校書籍事

二員從五品，典簿一員，照磨一員，令史四人，譯書一人，怯里馬赤一人，奏差一人，典史三人，監書博士秩正五品。天曆二年始置品定書畫擇朝臣之博識者爲之，博士二員正五品，書吏二人。藝林庫秩從六品選黠一員，從六品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正七品庫子一人本把二人掌藏貯書籍。天曆二年始置廣成局秩七品掌傳刻經籍及印造之事。天曆二年始置大使一員，從七品副使一員，正八品直長二人，正九品司吏二人。至正元年以崇文書屬國史院，六月改奎章閣爲宣文閣。明代管書之組織據明史藝文志謂設秘書監丞，尋改翰林典籍以掌之。按明史職官志翰林院學士一人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二人，侍讀侍講各二人，五經博士九人典籍二人，侍書二人，孔目一人。其所掌除典籍掌圖書外，餘多偏於撰著制作者多。又云明初嘗置秘書監尋罷。注云，洪武三年置。秩正六品除監丞一人直掌二人。尋定設令一人丞直長各二人，掌內府書籍。十三年併入翰林院典籍。國子監亦復有典籍廳設典籍一人，從九品。考明代國子監南北西京皆藏書刻書甚富，讀南雍志經籍考及太學經籍志可知也。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八內版經書紀略謂凡司禮監經廠庫內所藏祖宗累朝傳遺祕書典籍，皆提督總其事而掌司監工分其細，可知內庭掌管書籍之辦法焉。

C 校理

元代以異族入主中夏，雖曾收圖書置官守而校理之事獨鮮。惟文宗天曆二年勅翰林國史院官奎章閣學士采輯木朝典故，準唐宋會要著爲經史大典而已。明史建文二年王艮爲翰林院修撰設文史館居之，類次秘閣書目，諸大著作皆綜理之。永樂時校理事業之最大者當推編輯永樂大典一事，是書始於元年之秋而成於五年之冬總二萬二千九百二十七卷。正德間文淵閣學士楊廷和請令中書胡頤典籍劉偉主事劉繼先查校書籍，由是盜出書甚多，春明夢餘錄萬曆二十二年焦竑修國史內閣陳於陛欲竝專領其事，竑謝不敏，乃先撰經籍志，其他卒無所撰，館亦竟罷。

D 聚散

元太宗五年都元帥張柔取金祕府圖書。至元十二年宋兵潰得督府圖書。九月括江南諸郡及臨安祕書省書。十五年遣使取杭州等處官書刻本。明太祖洪武元年詔收祕書監典籍圖書及求民間遺書，又命諸儒考補國子監板刻。永樂四年購求遺書，十九年命陳循取祕閣書詣行在。既定都會三殿災，楊榮出圖籍，昇東華門外。春明夢餘錄云，永樂辛丑命修撰陳循將南內文

淵閣書各取一部至京，計取書一百櫃，載以十艘。又遣官四出購買，故閣中所積書計二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十三，鈔本二十七，著積之富前古所未有也。弘治十二年建安書房火。許天錫言闕里孔廟甫災，建安又火，古今書板蕩爲灰燼。請刊定經史有用之書，餘一切禁毋鈔刻。春明夢餘錄云，文淵閣係中祕藏書之所，嘉靖中文淵閣災，書移通積庫及皇史宬。注云，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所儲，靖康蕩析之餘盡歸於燕，則知燕之書蓋合宋金元三朝而爲一代之書，計數百萬卷，縹緇之侈，造物所忌也。崇禎之末京師擾亂，書籍散逸，餘歸於清。

### 六 清

#### A 處所

有清一代搜括圖書之法較往昔爲嚴，故所得亦較往昔爲富。公家藏除省府州縣學宮及各地書院外，朝廷藏書之所，四庫全書藏於七閣。皇朝通志卷六十四所謂乾隆三十七年彙爲四庫全書凡三萬六千冊，而贏於文華殿後建文淵閣以貯之。四十一年又於圓明園置文源閣，避暑山莊。熱河置文津閣，盛京奉天行宮建文溯閣。別爲蒼要萬二千冊於御花園之御藻堂，圓明園之含經堂，復命續繕三部貯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鎮江金山寺之文宗閣，杭州聖因寺之文瀾閣

是也。其餘皇史貯藏玉牒，皇朝文獻通考卷八十謂玉牒。皇室族譜書成，皇史宬本府盛京各尊藏一部，又內外諸司題疏到閣票擬進呈，得報轉下六科鈔發各部院施行，以副本錄旨送皇史宬存貯是也。昭仁殿貯天祿琳瑯。宛委別藏貯阮元所進之四庫未收書。五經萃室藏宋岳珂校刻之五經。宏義閣。即明之大秘乾隆時貯永樂大典者。長春園含經堂味腴書室貯薈要之另一部。此外南書房上書房懋勤殿位育齋摘藻堂景陽宮疏慶宮等皆有藏書。

### B 組織

皇朝通志卷六十四云：文淵閣閣職，領閣事滿洲漢人各一人掌總領祕府典司冊府。乾隆四十一年，詔置閣職。掌所貯庫全書授領閣事。以大學士掌院學士兼充職閣事，以下咸定額有差。提舉閣事一人以務府大臣兼充掌，率內務府官以綜理閣事。直閣事六人掌典司釐輯之事，以時於校理檢閱輪直，凡春秋曝書則董率而理之。校理十有六人分掌註冊點驗之事。檢閱八人掌排次清釐之事。辦理閣事內務府司員四人筆帖式四人掌一切收發啟閉掃除之事。清末光緒三十四年設江南圖書館於南京，是館係購錢塘丁氏八千卷樓之書而成，主其事端方也。宣統元年設京師圖書館於北京。當時組織大約分辦事藏書閱覽三部，職員則有監督提調館員諸名，書籍則分保存觀覽各類。

### C 校理

清代於康熙乾隆兩朝校理編輯事業最大成績最多。此後內憂外患紛至迭來，不暇留心文籍矣。如康熙字典駢字類篇佩文韻府子史精華等皆康熙時合多人之力而成。圖書集成卷帙至萬，類書之存於今者惟此最巨。乾隆時開四庫館收天下書，所集之富，古所未有。復聚當時碩彥編爲四庫全書。考證校編成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提要鉤玄，評論允當，學者至今奉爲治學之南針。四庫全書繕寫多部分儲各地，以供衆覽。又擇其要者纂爲薈要，流傳稀者，以聚珍版影印流行，而自清至今數百年間分類之法，一依四庫所分，亦足見其影響至大也。

### D 聚散

清兵入關，崇禎縊殉，明室藏書散失之餘盡歸清帝。乾隆時開四庫館四方之書悉聚京師。惟當時語忌諱者悉遭禁燬。計其所燬或較其所存者爲多。人稱其不下秦皇之厄非過言也。洪楊之亂江浙受害最烈。公私藏書悉遭湮滅，文宗文匯片紙不存。文瀾所餘亦只什一。若非丁氏護持補苴，亦早歸烏有矣。英法聯軍入北京，圓明園與文源閣同歸一炬。含經堂之四庫全書薈要，翰林院之別本以及所存永樂大典毀散無餘。拳匪之亂八國聯軍入北京，帝后西遷

宮禁無主，異族宴親，吏民擾亂，其禍更有甚於董卓移都之際也。且宮內藏書一經乾清宮之火災，再經溥儀等之盜竊，於是赫赫有名之天祿琳琅善本，亦僅空存名號而已。

## 七 民國

民國以來，圖書館事業，進步甚速，發展多端。當另爲專篇論之，方可悉其轉變。而圖書館，由保存而趨於使用，由貴族而趨於平民，由淵深而趨於實用，由主觀而趨於客觀則易見也。政府亦迭有明令規定圖書館各項必具之要件，圖書館人士又於各地組織圖書館協會，并聯合全國組織中華圖書館協會。圖書館之興起因以日多，國立省立縣市立私立而外，大學中學小學機關團體公司亦多設圖書館以供參考。陝西湖北浙江各省立圖書館中央北京清華廣州各大學圖書館東方徐家匯各私立圖書館以及北平之國立圖書館則今日藏書較富者也。建築一項亦較從前之藏書樓爲進步合用。其間最足稱道異夫古昔者厥有二端。一曰圖書館管理，二曰圖書館教育。論管理則分類多能打破金科玉律之四庫法而能以科學之原理區分；編目多能廢棄固定法爲相對法，書本目錄爲卡片目錄。論教育則學校多以圖書館學設爲一科外，有設立專校培養人材，分科別課至於數十，合中西之法，通天人之道，圖書館事業之所以蒸蒸日上。



上者其以此歟。

## 第二節 私藏

莊子曰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又曰惠子多方，其書五車。可知私家之有藏書其來甚古。惟宋以前，刊刻未盛，藏書過萬卷者，可以僂數。宋代以後雕版流行，私家藏書，動埒祕府。故論私藏以宋爲斷，前此略焉。至於敘述私家藏書之作以葉昌熾藏書紀事詩爲最善。惜卷帙過繁不適講解之用。圖書季刊中袁同禮先生有宋明清三代私家藏書考略各一篇，辭意簡潔。修短適中。敬謹轉錄資用，不另編述矣。

### 一宋代私家藏書

宋初承五季搶攘之後，書多蕩焚。建隆初官府所藏，僅萬二千餘卷。乾德元年平荆南，三年平蜀，開寶八年平江南，均收其圖籍，以實三館。錢俶來朝，又收其書。自是稍加蒐集，羣書漸備。然北宋一百六十年間。屢下詔徵求遺書。凡獻書者，或支絹，或給錢，或補官，莫不以利誘之。是當時之書，多散在民間也。加以雕板流行，得書較易，士大夫以藏書相夸尚，實開後世學者聚書之風。是編略舉事實，想亦研究圖書史者所願聞也。

宋初藏書家，當推江正。江元叔正嘗爲越州刺史。越有錢氏時書，借本謄寫，遂并其本有之。及破江南，又得其遺書，兼吳越所得，殆數萬卷。老爲安陸刺史，遂家焉。盡叢其書，築室貯之。沒後子孫不能守，悉散落於民間。（王明清揮塵後錄卷五）魏了翁謂正故後，其藏書爲賊僕竊去，市人裂之以藉物，其入於安陸張氏者，傳之未幾，一篋之富，僅供一炊。（遂初堂書目跋）其入於鄭氏者，僅一千一百卷，鄭氏三歸安陸，大爲搜訪，殘帙遺編，往往得之閭巷。（揮塵後錄引鄭毅夫江氏書日記）亦可知其散佚後之概況矣。

與江正同時者，有王溥，李昉，及楊徽之。王溥字齊物并州人（九二一—九八二）初相周世宗，及入宋進司空，兼修國史。家多藏唐舊書。（高似孫史略卷五）李昉字明遠饒陽人（九二五—九九六）

所藏亦富，至副學館給廩餼以延者，（史略卷五）楊徽之字仲猷浦城人（九一一—一〇〇〇）周顯德中

舉進士，累官右拾遺，眞宗時官至翰林學士，藏書至富。徽之無子，舉所藏書，悉贈其外孫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九九一—一〇四〇）綬通經史百家文章，爲時所尚。其時畢士安字仁安代州人（九四〇—一〇〇五）精校讐，頗多善本，卒後其藏書盡歸綬。綬既得楊文莊畢文簡之書，多秘府

所不及者，遂爲北宋一大藏書家。嘗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

猶有脫謬。(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十五)葉石林謂宣獻擇之甚精，止二萬卷，而校讐精審勝諸家。(過庭錄)

宋綬之子敏求，字次道(一〇一九—一〇七九)藏書三萬卷，皆經校讐三五遍者，而尤以唐人

詩集為最富，(徐度却掃篇卷中)家居春明坊，士大夫喜誦書者，皆僦居其側，以便借置善本

。當時春明宅子。比他處僦置常高一倍，(朱弁曲洧舊聞卷四)蘇頌謂敏求家藏書數萬卷，多

文莊楊徽之官獻宋綬手澤，與四朝賜札，藏秘惟謹。或繕寫別本，以備出人，故其收藏，最號精

密。(蘇魏公文集卷五十一宋敏求神道牌)元符中燼於火，蕩為煙埃，為文獻一大劫焉！

仁宗時宋城王洙，及其子欽臣，邯鄲李淑，均為公卿中藏書最富者。洙字原叔，(九九七

—一〇五七)泛覽博記，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算法訓故字音無

所不學。(歐陽修集卷三十一王公墓誌銘)其子欽臣字仲至性嗜古書，以文贄歐陽修，修器重之

，藏書數萬卷，手自校讎，世稱善本。徐度謂所見藏書之富者，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其

目至四萬三千卷，而類書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廣記之類，皆不在其間。雖秘府之盛，無以踰之

，又云欽臣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傳之，又求別本參校，至無差誤，乃繕寫之。必以鄂州蒲

折縣紙爲冊；此本專以借人，及子弟觀之。又別寫一本，以絹素背之，號鎮庫書，非已不得見也。（却掃篇卷下）李淑字獻爲若谷之，眞宗賜進士及第，累遷龍圖閣學士，有邯鄲圖書志十卷，載所藏圖書五十七類，經史子集通計一千八百三十六部，二萬三千一百八十六卷，其外又有藝術志，道書志，書志，畫志，通爲八目。（郡齋讀書志卷九）其子德芻，再集其目，爲三十卷，（王應麟玉海卷五十二）靖康之變，金人犯闕，散亡皆盡，（渭南文集卷二十八跋京本家語）

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鄱陽吳氏，良嗣有經金堂書目三卷荊州田氏，偉作博古堂藏書五萬七千卷其子鎬有書目三卷濡須秦氏，元祐

有書歷陽沈氏，立有沈氏書目大梁蔡氏，致君蘇過斜川集卷二有夷門蔡氏書目序均富收藏，惜不久皆散佚。

皇祐以降，士大夫以藏書聞者，有司馬光，李常，及劉恕。光字君實夏縣人（一〇一九—一〇八六

）神宗時以議王安石新法，不合去，居洛十五年，不問政事，藏文史萬餘卷，置讀書堂，晨夕取閱。自謂熙寧四年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闢以爲園，其中爲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司馬文正公集卷六十九獨樂園記，又卷四十五獨樂園七詠）費袞謂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而公晨夕所常閱者，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

其子公休曰，吾每歲以二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卽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曝其腦，至於啟卷，必先視几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卽承以方板，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梁谿漫志卷三）亦可見其對於書籍之珍護矣。

李常字公擇建昌人其事蹟見秦淮後集卷六李公擇行狀及蘇魏公集卷五十五李公擇墓志錄（一〇二七—一〇九〇）皇祐進士，爲黃山谷之舅，

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旣去，而書藏於山中如故。山中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蘇東坡全集卷十一李氏山房記）熙甯中爲右正言，與王安石相友善，論新法謫通判滑州。每與蘇東坡黃山谷秦少游爲唱和，公擇年最長，故諸人以禮待之，其書不藏於家，而藏於僧舍，以供人用，不啻當時之公共圖書館也。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一〇三一—一〇七八）年十八舉進士，篤好史學，博聞強記，紀傳之外，閭里

所錄，私記雜說，無所不覽，細大之事，皆有稽據。會司馬光受詔修資治通鑑，奏以恕同司編纂。凡史事之紛錯雜治者，輒以委恕。時宋敏求知亳州，頗富收藏，恕枉道就借觀之，敏求日具酒饌爲主人禮，恕不受。獨閉門晝夜讀且鈔，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之翳，（司馬文

正公集卷六十六劉道原十國紀年序）黃庭堅謂通鑑未成而恐下世，後七年書奏御論修書之功，有詔錄其子羲仲爲郊社齋郎，元祐七年刻資治通鑑版，書成又詔書賜其家，諸儒以爲寵。（黃庭堅集卷二十三劉道原墓志銘）羲仲字壯與亦好藏書，世其家學，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誤，爲糾繆，（却掃篇卷中）朱弁謂道原日記萬言，終身不忘。壯與亦能記五六千字，（曲洎舊聞卷五）壯與死無後，書錄於南康軍官庫，後數年，胡少汲過南康訪之，已散落無餘矣。（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九）

元祐以後，晁說之字以道鉅野人（一〇五九—一二二九）及賀鑄字方回衛州人均富收藏，精校讎，說之五世藏書，雖不及宋宣獻，而校讎最爲精確，（史略卷五）賀鑄元中任通直郎，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無一字脫誤。（葉夢得建康集卷八賀鑄傳）其子孫於紹興初鬻其故書，高宗盡收之，以實三館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四）

靖康之變，海內倂擾，中秘所藏，與士大夫家，悉爲烏有。高宗南渡，北方爲金元所蹂躪，南方亦多士氣之不振。文學凋陵，圖籍散佚，藏書者寥寥可數。惟葉夢得字少蘊吳縣人（一〇七七—一一四八）少年貴盛，平生好收書，逾十萬卷，寘之雲川弁山山居，建書樓以貯之，極爲

## 目錄學

### 第八章

#### 收藏上

### 十九

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講義

華煥。(揮塵後錄卷七)自謂自宣和五年卜別館於舟山之石林谷，舊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來以，所亡幾半，山居狹隘，餘地置書囊無幾，雨漏鼠齧，日復蠹敗。(避暑錄話卷上)丁卯年(一一七四)其宅與書俱蕩一燼，散失殆盡，又建細書閣以藏公家之書，(建康集卷四細書閣記)亦宋代之公共圖書館也。

夢得之表弟有晁公武者，爲南宋一大藏書家，公武字子止，鉅野人父名冲之，用字叔爲說之弟，有具茨集。其家自文元公以來，均以翰墨爲業，幾於人人有集，故家中多藏書，文元晁文莊宗父子以文章德業，被遇眞宗仁宗兩朝，繼掌內外制。賜第京師昭德坊，故曰昭德家。公武於靖康末避亂入蜀，紹興中舉進士第，爲四川轉運使并度屬官，度字憲孟，南陽人常以俸之半，傳錄異書。時巴蜀獨不被兵，往往多異本。歷二十餘年，所藏甚富。既罷載以舟，居於廬山之下。宿與公武厚，乃舉以與公武。凡五十篋，合其家舊藏，得二萬四千五百卷。日夕校讎，每終篇輒論其大指，成讀書志。以時方守榮州，故名郡齋讀書志。(讀書志紹興二十一年晁公武自序，又姚覲元錢保塘稿本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目晁公武題名條)此目著錄當代著作，尤爲詳備。公武遂爲宋以來著錄家之祖。馬貴與考文獻經籍一門，專采其目，亦可見其賅博矣。

南宋之世，藏書家以越閩爲最盛，嘉泰會稽志謂越藏書有三家，曰左丞陸氏，尙書石氏，進士諸葛氏。陸氏爲陸宰，諸葛氏爲諸葛行仁，石氏則石公弼也。先是紹興五年六月，諸葛行仁進所藏書八千五百四十六卷，賞以官實。紹興十三年始建秘書省，詔求遺書于天下，首命紹興府錄會稽陸宰家所藏書來上，凡萬三千卷有奇。（嘉泰會稽志卷十六）則二氏藏之富，亦可想見矣，陸宰爲陸佃（一〇四二—一一〇二）之子，陸游（一一二五—一二二〇）之父。游字務觀以詩鳴於南宋，與尤袤，楊萬里，范成大，並稱·常官兩川，不載一物，盡買蜀書以歸。有書巢記。（渭南文集卷十八）亦一藏書之士也。

時間中不經兵火，故家文籍，多賴保存，藏書之家，尤以莆田爲最盛。鄭樵字漁仲（一一〇四—一一六二）生於莆田，博學強記，每與當代藏書家相往還。其校讎略述莆田李氏，曾守和州，頗多歷陽沈氏之書，同邑陳氏，嘗爲湖北監軍，或有荊州田氏之書。又謂漳州吳氏，其家甚微，其官甚卑，然一生文字間，至老不休，故所得之書，多蓬山所無者。吳與字可權有書目四卷莆田方氏，漸知梅州，積書數千卷，皆手自竄定，增四壁爲閣，以藏其書，榜曰富文。（澹生堂藏書約）樵亦嘗往就讀之。樵既究心圖籍，乃將天下古今之書，分類著錄，爲羣書會記



三十六卷。(玉海卷五十二)自謂雖不一見之，而皆知其名數之所在，(獻皇帝書)又鈔秘省所頒闕書目錄，集爲求書闕記七卷，外紀十卷。(玉海卷五十二)今諸目並佚，未能永其傳也。南宋諸儒，大抵崇義理而疏考證，樵撰通志以博洽聞於時，其校讐略尤爲精心之作。雖不無武斷之處，然其論類例，論亡書，論求書，皆典籍中之經濟，至今尤可奉爲圭臬也。

鄭樵之從子僑字惠叔爲乾道進士僑之子寅字子敬亦好收書，與陳振孫相友善，振孫嘗傳錄其書。謂子敬以所藏書爲七錄，曰經，曰史，曰子，曰藝，曰方技，曰文，曰類，知樞密院，端

平初召爲都司執法守正，出爲漳州以沒，(直齋書錄解題卷八)

中興以後，承平日久，士大夫藏書者，當推尤袤，(一一二七—一一九四)及陳振孫。袤

字延之無錫人紹興十八年進士，官至禮部尙書，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匾賜之，故以遂初

名其堂。在無錫九龍山下，藏書至多，法書尤富。李燾謂延之於書靡不觀，觀書靡不記，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計手鈔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鈔書。一日謂予曰，吾所鈔書，今若干卷，將橐而目之，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遂初堂書目跋又楊萬里益齋藏書目序)其書目(海山仙館本，常州先哲遺書

本）兼載數本，開版本學之先河。宋世藏書家至衆，目率不存，除晁氏讀書志外，僅此目及陳振孫之解題耳。

陳振孫字伯玉號直齋浙江安吉人，爲鄞縣學，（解題卷四）紹興教官，（齊東野語卷八）宰南城，（

解題卷三）佐興化軍，（解題卷七）端平三年以朝散大夫知台州，陳浙東提舉。嘉熙元年改知

嘉興府，（會稽續志卷二）淳祐四年，以振孫研精經術，有古典型，除國子司業，（徐元杰襟

集）九年以某部侍郎（齊東野語卷九）陳寶章閣待制，改仕贈光祿大夫。（劉後村大全集外

制）自述弱冠時無書可觀，雖二史亦從人借，嘗於班書志傳錄出諸紹興紀中相附，以便覽閱

。既仕於越，乃得見林氏書，而樓氏書近出（解題卷五）又嘗仕於莆田，傳錄鄭氏，方氏，林

氏，吳氏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齊東野語卷十二）仿晁氏讀書志作書錄解題，分爲

五十三類，詳其卷帙，而品題其得，失四庫題要，謂古書之不傳於今者，得藉是其求以崖略

，其傳於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僞，核其異同，誠考證之所必資也。

宋之末葉，越之藏書家爲二，曰許棨，曰周璠。棨字沈夫海鹽人嘉熙中居於秦溪，於水南種梅數

千樹，自號梅屋，因以名其集有梅屋集五卷獻齋集一卷樵談一卷自謂貧而喜書，舊積千餘卷，今倍之未足也。肆

有新刊，知無不市，人有奇編，見無不錄，故環室皆書。（獻醜集梅屋書目序）

周蜜

字公

（一一三二—一三〇八）先世濟南人，其曾祖隨高宗南渡，因家吳興之弁山。晚年

寓杭之癸辛街，作癸辛雜志，願身雖寄浙，而心不忘齊，故嘗自署歷山。寶祐間爲義烏令，入元不仕，自謂其家三世積累，凡有書四萬二千餘卷，及三代以來，金石之刻，一千五百餘種。皮置書種，志雅二堂，日事校讐，遭時多故，不善保藏，（齊東野語卷十二）大約宋末元初藏書盡散矣。

宋代私家藏書，多手自繕錄，故所藏之書，鈔本爲多。蘇東坡謂曾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李氏山房記）陳振孫在南宋之時尤傳錄鄭氏方氏林氏吳氏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是繕書之風，固未嘗輟也。然自雕版流行，得書較易，直接影響於私家藏書者亦甚鉅，印書之地，以蜀贛越閩爲最盛，而宋代私家藏書，亦不出此四中心點之外。印書之書既夥，藏之者亦因之而衆。北宋藏書家多在四川江西，南宋藏書家多在浙江福建，此其大較也。

二 明代私家藏書

明代自姚江倡致良知之說，學者漸忽讀誦之功。學術空疏，風氣墮落。學者束書不觀，猖狂自肆，虛僞之習，靡然全國，然二百年間頗多縉紳之貯，對於空疏之習，多所糾正。而自嘉靖以降，海宇平定，私家藏書，極稱一時風尚。是不可不爲之記。

明初私家藏書，當以諸藩爲最富。當時被賜之書，多宋元善本。藩邸王孫，又多好學之士。以之翻雕刊印，時有佳刻。諸藩中首推周晉二府。晉莊王鐘鉉，周定王橚，癖嗜古書，寫錄多祕本。而寧獻王權，博學好古，於書無所不窺。永樂中改封南昌，日與文士往還，所纂輯刊刻之書，頗多善本。隆慶以後，衍而愈盛。周定王六世孫陸櫟，盡收江都葛氏（名澗字子常）章邱李氏（名開先字伯華一五〇一—一五六八）之藏，又築萬卷堂於東坡之上，以所儲環列其中，有萬卷室書目。（玉簡齋叢書本及觀古堂彙刻書日本）甯獻王七世孫謀璋儀擢架至富，所取幾與天府埒。惜日後竟遭劫火，而萬卷堂之書亦以崇禎壬午（一六四二）賊決河堤，書堂付之巨浸，盡歸東流。自斯以後，諸藩中以藏書聞者遂鮮矣。

明初收藏家，諸藩之外，首推金華宋濂。濂（一三二〇—一三八一）游博極羣書，孜孜聖學。明初禮樂制作，多所裁定。兵火之後，遷居浦江，讀書青蘿山中。聚書數萬卷。浦江有鄭

濁仲發藏書八萬卷，然不久燬於火。（查慎行人海記卷下）其後以藏書聞於海內者，有崑山葉盛與（一四二〇、一四七四）盛爲正統乙丑進士，官至吏部侍郎。生平無他好，獨篤於書。服官數十年，未嘗一日輟之。雖持節邊徼，必携鈔胥自隨。每鈔一書，輒用官印識於卷端。（錢大昕紅雨軒集跋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一）朱彝尊亦謂其每見異書，雖殘編蠹簡，必依格繕寫。奇秘者多亞於冊府。（靜志居詩話卷七）其手自讎錄，多至數萬卷。（文莊鈔本用綠墨二色格有萊竹堂書目六卷粵雅堂叢書本）嘗欲作堂以藏之。乃取衛風淇澳問學自修之義，名之曰萊竹。（王世貞萊竹堂記弇州山人稿卷七十五）沒後逾百年，至其元孫恭煥，伯寅堂始克成，盛未及見之也。與盛同時者，太倉有陸容，文量（一四三六、一四九六）長洲有吳寬。原博（一四二五、一五〇四）容爲成化丙戌進士，以雅才碩德立言於憲孝兩朝。平生著書甚富，有式齋藏書目錄。與張泰亨父（一四三六、一四八〇）陸錢鼎儀（一四四一、一四九〇）齊名。號婁東三鳳。（靜志居詩話卷八）而吳中吳寬，於書無不讀，詩文有典則。對於典籍，亦有同嗜。其鈔本用紅印格。（藏書紀要）有叢書堂書目。（蘇州府志藝文類）其遺書偶有流傳者，悉公手錄，盡以私印記之。（靜志居詩話卷八）

成化以降，藏書之風益盛。蘇州有朱存理，性甫（一四四四—一五二二）楊循吉，君謙（一四五六—一五四四）都穆，元敬（一四五八—一五二五）文璧，徵明（一四七〇—一五五一）錢同愛，孔周（一四七五—一五四九）張寔，允清（一四八六—一五六二）（有崇古樓）顧元慶。大有（有夷白堂）華亭有徐獻忠，伯臣何良俊，元明（清森閣藏書，後燬於倭夷）朱大韶。象玄上海有陸深，子淵（一四七七—一五四四）及黃標。良玉諸人藏書之地，俱未出江蘇之境者也。嘉隆間天下承平，學者出其緒餘，以藏書相夸尚。浙江與江蘇乃互相頡頏。武進之唐順之，應德（一五〇七—一五六〇）太倉之王世貞，元美（一五二六—一五九〇）長洲之錢穀，叔寶（一五〇八—一五七二）劉鳳，子威海虞之楊儀，夢羽歸安之茅坤，鹿門（一五二二—一六〇三）烏程之沈節甫，以安嘉興之項元汴，子京（一五二五—一五九〇）甯波之范欽，堯卿均富收藏，開清代私家藏書之端緒焉。

唐順之於學無所不窺，爲古文汪洋紆折。當明之中葉，屹然爲一大宗，與王世貞先後並美。世貞亦好爲詩古文，與李攀龍子麟狎主文盟。攀龍沒，獨操柄二十年。有小酉館，在甬州園涼風堂後，藏書凡三萬卷。又構藏經閣以儲二典。爾雅樓皮宋刻書。（少室山房筆從卷四）

此二人者，皆號稱文學家兼藏書家者也。友人錢穀劉鳳，均隸籍吳中，藏弄至富。穀少而失父，受學於文徵仲，爲題其室曰懸罄，言能貧也。（劉鳳懸罄室記劉子威集十五）其所手錄古文金石書幾萬卷，校讎至丙夜不置。（王世貞錢穀先生小傳弇州山人稿卷八十四）其子允洽，功甫老屋三間，藏書充棟，雖白日檢書，必秉燭緣梯上下，所藏多人間罕見之本。（讀書敏求記卷四文心雕龍注）劉鳳勤學博記，藏書於匪載閣。（劉鳳匪載閣記劉子威集卷十五（十五）後與懸罄室及七檜山房之藏，同歸錢氏絳雲樓。七檜山房者，爲楊儀藏書之所。儀一號五川，好、元木，構萬卷樓以儲之。身後因事被累，舉所藏書歸其甥莫是龍。雲卿後更字廷鞏華亭人

嘉靖間烏程沈節甫，歸安茅坤，均以藏書聞於江南。節甫有玩易樓藏書目，坤有白華樓書目（見湖錄及吳興藏書錄）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既富藏書，乃構書樓數十間，至於充棟不能容。然越中藏書家，當以嘉興項元忬鄞總范欽爲巨擘。元忬號墨林，又號香巖居士，精於鑒賞。其天籟閣藏書，皆精妙絕倫。每遇宋刻，卽邀文氏二承（文彭壽承文嘉休承）爲之鑒別。又值嘉隆承平之世，資力雄贍，出其緒餘，購求法書名畫，三吳珍秘，歸之如流。（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卷下（乙酉歲（一六四五）大兵至，累世之藏，盡爲千夫長汪六水所掠，蕩然

無遺，爲文獻一大劫焉。其兄篤壽，子長亦富收藏，每見祕冊，輒令小胥傳鈔，儲之於舍北萬卷樓。同里有高承埏，萬公（一六〇二—一六四七）家藏書八十積，嘗與項氏萬卷樓爭富，惜均不能永其傳。（靜志居詩話卷十九其事蹟見錢謙益嘉興高氏家傳有學集卷二十七）范欽爲嘉靖十七年進士，善收說經諸書，及先輩詩文集之未傳世者。先時嘗從豐坊道生鈔書，後又購其萬卷樓幸存之餘，以儲天一閣。沒後封閉甚嚴，非各房子孫齊至不開鎖。其書不借人，不出閣，子孫有志者，就閣讀之，雖易代以後，頗多闕佚，然數百年來藏書之最久者，當推斯閣。閣四面臨水，純用磚甃，不用木植，上通六間爲一，而以書櫺間之。其下則分六間，蓋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義。乾隆間詔建七閣，參用其式，天一閣之名，愈因之不朽。

萬曆以降，鉅儒宿學，亟亟以搜羅典籍爲務。金陵之焦竑，弱侯（一五四一—一六一〇）江陰之李驥，如（一五五七—一六三〇）其尤著者也。竑原爲山東日照人，以軍籍居金陵，藏書兩樓五楹俱滿。所目覩者，一皆經校讐。（淡生堂藏書訓）至明末遂盡散失。黃太沖謂辛巳（一六四一）在南中聞焦氏書欲賣，急往訊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爲售主。（黃宗羲天一閣藏書記南雷文約卷四）亦可想見當時之狀況矣。驥別字貫之，少爲邑諸生，多



識古文奇字，早謝舉業，沈深讀書。見圖籍則破產以收，獲異書則焚香肅拜。其與人共也遇秘冊必貽書相問，有求假必朝發夕至。（黃丕烈跋草莽和乘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二）晚與虞山錢謙益受之相友善，二人均有好書之癖，老而益堅。其得月樓之書，於乙酉（一六四五）易代之變，散失殆盡。其書目幸存於家，遂得傳世。（粟香室叢書本及常州先哲遺書本）里人朱承爵子鑾以愛妾易宋槧漢書，傳爲一時佳話。當時得月樓李氏住縣東赤岸，承爵住縣西舜城，皆晚明江陰之藏書家也。此外如華亭之陳繼儒，仲醇（一五五八—一六三九）上海之王圻，元翰施大經，天卿宋懋澄，俞汝輯，均爲萬曆間滬上藏書之富者。然明代萬曆以後，私家藏書，當以海虞爲最盛。趙琦美元度（一五六三—一六二四）之脈望館，錢謙益受之（一五八二—一六六五）之絳雲樓，以及毛晉子晉（一五九八—一六五九）之汲古閣，均以藏書雄視於東南。

琦美爲用賢汝師（一五三五—一五九六）之子，好古有父風。網羅載籍，朱黃讎校無虛日。錢牧齋謂其好之之篤摯，與讀之之專勤，爲近古所未有（錢謙益刑部郎中趙君墓表初學集卷六十六）沒後其脈望館（脈望館之書目有玉簡齋叢書本及涵芳樓秘笈本）盡歸於錢謙益。謙益

既得劉鳳誑載閣，錢允洽懸馨室，楊儀七檜山房之藏，又不惜重貲廣購古本書，所積幾埒內府。視葉文莊盛吳文定寬及西亭王孫朱陸標或過之。中年構拂水山房，鑿壁爲架。晚歲居紅豆山莊，作樓而藏之，名曰絳雲。順治庚寅之冬（一六五〇）幼女與乳媪中夜嬉樓上。剪燭地落紙堆中，樓與書遂同歸於燼。（曹溶絳雲樓書目題詞）惟脈望館手校秘鈔書，皆未爲祝融所燬，悉舉以贈其族孫曾。遵王（讀書敏求記卷二洛陽伽藍記注）曾自號也是翁，酷嗜宋槧本，多著舊笈，以述古名其堂。（錢謙益述古堂記有學集卷二十六）鄉人有毛晉者，世居虞山東湖，壯從謙益游，深知學問之指意。性嗜卷軸。嘗榜於門曰，有以宋槧本至者，門內主人計葉酬錢，每葉出二百。有以舊鈔本者，每葉出四十。有以時下善本至者，別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於是湖常書舶，雲集於迎春門外之七星橋。（汲古閣主人小傳及錢謙益隱湖七君墓誌銘有學集卷三十一）探藏既富，構汲左閣目耕樓以儲之。患書無善本，又刻十三經，崇禎十七史，順治丙申（錢謙益毛氏新刻十七史序有學集卷十四）訪搜秘文，成津逮秘書。於是毛氏之書走天下。蓋絳雲而後，毛氏汲古閣，足爲後起之秀焉。

浙中藏書家，若烏程沈氏，若嘉興項氏，以區域言均限於浙西。浙東藏書之風，爲時較晚

。萬曆以後，山陰之祁氏淡生堂，餘姚之紐氏世學樓，黃氏之續鈔堂，始以藏書聞於時。淡生之藏，創始於祁承燦。爾者承燦精於校勘，沈酣典籍，所鈔之書，多世人所未見者。其藏書約自謂十餘年來，館穀之所得，饋粥之餘，無不歸之於書。度於載羽堂。萬曆丁酉（一五九七）俱燬於火。其後稍加哀集以淡生名其堂（澹生堂藏書目十四卷紹興先正遺書本）其後黃宗羲太冲（一六一〇—一六九五）搜羅典籍，淡生之精美，遂大半歸之。餘則歸趙氏小山堂。（全祖望小山堂藏書記結琦亭集外編卷十七）宗羲抱負內聖外王之學，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復借鈔之。建續鈔堂于南雷，以承東發之緒。並與許元溥，孟宏，劉城，伯宗（一五九八—一六五〇）約爲鈔書社。（黃宗羲思舊錄）世所罕見之書，多賴以得傳。同里紐石溪，有世學樓，儲度閎富。黃太冲曾見其小說家目錄，亦數百種。商氏之裨海，皆從彼借刻。崇禎庚午（一六三〇）其書初散。太冲僅從故書舖得十餘部而已。黃宗羲天一閣藏書記）

四民除范氏天一閣外，尚有陳自舜小同（一六三四—一七一）及陸寶。敬身全祖望謂黎州先生講學甬上，小同從之，性喜儲書，其儲藏爲天一閣之亞。（七賢傳結琦亭集外編卷十二）實，學者稱爲中條先生，藏書最富，亦多善本。（中條陸先生墓表結琦亭集卷十四）

萬曆以降，福建頗多藏書家。連江陳第，一齋（一五四一—一六一七）起家京營，歷官游擊將軍。性無他嗜，惟書是癖。枕函帳秘，借鈔於金陵焦太史，宣洲沈刺史者尤多。與涿州高儒子醇同爲明代武人中藏書最富者。旋燬於夫人之手，有世善堂書目。（知不足齋叢書本）此外如陳進季昭馬森孔養林懋和惟介謝肇淛在杭輩皆好收書。然捐館未幾書盡散亡。閩縣徐渤維起與曹學佺始狎主閩中壇坫，以博洽聞於時。所藏數萬卷，儲於汗竹巢，有汗竹齊藏書目。自謂王辰（一五九二）乙未（一五九五）辛丑（一六〇一）三爲吳越之游，庚子（一六〇〇）又有書林之役，迺撮其要者購之，因其未備者補之。更有罕覩難得之書，或卽類以來，或因人而乞，或有朋舊見貽，或借故家鈔錄積之十年，盈五萬三千餘卷。（紅雨樓藏書目叙）蓋閩中一藏書家也。

北方自明建國以來，藏書家寥寥可數。嘉靖間漢洲李廷相，夢野（一四七四—一五四四）有雙槍堂書目。開洲有晁璠，君石有寶文堂分類書目涿州有高儒子醇有百川書志二十卷章邱有李開先。伯華（一五〇一—一五六八）天啓以後，順天有孫承澤，耳伯（一五九二—一六七六）眞定有梁清標，玉立祥符有周亮工。元亮（一六二一—一六七二）此諸人者，惟章丘李開先爲冠。開先藏書之富，甲

於齊東。然經百餘年後，散逸無遺。西亭王孫朱睦㮮得其六半，餘則歸於徐乾學。健菴（一六一一—一六九四）及毛扆。斧朱子（一六四〇—？）

綜上所記，則明代私家藏籍之聚散，可以見其大略。明人好鈔書，頗重手鈔本。藏書家均手自繕錄，至老不厭。每以身心性命，托於殘編斷簡之中，而兵火迭侵，一生辛勤之力，頃刻雲散者，亦數見不鮮。豈天地菁英，有聚必散耶，抑當時缺乏公共收藏機關，有以使之然耶？吾人記其概略，益因之而有感矣。

### 三 清代私家藏書

清代私家藏書之盛，超逸前代，其故果何在？簡言之，則對於晚明理學一反動也。明代學術界虛僞之習，靡然全國。所刻之書，或沿襲舊訛，或竄改原文，昔人謂明人刻書而書亡，蓋有由矣。嘉靖以前，風尚近古，時有佳本。萬曆以後，風氣漸變，流弊極於晚季。流弊既多故有反動，反動之動機，一言蔽之曰恢復古書之舊而已。有清學者，以實事求是爲學鵠，力矯頹風，或廣蒐善本，親手校勘或繙刻孤本，以廣流傳。故校讎簿錄之學，絕勝前代而叢書之盛，卓越千古，儼然與類書對抗焉。反動之初期，雖斷斷於求真，而循是以往，流澤

益衍直接影響於藏書者甚鉅。是篇專列事實，略爲比次，未盡之義，容再爲文論之。

清代私家藏書，除二三家外，恆再傳而散佚然輾轉流播，終不出江南境外者幾二百年。殆楊至堂得藝芸書舍之經史佳本情勢始稍變。雖然，吳越之所以不爲藏書中心點者，晚明實啓其端緒。山陰祁氏澹生堂，江陰李氏得月樓，常熟趙氏脈望館，常熟毛氏汲古閣，甯波范氏天一閣，皆不出江浙之境者也。澹生之藏，于萬曆丁酉燬於火，後雖稍爲搜集，然精華多歸於黃太冲宗羲。餘則歸於趙氏小山堂，蓋二林意谷林之考，娶於祁氏之甥，其書爲館甥所得也。得月樓於順治乙酉易代之變，書盡散亡。脈望館則與懸罄室，屏載閣，七檜山房，三家之書，同歸於虞山錢氏絳雲樓。其巋然獨存而又影響於清代藏書者，則范氏天一閣，及毛氏汲古閣二家而已。

天一閣肇始于明嘉靖間，爲豐氏萬卷樓故物。豐氏爲清敏公稷之裔，自宋元祐以來，代有聞人，傳至豐道生坊藏度愈富，道生晚得心疾，潦倒於書淫墨癖之中，凡宋槧與寫本爲門生輩竊去者幾十之六，其後又遭大火，所字無幾。范堯卿欽先時嘗從道生鈔書，至是購其幸存之餘，又稍從王元美世貞互鈔以增益之。全祖望天一閣藏書記是以天一之藏，鈔本爲多。堯卿善收說經

諸書及未傳世之先輩文集，其所蒐集爲外間不習見者，十居五六。乾隆中開四庫館，多徵佚書於此。大師黃太冲，徐健菴，萬季野，阮伯元輩，皆就閣中鈔書。而當時士大夫，亦莫不以甬上觀書爲幸事。而書籍校讎亦恆以天一閣本爲定本，此影響於後代公私藏書者也。全閣純用磚甃，不用木植，故不畏火燭。閣通六間爲一，而以書廚間之，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義，故曰天一閣。閣前略有池石，乾隆三十九年詔委寅著前往看房間制造之法及書架款式，故詔建七閣參用其式。此影響於後代圖書館之建築者也。

汲古閣爲常熟毛子晉晉藏書之所。子晉喜刻書，四部之書，無不繙雕。所刻津逮秘書，雖取舍不嚴，而網羅巨帙，古書得藉是以傳，開藏書家刻叢書之風，有功於藝林至偉。毛氏父子又喜收書，於宋元刊本之精者，以宋元本圓式印別之。其有藏諸他處不能得，則選善手墨影鈔之，名曰「影宋鈔」字畫紙張烏絲印記，追摹宋刻，爲古今傑作。今毛鈔爲海內孤帙，雖羣相仿效，而無能出其右者。此影響於後世板本之研究者也。

明清之交，虞山藏書家，除毛氏外，尚有錢氏絳雲樓，及錢氏述古堂，此外如金陵黃氏千頃堂，崑山徐氏傳是樓，禾中曹氏倦圃，秀水朱氏曝書亭，仁和趙氏小山堂錢塘吳氏瓶花齋

，均著聞於一時。

與子晉同時同里而又有同嗜者，爲錢牧齋謙益錢氏既得劉子咸，錢功父，楊五川，趙汝師四家書更不惜重資，購古書百萬卷，所藏冠於東南，幾埒內府。中年攜拂水山房鑿壁爲架，晚歲居紅豆山莊，建絳雲樓以儲之。順治庚寅之冬，燬於一炬，爲江左書林一大厄。所遺書籍，大半皆脈望館校藏書本，盡以贈族孫遵王。會遵王自號也是翁，酷嗜宋槧本，擇最佳者，手自題跋，仿歐氏集古錄之意，撰讀書敏求記，凡六百一種，皆記宋板元鈔，及書之次第完闕，或繕寫刊刻之工拙，精於鑒別，爲一代賞鑒家。康熙五六年間，舉家藏宋刻之重複者，折閱售之於季滄葦振宜於是虞山藏書，漸歸於泰興矣。

當時江蘇藏書家，尙有金陵黃俞邵虞稷，及崑山徐健菴乾學，俞邵爲黃明立居中之仲子，本福建晉江人，俞邵僑寓金陵，遂籍上元。後預修明史，得入史館，乃益加蒐集，將乃父千頃齋書目詳爲注釋，成千頃堂書目。所著錄者，多存虛目，非真有藏本。朱竹垞謂原本爲明史藝文志稿，所載之書較官撰明史更爲詳博，故考有明一代之著述，終以是書爲可據。健菴爲大儒顧亭林之甥，富於資財，網羅壁簡，用是江浙數百里之間，簡籍不脛而走，遂盡歸於



傳是樓。健菴治禮頗勤，清初朝章典故制度，皆取之於健菴，通志堂經解，嫁名成容若，實出健菴手。

晚明藏書家，若鄞縣范氏，若山陰祁氏，以及清初之鄭氏二老閣，以區域言，均限於浙東，浙西無與焉。迨清初禾中曹潔躬，秀水朱竹垞，仁和趙谷林，錢塘吳尺鳧，始以藏書名，潔躬好收宋元人文集，有靜惕堂宋元人集目，又以傳布古書為職志，有流通古書約。竹垞博通羣籍，著經義考，最為該博。初得萬卷樓殘帙，通籍以後，所藏益富。直史館私以楷書手自隨被劾。眊疎詳錢林文獻續存錄有潛采堂宋元人集目錄，蓋繼倦圃而作者也。

仁和趙谷林，與其弟意林，世稱二林，谷林太儒人，朱氏為山陰祁氏之甥，故藏書中多澹生堂舊本。全謝山謂二林於祁氏諸本，別貯而弄之，詳全祖望小山堂藏書記及小山堂祁氏遺書記。蓋倦倦母氏先河之憂也。同時有吳尺鳧，亦富藏書，每得異本，彼此鈔存，互為校讎。瓶花齋藏書之名，稱於天下。仿晁陳二氏例著薰習錄，專紀所藏秘冊，叙述原委，與讀書敏求記相似，乾隆間詔開四庫館，采訪天下遺書。次子小谷玉，以古書百餘種進呈，與鮑以文廷博知不足齋，汪千陂，振綺堂，孫栗忱宗濂，畫松堂，汪秀峯，啟淑，飛鴻堂，各整比所藏，踴躍呈獻，以備天祿石

渠之選，蓋四庫全書能成爲蔚然大觀者，私家藏書與有力焉。

乾隆以降，海宇平定，學者得有餘裕以自厲於學。旣矯晚明刻書之陋，乃博徵善本以校讎之，而校勘學又彪然成一專門學。慮紹弓文昭之校逸周書，顧千里廣圻之校國語戰國策韓非子，孫淵如星衍之校孫子吳子，成績均有可紀。而此數人者，又以藏書相夸尙。盧氏藏書數萬卷，手自校勘，精審無誤，爲樓以貯之，名曰抱經。孫氏博學嗜古，尤善校書。初游畢秋帆沅節署，後又獲睹四庫館及翰林院藏書，每遇善本，借鈔無虛日。兩官東魯，搜藏益富，置之家祠，公之族人，蓋不啻當時之公共圖書館也。然乾嘉大藏書家，當推吳縣黃蕘圃丕烈爲巨擘。而長沙周仲蓮錫瓚，元和顧抱冲之選，吳縣袁又愷廷藏書亦極精博，所謂四大藏書家也。

蕘圃三十歲時，始收宋本書，嘉慶壬戌，構專室貯之，名之曰「百宋一廬」乙丑顧千里爲之賦，蕘圃自注之。越七年求古居宋本書目成，據其自題，百宋一廬賦後，所收宋本，俱登此自。二十年之中，所獲宋刻幾二百種。蕘圃治目錄學極精審，賞鑑之名冠天下，儼然目錄學之盟主也。王芑孫謂蕘圃非惟好宋本書實能讀之，於其板木之後先，篇第之多寡，音訓之

異同，字畫之增損，及其授受源流，繙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裝綴之精粗敵好，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王芭孫黃堯圃陶陶室記 墓圃自號佞宋主人歲終輒祭書以爲常，而每得奇書，莫不繪圖徵詩焉。

與墓圃同時好除周顧袁三氏外，海昌有吳槎客及陳仲魚暨常熟有陳子準及張若雲海，福州有陳蘭麟徵之。槎客得其鄉前輩馬氏道古樓，查氏得樹樓之殘帙，多宋元精槧，築拜經樓以藏之。聞墓圃有「百宋一廬」遂自題其居曰「千元十駕」意在千部元板，遂及百部宋板，如駑馬十駕也。子壽鳴取拜經樓書有題跋者，手錄成帙，爲題跋記，同邑陳仲魚爲墓圃至友，藏書於士廌堂，多宋雕元刻，後歸馬二槎韻之吟香山館。

常熟陳子準，專搜集邑人著述及有關常邑之文字，庋於稽瑞樓。鄉人張若雲與其兄靜谷皆好藏書，以剗刷古書爲己任。其姪月香金吾亦善收書，而對於金元兩代遺集，搜訪尤勤，儲之于愛日精廬。陳張所藏，多錢毛兩家故物，惟張則樂與人共，有叩必應，陳則一室靜研，慎於乞假，黃廷鑑陳氏無子，沒後書盡散。而張氏所藏，多爲負債者傾囊倒篋捆載以去，書二友記 未幾書亦散亡。蘭麟遙在閩南哀然爲大藏書家。先是墓圃影宋鈔本歸於王楊甫，後蘭麟爲全

浙江，又得之惕甫，以入帶經堂，然未幾又散出，大半歸於周季貺。星詒季貺精於目錄之學，絳誤遣戍，盡以所藏歸於吳中蔣香山鳳藻。

黃蕘圃士禮居書藏，晚年歸於汪閔源士鐘之藝芸書舍。汪氏廣搜宋元舊刻，復收周氏水月亭，顧氏小讀書堆，袁氏五研廬之藏，藏弄益富。又得蕘圃千里諸人爲之評定，故所獲既精且博。道光辛亥壬子間往往爲楊至堂以增所得，以貯海源閣。咸豐庚申以前，書漸散失，長編鉅冊，皆歸菰里瞿氏鐵琴銅劍樓，及上海郁氏宜稼堂。

道光末年，上海郁萬枝松年善搜羅典籍，復饒於財，梯航所至，訪求不遺餘力，盡收藝芸書舍，水月亭，小讀書堆，五研廬之藏。全國精華，集於滬濱，儼然乾嘉時之黃蕘圃也。洪楊之亂，江南圖書之厄，不減五季，其兵燹所殘剩者，北則歸於聊城，楊氏海源閣，南則歸於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而當時東南士大夫以藏書聞於海內者有三人焉，一仁和朱修伯學勤，一豐順丁禹生<sup>日昌</sup>，一長沙袁漱六<sup>芳瑛</sup>，朱氏結一廬之書，多得之長洲顧氏藝海樓及仁和勞氏丹鉛精舍，丁氏持靜齋之書，多得之上海郁氏宜稼堂，而袁氏臥雪廬之書，則多得之蘭陵孫氏祠堂。

同治初元，宜稼堂之書，散失殆盡，所收藝芸書舍之藏，歸於海源閣，其他宋元舊槧名抄精校歸於持靜齋，其餘精帙，俱歸陸氏誦宋樓。而持靜齋之書，旋復分散，今歸涵芬及樓日本，結一廬之書，今歸豐潤張氏，臥雪廬之書，於光緒壬申散出，今歸德化李氏，書卷聚散之速，良可慨矣。

陸剛甫心源既獲宜稼堂書，又得周星詒諸家之殘插架益富。時備兵南韶，富於資財，故不惜重貲，羅置鄴架，十餘年來，凡得書十五萬卷。讀亭林遺書喜之，以儀願顏其堂，又構誦宋樓，儲宋元舊槧。十萬卷樓，儲明後秘刻及精抄精校。

誦宋十萬實分一室爲二別於澗園中建守先閣，以

儲尋常鈔帙。自喪亂以後，藏書之家多不能守，誦宋樓之藏，遂雄於江南，與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聊城楊氏海源閣，錢塘丁氏八千卷稱樓四大藏書家，足與乾嘉之黃周顧袁相輝映。

剛甫卒於光緒甲午越十三年，其子純伯樹潘盡以所藏以十一萬八千元售於日人岩崎氏之靜嘉堂文庫，其先人所收之長編鉅冊，船載而東，遂不復見於中土。而丁氏八千卷樓，於宣統初歸於金陵江南圖書館。

今名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在南京龍蟠里

其歸然獨存者僅南瞿北楊二家而已。

光緒中葉以降，藏書家若吳縣潘伯寅祖蔭常熟翁叔平同歸，宗室盛伯希，江陰繆筱珊

荃孫湘潭袁漱六芳瑛元和江建霞標，百宋千元，相與競美。卒以子孫不能承其家學，所著蕩然泯焉。嗟呼，往事已矣，今日藏書家如江安傅氏增湘德化李氏盛鐸武進董氏康長沙葉氏德輝烏程張氏鈞衡上元鄧氏邦述均足與瞿楊之藏相發明。吾人爲文獻計，甚望其能長守故都也。

綜上所述，可知有清一代藏書，幾爲江浙所獨占，考證之學盛於江南者，蓋以此也。明刻肌改錯訛妄刪舊注，清儒苦之，遂寶宋本。而喪亂之餘，古書多燬於火，書價大昂，遂開藏書秘密之風；風氣所播，影響於古書之流通甚鉅，然私家藏書愈秘不示人，愈不能永其傳。當其聚也，窮畢生精力而爲之，縮衣節食，引而弗替，迨其後也，非遭兵燹而散亂無遺，卽爲有力者捆載而去。一轉瞬間已散爲雲烟，加以書目簡略，後世研究書史者，亦無所稽考。此又清代藏書家之普遍現象也。蓋載籍之厄，以中國爲最甚。全國缺乏公共收藏機關，實學術不發達之主要原因。此則願今之服務典藏者，有以力矯之矣。



# 目錄學

宜賓毛 坤體六編

## 第十二章 目錄上

目錄之種類，前已言之。每類之下，有書數種至數十百種不等。詳舉而博辨之乃目錄考之事，非本課區區一章所能詳盡。然目錄乃前人對於目錄學上諸見解之遺蹟，與夫今日考核從前書籍之所取資，故承學之士，又不得不略識其藩籬。茲取今尙留傳易得而資實用者若干種略述之。

### 第一節 公家藏書目錄

所謂公家藏書目錄者，凡皇室之中祕館閣，國家之衙署學校，以及今日之各省縣市公立圖書館等所藏書籍之目錄屬之。漢唐以來直至清末，公家書籍大都收藏於中祕館閣之間。所謂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是也。而各代藏書，類皆編有目錄，然年久散逸，存者甚少。若七略別錄，若比錄，若崇文，總目皆能於一時代中，總書籍之大成者，今僅後人掇拾叢殘，偶可窺見一鱗半爪耳。

劉向別錄一卷 清洪頤煊輯 嘉慶甲子問經堂叢書經典集林本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清



馬國翰輯注

劉歆七略一卷 清洪頤煊輯 經典集林本

以上二書，今雖輯出不多，然學者均重視之，以其討論目錄之書，此為最古也。而班固漢書藝文志，又皆模仿七略而來。清姚振宗有七略別錄佚文一卷，七略佚文七卷。珍本叢刊本 快閣師石山

房叢書浙江省立圖書館出版孫德謙有劉向校讐學纂微一卷，陰庵四種本文 商務本已絕版章炳麟有徵七略，薛祥綬有七略疏證

，載國故月刊中武陵余季豫先生有別錄一卷七略一卷提要，載北平圖書館月刊四卷 中題曰目錄要籍提要羅根澤有別錄闡微一文

，見圖書館學季刊三卷三期而嚴氏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所輯劉氏父子之文，尤為詳盡。

崇文總目 宋王堯臣等奉勅撰 郡齋讀書志作一卷又六十四卷 直齋書籍解題一卷

通考六十四卷 萬春堂一卷 千頃堂八千卷樓江南圖書館均六十六卷 天一閣阮目

六十五卷 詒宋樓六十二卷 竹垞庵孫氏祠堂書目均十二卷 結一廬六十卷 楊氏

觀海堂有日鈔六十六卷本 四庫提要謂原本六十六卷 著錄者係輯永樂大典十二卷

錢東垣輯有崇文總目輯釋五卷 補遺一卷 有漢筠齋叢書本粵雅堂重刻本後知不

足齋叢書本

是書蓋合昭文，史館，集賢，祕閣四處之書而著錄之者也。原本每條之下具有論說，後爲傳抄者刪去論說，只餘書名。提要歸獄於鄭樵，然崇文總目之無序釋，與鄭漁仲初無關係。杭世駿道古堂集卷二十五，已駁朱氏之說。錢大昕養新錄卷十四，考之尤詳。至乾隆修書時，已只於大典中輯出十二卷，而後之藏書家往往仍著錄六十餘卷，大抵依據所餘總目分卷，未必具有序釋之原書也。

明之文淵閣書目，清之四庫全書總目，天祿琳琅書目，則公家藏書目錄之至今尙存者也。

文淵閣書目二十卷 明楊士奇編四庫作四卷 讀書齋叢書本 郁氏宜稼堂接氏人月雙

清閣丁氏持靜齋均有傳鈔本 近時烏程張氏取丁接二本校刊入適園叢書爲內閣藏書

目錄八卷卽張萱等重編本

是書蓋合永樂時南北藏書著錄者。以若干部爲一櫥，若干櫥爲一號。依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得二十號，五十櫥。文淵閣藏書之書架目錄也。其所著錄，今無傳本者已多。藉此書之存，尙可見有明一代祕閣藏書之概梗焉。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 清紀昀等撰 武英殿大字本 閩省覆本 粵省覆本 謝啓昆刻本 揚州本 廣東小字本 大東書局附索引本 通行本 近人從四庫全書每書卷首逐錄彙訂本與校刻本及聚珍版各書所錄不同之處甚多

評述是書者甚多。鄭堂讀書記所論最爲簡核。其言曰「乾隆卅八年命撰四庫全書，於每書之前，命館臣各撰提要一篇，撮取著書大旨。復命將各提要合編爲總目，俱照全書之例，以經史子集分爲四部。每部之前，各冠以總叙，撮述其源流正變以絜綱領。凡分經部十類，史部十五類，子部十四類，集部五類。每類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詳述其分併改隸以析條目。每類之中先以文淵閣著錄者列前，而以附存其目者列後。或流別繁碎者，又分析子目，使條理分明。如其意有未盡，義有未該者，則或於子目之末，或於本條之下，又附注案語以明通變之由。所列諸書，各以時代爲次。其歷代帝王著作，從隋書經籍志例冠各代之首。至於列朝聖製，特命各從門目。并於各朝著作之前，每書之下，各注某家藏以不沒所自。其坊刻不可專題，則注曰通行本。各書編次先後，概以登第之年，生卒之歲，爲之排比。或據所往來唱和之人爲次。無可考者則附本代之末。釋道閹宦寺以及外國之作，亦各從時代，不復區

分，至於箋釋舊文則仍從所注之書，而不論作注之人。若袁輯舊文而自爲著述，與因原書而考辨者事理不同，則仍隨時代編入。每書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衆說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皆詳爲訂辨，巨細不遺；而人品學術之醇疵，國典朝章之法戒，亦未嘗不各昭彰輝，用著勸懲。其上者悉登著錄，罔至遺珠；其次者亦長短兼臚，瑕瑜不掩。其有言非立訓，義或違經，則附載其名，兼匡厥謬。若夫尋常著述，未越羣流，雖咎譽之感無，流傳之已久，準諸家著錄之例亦併存其目，以備考核。統計著錄一百二卷，存目八十七卷，著錄存目併者十一卷，總二百卷。冠以聖諭一卷，進表職名一卷，凡例一卷，門目一卷。竊謂自漢以後簿錄之書，無論官撰私著，凡卷帙之繁富，門類之允當，考證之精審，議論之公平，莫有過於是編者矣。

後以乾隆三十九年總目卷帙浩繁，別撰簡明目錄。祇就文淵閣著錄之書，載某書若干卷，注某

朝某人撰。又約提要之文，略述作書大旨。所分門類并著錄之書，一依總目次序。凡經四卷，史部四卷，子部六卷，集部六卷，總二十卷。簡明目錄版本甚多中且有不同者其詳可參閱鄭堂記

其他邵懿辰之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二十卷，宣統三年仁葉德輝之四庫全書版片考二十四卷，

楊立誠之四庫目錄略。浙江圖書館本則重釋其版本者也。范志熙之四庫全書總目韻篇，稿本現藏北平圖書館陳乃

乾之四庫總目索引，大東書局總目本楊立誠之文瀾閣目錄，浙江圖書館本陳援庵先生之四庫撰人錄稿本，則

重在檢查者也。費莫文良之四庫書目錄二十卷，同治庚午自刻本胡虔之四庫全書附存目錄十卷，乾隆

癸丑桐城胡氏刻袖珍本則僅存其目而無解說者也。阮元之研經室外集五卷，一辨四庫未收書目提要全集

僅載書名撰人無提要則僅存其目而無解說者也。阮元之研經室外集五卷，一通本行本胡玉縉之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續篇

東書局總目提要後附本研經室經進書錄四卷，及宛委別藏正續書目提要，胡玉縉之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續篇

，周雲青之四庫未收書目提要補四卷，則補當時四庫未經收進之書也。四庫全書考證一百卷

，及陳援庵先生之四庫全書考異，余季豫先生之四庫提要辨證，孫德謙之四庫全書提要校訂

一卷，胡玉縉之四庫全書提要補正，則考訂其得失同異者也。任松如之四庫全書答問，則敘

述其歷史掌故者也。上海啓智書局排印本黃文弼之續四庫書目略說明書，北京大學油印本有續纂之計畫而未行；

丁福保周雲青之四庫總目錄提要，行之而未尙成者也。僅出樣本一卷上海醫學書局印本靈鷲閣叢書中之四庫全

書總目提要四部類叙一卷，靈鷲閣叢書第一集本及周雲青之四庫提要類叙箋注，上海醫學書局印本則割截提要類叙

單行者也。邵晉涵之南江書錄一卷，姚鼐之惜抱軒書錄四卷，則分纂四庫提要之稿也。

浙江採進遺書總錄十卷閩集一卷 清沈初等編 杭州刊本。

天祿琳瑯書目十卷續編二十卷 傳鈔本 光緒甲申長沙王先謙刻本 前編于敏中等撰  
續編彭元瑞等撰。

天祿琳瑯乃清代祕府藏度善本書籍之所。前編書目，乾隆時撰。其中亦以經史子集爲類。而每類之中宋金元明刊本及影寫宋本，各以時代。或一書而兩刻皆工，一版而兩印皆好，則兩本併存。每書各有解題，詳其鈐梓年月，及收藏家題識印記。并一一考其時代爵里。著授受之源流。後篇體例，一依前帙。前篇書四百部，後篇則六百六十三部。前篇宋元本外，僅金刻一種，後編則宋遼金元五朝俱全。鑑別頗稱精審，然亦間有不確者。此項書籍，今日所存，已無幾何矣。參閱施廷鏞故宮圖書記及天祿琳瑯查存書目，均見圖書館學季刊一卷中可知其大概。今日藏書家考核鑒別古本書籍之時，大都以此爲準，目錄中有用之書也。

公家藏書除內府而外，各省官廳衙署，府縣學宮亦多有藏度圖書者惟有目錄者少耳。清修四庫全書，雖分藏於南三閣，北四閣，然內容相同，目錄無異。清末以還，政府直轄各部及各省省立圖書館，始稍稍收集圖書，間編目錄。民國以來，大學圖書館收藏之風，於焉以盛。爲檢查便利計，類皆有目錄之編製印行。自今後之趨勢觀之，則典雅莊嚴之國立圖書館

，通俗普及之公共圖書館，將繼之而興矣。茲擇其間較為重要數種目錄略述之。

京師圖書館目錄，寫本北平圖書館目錄，印本南京國學圖書館目錄，印本天津直隸圖書館書目

湖北省立圖書館目錄，印本浙江省立圖書館書目，印本無錫縣立圖書館書目，印本大公圖書館書目，印本

東方圖書館書目，印本公立圖書館目錄之重要者也。北京大學，中央大學，清華大學，廣東大

學，武漢大學，南開大學，燕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各圖書館之目錄，或有印本或僅卡片

，學校圖書館目錄之重要者也。

第二節 私家藏書目錄

私家藏書，由來甚古。樞齋文志所著錄及崇文總目，玉海等書所引，唐時已有目錄。如唐吳兢有吳氏西齋書目一卷，唐鄭齋有羣書解題八十卷等是。惟今已亡佚。私家目錄，存於今者，當自宋始。然亦僅晁志陳錄尤目數家而已。明清以來藏書之風盛行，所存目錄亦多。繆藝風謂諸家所撰，或略或誤，或別有取義，乃藏書家所貴，非讀書家所亟。是也。舉其重要者數家，列之於後。

那齋讀書志 宋晁公武撰

是書今行世者，有衢本袁本之別。晁公武門人姚應績，取原書編爲二十卷，南充游鈞得

蜀本，傳刻於衢州，是爲衢本。

摺中溶藏鈔本，嘉慶乙卯汪士鍾刻本  
光緒甲申王先謙刻本附趙氏附志二卷

趙希弁於公武原志四卷之後，

復以其家所藏之書，摭其未備，別撰附志，益爲五卷。嗣衢本出，復取所增入者釐爲後志二

卷。淳祐己酉庚戌，先後刊於宜春郡齋，是爲袁本。康熙未葉，海寧陳師曾得舊鈔元本，

據以刊行。迨嘉慶間瞿中溶得不全舊鈔衢本，一時傳爲祕笈。因是有清一代之藏書家如錢大

昕，孫星衍，阮文達，顧千里，錢泰吉諸人皆右衢而左袁。近張元濟於宋槧

淳祐袁州刊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所藏

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跋中，始爲袁本不平，因翻舊案。是書內容，分類置書，書有解題，馬

端臨作經籍考全以是書及陳氏書錄解題爲據。四庫提要謂南陽井憲孟爲四川轉運史，家多藏

書，悉舉以贈公武。乃躬自校讎，疏其大略爲此書。時方守榮州，故名郡齋讀書志。是也。

直齋書錄解題二十二卷

宋陳振孫撰

明萬曆間武林陳氏刻本

武英殿聚珍版本

閩

贛杭三省覆聚珍本蘇州局本

江陰繆藏舊鈔本尙是陳氏原書

又邵目云盧氏抱經堂

有訂正此書五十六卷次序與聚珍本不同係從元刻重校似未刊吳槎客後又增校陳仲魚

有跋





是書內容，四庫提要謂：「其例以歷代典籍分爲五十三類，各詳其卷帙多少，撰人名氏，而品題其得失，故曰解題。經之類凡十，史之類凡十六，子之類凡二十，集之類凡七。馬端臨經籍考惟據此書及讀書志成編。古書之不傳於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匡略。其傳於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僞，核其異同。」是也。

遂初堂書目一卷 宋尤袤撰 說郛本 海山仙館叢書本 常州先哲遺書本 宋志初誤作安

是書著錄之例，略與史志同。惟一書而兼載數本，以資互考，則與史志小異耳。宋人目錄存於今者，崇文總目已無完書，惟此與晁陳二書爲最古，固考證學家之所必稽矣。

菴竹堂書目 明葉盛粵雅堂叢書本

萬卷堂書目四卷 明朱睦㮮撰 觀古堂彙刻書本 玉簡齋叢書本

天一閣書目十卷 清阮元重編 嘉慶戊辰阮氏文選樓刻本

天一閣現存書目六卷 清薛福成撰 光緒乙丑薛氏刊本

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 清黃虞稷撰 適園叢書本

澹生堂書十四卷 明祁承燦撰 紹興先哲遺書本

世善堂藏書目錄二卷 明陳第撰 知不足齋叢書本

百川書志二十卷 明高儒撰 長沙葉氏校刊本

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一卷 明毛扆撰 士禮居叢書本 目嗜書目附刊本 又汲古閣書

目補遺一卷 清鄭懋德撰 小石山房叢書本

以上數目爲明代藏書目錄之較著者。某目叙次體例，大率本之馬端臨經籍考。其書凡爲冊者四千六百有奇，爲卷者二萬二千七百有奇。在儲藏家稱極富，故於舊書著錄爲多。獨其不載撰人姓名，頗傷闕略耳。萬目著錄之書凡一千五百部，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卷。仿唐人法編爲四部，用各色牙籤之識別。人代姓名，各具撰述之下。天目所載，俱詳其撰人卷數及刊本鈔本之別。又大半節錄原序以存崖略，頗便循覽。千目所錄，皆有明一代之書。體例甚善。明史藝文志頗採錄之。澹目之後附有書約一卷，雖爲其子孫設，實可爲天下法焉。世目經義考引作一齋書目。其書借鈔於金陵焦氏宣州沈氏者爲多。其體例於經部後分四書部。子部別出各家一部，列於集部之後。而子部則又列於史部之前。百目焦氏經籍志著錄，凡分經史

子集四志，細列九十三門，尙屬明細。間有注崖略者，皆習見之文。汲目乃毛扆手寫與潘稼堂卽欲出賣其書之底本。凡宋版影鈔，元人手鈔，以及舊鈔精鈔，并書之價值無不備載。間叙書之源流優點甚詳。日後有說明云：『至於精鈔之書，每本有費四兩之外者。今不敢多開。所謂裁衣不值緞子價也。在當年鈔時，豈料有今日哉！』亦可憫矣。

絳雲樓書目四卷補遺一卷 清錢謙益撰陳景雲注 粵雅堂叢書本無補 觀古堂彙刻本

也是園藏書目十卷 清錢曾撰 玉簡齋叢書本

季滄葦藏書目一卷 清季振宜撰 士禮居叢書本 續粵雅堂本

傳是樓書目四卷 清徐乾學撰 辛亥王存善印本

又宋元版書目一卷附錄一卷 玉簡齋本

好古堂書目四卷 清姚際恆撰 國學圖書館影印錢塘丁氏藏鈔本

孫氏祠堂書目內篇四卷外篇三卷 清孫星衍撰 嘉慶庚午金陵孫忠愍祠堂刻本 木樨

軒本

百宋一廬書錄一卷 清黃丕烈撰 適園叢書本

又百宋一廩賦一卷

顏展圻撰黃丕烈注思適齋集今濫刻五種本又求古居宋本書目觀古室刻本

知聖道齋書目四卷

清彭元瑞撰

玉簡齋本

愛日精廬藏書志二十六卷續四卷

清張金吾撰

嘉慶庚辰活字二卷本

道光中自刻本

光緒丁亥吳縣徐氏活字本

海源閣書目四冊

清楊紹和撰

又宋元鈔本書一冊

江標編

宋元書目三種本

又楹書餘錄五卷續編四卷

楊氏家刻本

版已殘缺近由武進董氏補完印行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二十四卷

清瞿鏞撰

瞿氏刻本

董氏誦芬氏刻本

鐵琴銅劍樓宋元本書目四卷

清江標編

宋元書目三種本

函宋樓藏書志一百二十卷續四卷

清陸心源撰

光緒壬午陸氏十萬卷樓刻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四十卷附錄一卷

清丁丙撰

杭州刻本

八千卷樓書目二十卷

清丁仁撰

錢塘丁氏聚珍本

藝風堂藏書記八卷續記八卷

繆荃孫撰

光緒壬午癸丑繆氏先後自刻本

以上數目爲清代私家藏書目錄之較重要者。錢氏絳目所載，中多善本，惜其劫後，不復見於人間也。目四庫存目作述古堂書目，自稱次第頗効焦氏體例，但所立門目全與焦氏異，與讀書敏求記亦自不同。凡分大類七，小類一百三十九，有時頗有特識。季目載宋元版刻以至鈔本幾於無所漏略。述古堂書目叙稱其舉家藏宋刻之重複者，折閱舊之泰與季氏。故季氏書半出錢氏，而其所記較錢氏尤詳。傳目以千字文編號，一字爲一櫛，凡五十六櫛，櫛分四格，略以四部度置。大凡三千九百餘種。每種上記卷數，下記冊數。頗有今日編目之意。姚目最近始出，未有柳貽徵跋述姚事甚詳。全書子目多特創立。如史部有器用蟲魚方物川瀆，子部有類家。經子二部均有彙集，皆其特色。末附收藏宋元版書籍凡數十種。孫目分爲經學，小學，諸子，天文，地理，醫律，史學，金石，類書，辭賦，詩畫，小說等十二類，頗能打破四庫而有與今日分類暗合者。百錄自序謂此百種中，完者半缺者半，皆世所罕祕者。不但時刻惡鈔，未可同日而語，卽影宋本不能附驥以行。張鈞衡跋謂此宋槧本一百二十種，較顧賦只短十種。收藏既富，議論均合。無臆斷無偏見，固天下後世讀書人所當推奉者矣。知日向無刊本，光緒戊申上虞羅氏於黃陂陳毅士可處見鈔本七卷，因遂錄一冊，併爲四卷付刊。

。愛志乃張氏十餘年間小大彙收今古並蓄，及其先人舊藏之總載。合約八萬餘卷。於金元刊代遺集，更加意搜訪，中多當世絕無僅有之書。海源閣之書多得之於汪闥源，汪又多得之於黃蕘圃。其目分經史子集四類，每類中復分宋本元本校本鈔本等子目。如已編入楹書偶錄則注出之。楹書偶錄者楊氏取其所藏分宋元各本，記其行款格式之題跋也。常入邑自雲絳古汲日稽瑞二百餘年間儲藏家代不乏人。皆先後散逸今尙巍然獨存者惟瞿氏而已。陸氏所得藏書，凡十五萬卷，而坊刻不與。其宋元刊及名人手鈔手校者，儲之甬宋樓中。採世所罕見者，輯其原委，仿貴與馬氏，竹垞朱氏，月琴張氏例，成此藏書志一百二十卷焉。善八兩目皆錢塘丁氏藏書。繆荃孫善志序有云。錢塘丁文松生收藏日富，造八千卷樓度藏之。又爲考其事實，臚其得失，載其行款，陳其同異，成藏書志四十卷。實能上窺提要，下兼士禮居之長，賞鑑考訂兩家合而爲一。其所長則有二焉，一在收明人之著述也，一則掇鄉先輩之叢殘也。其餘李筠嘉之慈雲樓藏書志，耿文光萬卷精華樓藏書記頗難得略之。

觀古堂藏書目四卷 葉德輝撰 丙辰長沙活字本

涵芬樓舊書目錄新書目錄 張元濟撰 活字本

適園藏書志 張鈞衡撰 南陵張氏家塾本

嘉業堂藏書志 劉承幹撰

隨庵徐氏舊書志 徐乃昌撰

無錫丁氏藏書志 丁福保撰

△觀古堂藏書目 葉德輝撰 觀古堂刻本

靜嘉堂祕籍志五十卷 日本河上熊撰 日本大正丁巳七月刻本

以上數目爲最近藏書家之目錄。然頗有藏書甚多，尙未編目，或雖有目而迄未印刻者

丁福保四部書目總錄序舉近今國內藏書家殆遍錄之以備參考；其言曰「福保性嗜藏書，自廿載以來，日從舊書肆搜訪典籍，四部之儲，稍爲完備。又海內談收藏者，若常熟瞿良士啓甲，南海劉翰怡承幹，江安傅沅叔增湘，南陵徐積餘乃昌，華陽王雪澄秉恩，海鹽張菊生元濟，烏程蔣孟蘋汝藻，周夢坡慶雲，上虞羅叔蘊振玉，子敬振常，武進董授經康，武昌徐行可，北流陳柱尊柱，南通馮翰飛雄，福建林石廬鈞諸先生，以及日本高田忠周君，瀧川龜太郎

君等。皆銳志蒐羅，庋藏尤富。均屬同好，時可商借，故所見益多。亡友江陰繆藝風荃孫，長沙葉卽園德輝，吳興張適園鈞衡，貴池劉聚卿世珩，同縣孫洵儒毓修諸先生。所收藏舊刻舊鈔，四庫未收之書，名家孤稿，亦極豐富。惜歿後所藏已多分散，幸藉有藏書志讀書記，得以考見其收藏各家著述之梗概。

至於私家藏書目錄之優劣，繆荃孫適園藏書志序所云可見一斑。其言曰。「藝文有志原出更生。目錄標名始於高口。全書存於今者，祇有晁陳二家。……遵王敏求記，略述源流。每多議論。宋元不辨，鈔刻不分。嫌心得之無多，墮古董之結習。月香愛日臚列叙跋，未舉異同。雖略勝于前型猶推爭巨擘。近來海內藏書家各有書目。持靜最劣，瓘里最善。聊城聯綴跋語，自記無多。爾宋過事鋪張，鏗陋不少」云云

### 第三節 史乘目錄

所謂史乘目錄，指其目錄載於史籍中者也。茲舉其著者，數種列之。

漢書藝文志一卷 漢班固撰 漢書本 八史經籍志本 圖書集成本

漢志爲現存目錄之最古者。依據七略編述而成。目前有總論一篇，略論書籍之歷史。次



分類編目，目備總曰凡若干家若干篇。每類目畢，繫以總論，略論該類學術之變遷。內分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神仙，方技等類。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三百六十九卷。後世目錄學者，極重視此書，研究之者頗多。以余所知現存者有漢書藝文志考證十卷，宋王應麟撰 玉海附刻本漢書藝文志條理八卷漢書藝文志拾補八卷，清姚振宗撰 快閣師石山房叢書本（即浙江圖書館珍本叢刊）漢書藝文志舉例孫德謙撰 活字本 陰翁四種本（家刻本）漢書藝文志辨偽一卷，康有為撰 偽經考中漢書藝文志姚氏注解七卷，姚明撰 甲子活字本（武昌高師講義）漢書藝文志講疏頤實撰 商務印書館本（東南大學講義）漢書藝文志箋，許本裕撰 載固故月刊（不全）漢書藝文志拾遺王重民撰 北海月刊等。

其末途常單行，僅載於他書中，如齊召南漢書考證，錢大昕漢書辨疑，朱一新漢書管見，周壽昌漢書注校補，沈欽韓漢書疏證，王先謙漢書補注等亦可供參考。

隋書經籍志四卷 唐長孫無忌等撰 隋書本 八史經籍志本 圖書集成本

隋書經籍志五十三卷 清章宗源撰 快閣師石山房叢書本 湖北崇文書局本 僅有史部十一

三卷 楊守敬有隋書經籍補證稿未刊 隋書經籍志糾謬一卷 康有為撰 偽經考本

舊唐書經籍志二卷 宋劉昫等撰 舊唐書本八史經籍志本

唐書藝文志四卷 宋歐陽修宋祁等撰 新唐書本 八史經籍志本 圖書集成本

宋史藝文志八卷 元脫脫 宋史本八史經籍志本 圖書集成本

明史藝文志四卷 清張廷玉等撰 明史本 八史經籍志本

以上數種為史中原有之志。袁同禮先生謂隋志分類無甚錯誤，其缺點為不甚精確。舊唐志不佳，零錄時未見原書，頗多遺漏，後人考得為趙瑩所作。無小序，大抵根據毋瓊古今書錄而成。新志有小序有註，較舊志為佳。宋志最下，以其所根據之三朝，兩朝，四朝等目錄均不佳也。明以前各志，係凡存之書皆為著錄。明志則只著錄本朝之作，頗佳。以修明史費時最久，與其事者，又皆一代聞人，如黃黎洲，張玉書，徐乾學，顧亭林等是。廠肆近出明史藝一部，乃王鴻緒家塾師萬斯大手編。現藏大高殿，較王藝及明史溢出甚多。其中之藝文志，亦全不同。清史藝文志出世不久，錯誤頗多。

國史經籍志六卷 明焦竑撰明 萬曆庚寅金陵刻本 明曼山館本 粵雅堂叢書五卷本

圖書集成本

皇朝經籍志六卷 清黃本驥撰 三長物齋叢書本

以上二種備采爲史中原有之志而未用者。

補續漢書藝文志二卷 清錢大昭撰 積學齋本 廣雅叢書本 史學叢書本 昭代叢書

本

後漢藝文志四卷 清姚振宗撰適園叢書本

補後漢書藝文志一卷 清顧懷三撰 金陵叢書本 小方壺齋叢書本 廣雅叢書本 史

學叢書本

補後漢書藝文志二卷 清侯康 嶺南遺書本 廣雅叢書本 史學叢書本

後漢書藝文志一卷 考十卷 曾樸撰(卽東亞病夫) 單行本撰 光緒廿二年刻本。

補後漢書藝文志，另有勞頌，洪貽孫二家。當以曾氏所補最佳。考侯書分部悉依隋志、

且闕集部。出入之間，亦多凌亂。較曾書少一百八十六部。錢氏書所得較侯氏書尤少，且無考證。洪氏書據受經堂書目僅一卷。勞氏書據錢泰吉甘泉鄉人稿所言，亦僅以錢氏分部不古，因爲改從漢志。

三國藝文志四卷 清姚振宗撰 適園叢書本

補三國藝文志四卷 清侯康撰 嶺南遺書本 廣雅叢書本 史學叢書本

補三國藝文志一卷 清金門詔撰 史學叢書本

補晉書藝文志四卷 清吳士鑑撰 光緒甲辰自刻單行本

補晉書藝文志六卷 清文廷式撰 宣統己酉湖南活字本

補晉書藝文志四卷 清丁國鈞撰 廣雅叢書本 史學叢書本 光緒甲午自印活字本

補五代史藝文志一卷 清顧懷三撰 金陵叢書本 廣雅叢書本 史學叢書本 光緒丁酉傅氏金陵叢刻本

西傳氏金陵叢刻本

宋史藝文志補一卷 清倪燦撰 金陵叢刻本 廣雅書局本 史學叢書本

宋史藝文志補一卷 清盧文弨撰 羣書拾補本 紹興先正遺書本 八史經籍志本

補元史藝文志四卷 清錢大昕撰 江南刻本 廣雅書局本不全 史學叢書本 八史經籍志本 黃丕烈校刻本

籍志本

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一卷 清金門詔撰 金東山集本 廣雅叢書本 史學叢書本 八

史往籍志本 昭代叢書本

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一卷 清倪燦撰 廣雅叢書本 史學叢書本 圖書集成本

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一卷 清盧文弨撰 羣書拾補本 紹興先正遺書本 重刻單行本

八史經籍志本

以上數種，爲史中原缺而補之者。

通志藝文略八卷 宋鄭樵撰

通志續通志藝文略八卷 乾隆三十二年奉勅撰

皇朝通志藝文略八卷 乾隆三十二年奉勅撰

文獻通考經籍考七十六卷 元馬瑞臨撰

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十八卷 乾隆十二年奉勅撰

皇朝通考經籍考二十八卷 乾隆十二年奉勅撰

玉海藝文部 宋王應麟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 康熙勅撰

溫州經籍志二十四卷 清孫詒讓撰 浙江書局單行本較溫州府志經籍志增多

金華經籍志二十七卷 胡宗林撰 續金華叢書本

台州金籍志十二卷 清項元勳撰 浙江圖書館活字本

湖錄經籍考六卷 清鄭元慶撰 嘉業堂叢書本 湖錄全書已失僅在此類

海昌經籍志四卷 清管廷芬撰 江寧鄧氏藏管氏手稿本

海虞藝文志六卷 清姚福均撰 光緒丁酉印本

杭州藝文志十卷 清吳慶坻撰 長沙刊本

畿輔書徵四十卷 徐世昌撰

南獻遺徵 清鄭文焯撰 江蘇局本 專輯有清學人未刊書今諸書頗多刊行者可閱范希

曾南獻遺徵箋

按史家目錄，始於漢書藝文志。斷代為史，亦始於班固。稍後則斷代史中，有書籍之簿錄者，若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明史藝文志，等皆因官家之藏書而為一朝存書之總志。然史家斷代為史，或於藝文之紀，竟付闕如，或即志經籍藝文，而限於斷代。自宋鄭樵作通志之藝文略，始不分存佚，紀歷代之書。鄭樵有云：「書或

亡於前而備於後。不出於彼而出於此。及唐人收書，只記其有，不記其無，是致後人失其名系，所以崇文四庫之書，比於隋唐，亡書甚多，而古書之亡尤甚焉。一承鄭樵之風而作者，則有明焦竑之國史經籍志。清代則羣以前史有未立藝文志而補為之者，如錢坫之補元史藝文志，盧文弨之補遼金元藝文等是。又有因前史之藝文志缺漏而為補志者，如盧文弨之宋史藝文志補錢大昭之補漢書藝文志等是。總而計之，歷代書籍，大抵在是矣。

第四節 種類目錄

類者，經義者小學考道藏目錄佛藏目錄等目錄是也。種者叢書目錄選讀目錄以及書影題志之類是也。茲於各類中就其重要者，各擇數種述之。

一 各類目錄

經義考三百卷實只二百九十八卷清朱彝尊撰 乾隆乙亥盧氏雅雨堂刻本 浙江書局重刻本 東湖

叢記云，仁和沈椒園廷芳撰續經義考未成書。藁本散佚，曾見其副本。又云嘉定錢

既勤東垣著有補經義考，亦未見刊本。清翁方綱有經義考補正十二卷八一〇載粵雅

叢書中。清林國康有經義考補藁本。

四部備要考。

是書統考歷朝經義之目，分別存闕佚未見。每一書前列撰人姓氏，書名卷數。其卷數有異同者則注某書作幾卷。次列存缺佚未見字。次列原書序跋諸儒論說，及其人之爵里。彝尊有所考證者，附列按語於末。上下二千年間，元元本本，使經傳原委，一一可稽。

皇清經解正續編提要三卷 清沈豫撰 蛾術堂集本

史略六卷 宋高似孫撰 古逸叢書影刻本

似孫自序謂：「網羅散佚，稽輯見聞；探菁獵奇，或標一二。仍依劉向七錄法各略其書而品其指意。『經籍訪古志』謂：『此書文詞簡約，而引據精核，多載逸書，實爲讀史家不可闕之書矣。』楊守敬跋謂：『按史家流別已詳於劉知幾史通，高氏此書未能出其範圍。況鉅釘雜抄，詳略失當。唯似孫聞見終博，所見史家體例亦略見於此篇。又時有軼聞。……』」

子略四卷目錄一卷 宋高似孫撰 百川學海本 學津討源本 昭曠閣本 樸社排印本  
是書首卷冠以目錄。由漢志，隋志，庾仲容子鈔，馬總意林至鄭樵通志藝文志所載諸子，皆存其書名而削其門目。略註卷數撰人於下。其下四卷則似孫所論斷，凡三十八家。雖品題未必盡允，然皆實觀其書，非徒見書名者比也。



小學考五十卷 清謝啓昆撰 嘉慶丙子謝氏刻本 浙江局本 石印小字本。

謝氏以朱氏經義考既類次爾雅二卷，而形聲訓詁之屬闕焉。乃遵其例續爲是考。凡勅撰六卷，訓詁六卷，文字二十卷，聲韻二十卷音義六卷。錢竹汀序稱其較之竹垞書精博實又過之，尤爲藝林必不可少之業也。

道藏目錄詳註四卷 明白雲齋撰 道藏本 四庫本 明天啓中刊本 董氏新印本 商務本 商務另有續藏經目錄及道藏舉要目錄各一種

是書依道藏之文分門編次，大綱分三洞四輔十二類。其書以千字文爲次。以一字當一函，函各具其卷數。每條各有解題，如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之例。考道家之源委，茲編其淵海也。

### 佛藏目錄

佛書目錄其著者有梁僧佑之出三藏記集，隋法經之衆經目錄，唐大唐內典錄，唐智昇之開元釋教錄等十餘種，均在藏中。明智旭之閱藏知津四十八卷，則又佛書之提要也。

釋藏本金陵經刻處

本刊其詳可參考圖書館學季刊一卷一期梁啓超佛家經錄在中國目錄學上之位置一文。并曰：

「佛家經錄所用方法有勝於普通目錄者數事。一曰歷史觀念甚發達。凡一書之傳譯淵源，譯人小傳，譯時譯地，靡不詳叙。二曰辨別真偽極嚴。凡可疑之書，皆詳審考證，別存其目。三曰比較甚審。凡一書而同時或先後異譯者，輒詳爲叙列，勸其異同得失。在一叢書中抽譯一二種，或在一書中抽譯一二篇，而別題書名者，皆一一求其出處，分別注明，使學者毋惑。四曰搜採遺逸甚勤。雖已佚之書，亦必存其目，以備採訪。令學者得按照某時代之錄而知其書佚於何時。五曰分類極複雜而周備。或以著譯時代分，或以書之性質分，性質之中，或以書之函義內容分，如既分經律論又分大小乘。或以書之形式分，如一譯多譯一卷多卷等。同一錄中，各類分類互用。一書而依其類別之不同，交錯互見，動至十數，予學者以種種檢查之便。」梁氏另有佛教典籍譜錄考載飲冰室文集中。

歷代醫學書目 丁福保撰 醫學書局本

醫籍考二卷 日本仙鶴堂撰 原本存故宮圖書館北海有鈔本

醫籍著錄二卷 日本真尙撰 原本存故宮圖書館北海有鈔本

勿庵曆算書記二卷 清梅文鼎撰 梅氏叢書本 知不足齋本

中國算學書目彙編 裘冲曼撰 清華學報三卷一期 李儼近亦有書目發表

中國農書目錄彙編 毛維等撰 金陵大學圖書館印本該館又有中文地理書目印行

金石書目六卷 黃立猷撰 北平印本

黃氏尙有美術書目行世，編製均稱得體。黃氏收藏甚富，故大抵精確。惜其暮年作宦，竟死於匪人之手也。

教育論文索引 清華學校活字本

該校并有政治書報論文索引行世。雖爲時甚短，收集無多，然其提倡之功不可沒也。

錄鬼簿二卷 元鍾嗣成撰 讀曲叢刊本 曲苑本 傳奇彙刊本

曲目表 支宜豐撰 曲苑本

曲錄六卷 王國維撰 晨風閣叢書 單行活字 曲苑本

以上數書以王氏書較精。然胡適之先生亦謂其間有誤處。

讀易別錄三卷 清全祖望撰 知不足齋本

詩經著書目 清張之洞撰 原書于經義述聞書眉近許氏抽印小說月報上亦曾載研究

詩經書目

雅學考 清胡元玉 長沙刻胡氏雜纂本

說文目錄 丁福保撰 醫學書局印本

其餘葉銘馬叙倫皆有說文目錄發表。

老子考 王重民撰 中華圖書館協會本

上列各專科目錄及各專書目錄，近日尙多有綴衣之者。惟一鱗半爪，搜集不易耳。

太平御覽引用書目 宋李昉等撰 載本書卷首

太平廣記引用書目 宋李昉等撰 載本書卷首

文選李注引用書目 清汪師韓撰 載文選理學權輿首

四部書目總錄引用書目 丁福保撰 上海醫學書局

鄭樵箸述考 顧頡剛撰 載國學季刊

近對個人箸述，頗多編製者。如朱子如黃黎洲如載東垣如王靜安如楊惺吾如王漁洋皆是

彙刻書目 清顧修撰 顧氏原刻本 活字十卷續二卷本 通行本 昌平叢書本

目睹書目十卷 清朱記榮撰 光緒乙酉自刊本

增訂叢書舉要八十卷 楊守敬輯李之鼎增訂 李氏活字本

叢書書目彙編 沈乾一編上海醫學書局活字本

按會萃叢刊諸書之目勒爲專書，肇於顧棗崖氏。自顧目行而海內承學之士，翕然稱便。顧其書刊於嘉慶四年，後此所刻不能及焉。至光緒元年唐棲朱氏，始爲之增修，視原書幾及倍。於是朱書行而顧書廢，由此及於民國初年，士大夫刻書之風未嘗稍殺。上虞羅氏乃紬其所藏補錄光宣兩朝諸家叢刻，及刊於光宣以前而朱目失載者，凡三百餘種。然正續分編檢查不易，楊氏乃編輯叢書舉要六十卷。李氏後又增入七百四種，都爲一千六百五種，成增訂叢書舉要八十卷。分爲經史子集前代近代自箸郡邑彙刊釋道各類。民國十七年沈氏乃編製叢書書目彙編行世。以各書名之首一字依筆畫之多寡而排比之。所收之書多至二千餘種。於是知叢書之名而欲檢查其中之零種易矣。然欲知零種而欲檢查在何叢書之中尙無從也。余友戴明楊君曾爲此項工作，已見其成十之七八，今不知如何矣。浙江省立圖書館館長楊立城君亦

擬爲此，未見成書。近聞陳援庵先生在北平燕京大學指導編製叢書索引。注意之者既多，成功自在目前也。

書目舉要一卷 周貞亮李之鼎合編 庚申刻，

書目長編二卷 邵瑞彭等編 北平資研究排印

舉要早出，所舉頗有斷制。陳鐘凡有書目舉要補，東南大學講義本劉記澤有書目舉要要補正。稿本

長篇晚出，所舉之書較多，然仍多脫誤。北海圖書館月刊一期有是書評其餘袁同禮先生有書目總目，王揚濱

有簿錄通考十九卷，劉紀澤有書目考，皆係稿本。袁日以卡片排置，隨時增改，頗能及時。

王錄劉考每條之下，略加說明，倣朱氏謝氏經義小學兩考也。劉稿前曾於南京見之，亦以卡片排置箱中也。

古今書刻二卷 明周弘祖撰 明刊本 古文舊書考附刻本 麗廬叢書本

是書分上下兩編，上編載各直省所刊書籍，下篇錄各直省所存石刻。葉氏所刻係從日本

島田翰氏借印者。

內版經書紀略一卷 明劉若愚撰 松齡叢書本

明南雍經籍考二卷 明梅鑾撰 觀古堂彙刻本 松齡叢書本

明太學經籍志 明郭馨撰 羅振常刻本

前者為南監志，此書北監志也。書目長編于南雍經籍考下注云，羅振常刻本，題曰太學

經籍志。是誤二書為一也。

汲古閣校刻書目一卷 清鄭懋德撰 小石山房叢書本

宋元本書行格表二卷 清江標撰 湘潭劉氏刻本

柳亭知見傳本書目十六卷 清莫友芝撰 活存本

二 題志目錄

清明以來喜藏書者，於其所藏雅善之本類有題跋。大抵重釋各書之形式行格藏度源流。亦有重釋其內容者然不多觀也。此類題志最為繁夥，舉其要者錄之如下。

讀書敏求記四卷 清錢曾撰 海山仙館叢書本 餘本尚多

義門讀書記五十八卷 清何焯撰 乾隆辛未家刻本

蕘圃藏書題識十五卷刊 本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六卷潘氏榜喜齋單刻本 續記二卷靈澗閣叢書本 再續二卷靈澗閣叢書本 學案刊本

清黃丕烈撰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五卷附錄一卷 清吳壽暘撰 別下齋叢書本 式訓堂叢書本

知聖道齋讀書跋尾二卷 清彭元瑞撰 式訓堂叢書本

平津館鑒藏書籍記三卷補遺一卷續編二卷廉石居藏書記二卷 清孫星衍撰 式訓堂叢

書本 本犀軒叢書本

木居士書跋二卷 清瞿中溶撰 藕香零拾本

鄭堂讀書記三十四冊 清周中孚撰 刊本

△曝書雜記三卷 清錢泰吉撰 同治刊本

開有益齋讀書志六卷續志一卷 清朱緒曾撰 光緒間翁氏刻本

儀顧堂題跋十六卷續題十六卷 清陸心源撰 潛園叢書本

日本訪書志 清楊守敬撰 刊本

經籍訪古志八卷 日本森立之撰 日本印本

古文舊書考四卷 日本島田翰撰 光緒甲辰自刻本 藻玉堂活字本



郎園讀書志十六卷 葉得輝撰 印本

四部叢刊書錄一卷 孫毓修撰 商務印本

三 選讀目錄

選讀目錄者，即李笠所謂不限時間空間，不專一類，採頡精純，去其繁複，斯配劑式之目錄，修學之士所藉以問途者也。其著者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外有：

經籍舉要一卷 清龍啟瑞撰 漸西村舍叢書本

書目答問 清張之洞撰 通行本 江人度有箋補四卷又國學圖書館年刊載有補正

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胡適撰 胡氏文存二集本 活字本

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 梁啓超撰 飲冰室文集本 活字本

三訂國學用書撰要 李笠撰 樸社活字本

四 書坊目錄

書坊目錄於學術上固無多大補益。然藉是足以略考今日某種書籍之有無及其價值板本諸端。書坊目錄，可分三種。一官書局目錄，二舊書舖目錄，三新書店目錄，擇其著者，舉數

種如下。限於余所  
收得者

湖北官書處書目表一張 武昌巡道嶺

江南書局書目一冊 江楚編譯官書局書目一張 淮南官書局書目一張 現其書均由南京夫子

廟江南官書局發行即國學書局

蘇州圖書館印行所書目一冊 蘇州滄浪亭

廣雅版片印行所書目一冊 一局在廣雅書局廣圖書館內 一局在雙門底西湖街惠濟東倉

浙江省立圖書館附設印行所書目一冊 杭州新民路六十五號

四川存古書局書目一冊 成都青石橋街

雲南圖書館發行書目一冊 昆明雲南圖書館售書處

山西官書局書目表一張 山西太原

中國書店書目一冊 上海西藏路大慶里一百十號

蟬隱廬書目一冊 上海漢口路三九八號

博古齋書目一冊 上海四馬路西同興里口

目錄 第一二章 目錄一  
萊菁閣書目一冊 上海四馬路

大中書店書目一冊 上海

醫學書局書目一張 上海

文學山房書目一張 蘇州護龍街

振新書社書目一冊 蘇州觀前大街

萃文書局書目一冊 南京

直隸書局目錄一冊 北平琉璃廠

四存學會書目一冊 北平府右街

志古堂書目一冊 成都學道街

商務印書館圖書目錄一冊 上海河南路

中華書局圖書目錄一冊 上海河南路

佛學書目表一冊 按佛經流通處各地多有。而以揚州金陵蘇州上海常州天津北平杭州

南昌，武昌成都等處所儲較富。各處所刻，大抵皆在此目之中。

五 其他與目錄學相關之書籍

非目錄而與目錄學相關之書，圖書館 如淵鑑類函冊 學除外類書 府立編之類 雜記如竹汀日記鈔雲 而在龜筆記之類 而外，厥有流略掌故書影三門。

校讐備論一卷 宋鄭樵撰 通志

糾繆一卷 明焦駘撰 國史經籍志附刊本

經籍會通四卷九流緒論三卷四部正譌三卷 明胡應麟撰 少石山房叢書本 廣雅局本

掃葉石印本

古今偽書考一卷 清姚際恆撰 知不足齋本 長沙刊本 文樂山房本 金受申有考釋

二卷民十三年 沿印本 顧實有重考古今偽書考二卷

校讐通義三卷 清章學誠撰 粵雅堂叢書本 浙局本 餘本尙多

校讐新義十卷 杜定友撰 中華書局排印本

書林揚輝一卷 清方東樹撰 原刊本附漢學 商發後 文學山房本

澹生堂藏書約一卷 明祁承燾撰 知不足齋本 藕香零拾本

又藏書訓略一卷 知不足齋本

儒藏說一卷 清周永年撰 松林叢書本

古歡社約一卷 清丁澎撰 藕香零拾本

藏書紀要一卷 清孫慶增撰 士禮居叢書本 餘本尙多

藏書紀事記六卷 清葉昌熾撰 靈鶴閣叢書本 重編自刻本

書林清話十卷 自刻本 活字本 餘話二卷 排印本 葉德輝撰

中國雕版源流考 孫毓修撰 商務印本

中國藏書家概略 楊立誠撰 浙江局本

書影者何？蓋古本書籍流傳既少，收藏之家不能具諸善本。研習之士未見原書形式，稱引不便。於是書影興焉。以余所知者，楊守敬刻有留真譜繆荃孫有宋元書影，瞿啓甲有鐵琴銅劍樓書影，有正書局有宋元書影，北平故宮博物院有故宮博物院書影，南京國學圖書館有盩山書影，袁克文有寒雲書影，嘉業堂劉氏有劉氏書影。其餘單篇零簡，書頭卷尾所載尙多，惜不能一一計之。

# 目錄學

宜賓毛 坤體六編

## 第十四章 校讀

### 第一節 通論

呂氏春秋曰：『有讀史者曰，晉師三家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至晉而問之，則果晉師己亥涉河也。』此校書之始也。章太炎國故論衡明解故上曰校莫審於商頌：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孔子錄詩有四始。雅頌各得其所。刪尚書為百篇而善校者矣。其後劉向父子總治七略，顏師古正五經，宋祁曾鞏校理羣籍。清修四庫，置重考辨。一時盧王阮俞，多所發明。校書法者何，以科學方法校正書籍之板本與內容之錯誤也。讀書法者何，於繁博之中，求其簡約，糟粕之中，擷取精華，省時節力而所得欲多也。

書籍何以必須校讀耶？其原因甚多，茲擇其最要者，列舉如下。

一，經典傳授之有家法 六經之微言大義，本依口耳相傳。西漢博士，著之竹帛。齊魯之學。說各不同。逮劉歆校書始有所謂古文經者，文字訓詁篇章以及義例制度，各依所傳，異說斯盛。若無校讀之功，則糾紛末由理解。

二，史傳事實之有疑信 六經以外，古史盡亡，今日欲考古史，若舍去經典，更不足憑。

然孔氏爲一家之言，若據爲信，論古必差，儒家謂五帝不如三皇，三皇不如五帝，實遠進化之公例，使非後人之善爲校讀，則未有不爲其所蔽者。至若史記之載事實，往往自相矛盾，如不明史遷述往事思來者之旨，尤末由讀其書也。

三，諸子學說之有流別。周秦諸子自劉歆分爲九流而後，後世論學術者翕然宗之。但歆論九流之所從出，率多傳會之辭。而論列諸家之優劣，又往往以儒學爲宗，入主出奴，惑人愈甚，若無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諸文以正之，則鮮有不爲其所惑者矣。

四，羣籍真僞之有混淆。古代簡冊繁重率多口耳相傳。神農黃帝太公管仲之書，殆無非習其所學者所依託，其僞易知，其害不著。西漢而後，讖緯秘書，逸書逸禮，層出不窮，無不託之孔氏，而王肅劉炫，作僞尤工。故僞書之害，所關甚鉅，唐宋以降，疑古者多。於是僞書之奸，日見暴露。吾人今日對於古籍，尤當以去僞存真爲急務也。

五，羣籍存佚之有沿革。吾國書籍，代有亡佚。晚周以上，不可得詳。孔經以次，凡史傳諸子之文，孰存孰佚，其略可得而知也。惟其間有名爲亡而實在存者，如今文尙書，孔子三朝記，弟子職之類是也。有書雖佚而文尙可輯者，如伏生尙書大傳，許慎五經異義之類是也。

。亦有名雖存而實爲僞造者，如古文尙書，古文孝經；孔子家語之類是也。是在善於校讀者已。

六，羣籍疑義之待考訂 疑義之難明者，以漢以前之古籍爲尤甚。如文字之通借，訓詁之異同，句讀之舛誤，篇章之錯亂，制度之糾紛，義例之牴牾，校勘之疏漏。凡此種種皆爲吾人研究古籍之障礙。若於此渙然冰釋，則後世之書，不難較讀矣。

前人對書籍之校讀，約有六類。

一，辨訂古說之傳說者 如孟子之疑武成，王充之書虛儒增，劉知幾史通之疑古，章太炎之徵信論，顧頡剛之古史辨等。

二，評判古籍之真僞者 如柳宗元辨鶡冠子辨列子，歐陽修之易童子問，宋濂之諸子辨，胡應麟之四部正譌，姚際恆之古今僞書考，崔述之考信錄，康友爲之新學僞經考等。梁啟超有古書之真僞及其年代。

三，疏證古籍之疑義者 如王念孫之讀書雜誌，俞樾之古書疑義舉例，孫詒讓之墨子問詁等。



四，校理古籍之類別者 如劉歆之七略，鄭樵通志之校略，章學誠之校通通義等。

五，整齊古籍之雜語者 如司馬遷之史記，朱熹呂祖謙之近思錄，鄭樵通志之二十略，蕭統之文選等。

六，是正書籍之文字者 如鄭玄注三禮之改字，朱熹之大學章句，盧文弨之羣書拾補，阮元之十三經注流校勘記等。

## 第二節 讀書

讀書何以有困難而必須方法耶。古今載籍，浩如烟海，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老死不能徧讀，初學對之，望洋而嘆，有廢然而返耳。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曰：「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夫司談當西漢初年，且僅就儒者一家六藝言之，已苦其繁博如此，故學者必有守約施博，執簡御繁之道。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飲之，使自趨之，庶乎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不至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

楊雄論讀書，推本於聖人之五經，譬升東嶽而浮滄海，以爲好書必要諸仲尼。雄因儒者，

作法言以擬論語，其言不能不如此。亦以當時所有皆三代秦漢之書，不能以時代爲斷，故就其性質爲去取，蓋亦於繁博之中，力求簡約耳。

東漢至隋，書經五厄，牛弘言書有五厄見隋書卷四十九本傳古書日亡。其僅有存者，皆以少而見珍。故韓愈自

言其爲學之始，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啓李是已不問其出於何家，但屬古書，皆宜先讀矣

，後人論學率同斯旨。大抵時代愈早愈爲可貴。胡應麟至謂明代書百萬卷，不能當三代之一

見經籍會通卷四述見簡篇張之洞謂秦以上書一字千金，見輶軒語皆是意也。然研究學術者，固未可以一概

而論也。蓋古書之傳不傳，亦正有幸不幸，有以牽連而并存，如釋藏道藏及叢書之類有以變亂而俱亡，

如牛弘所言五厄其得也或出於無心，如敦煌佚書流沙陁簡之類其失也或緣於有意，如范曄之志蠹車李賀之集投溷之類千端萬術，蓋非一

途。焦循謂：「學者言經學則崇漢，言刻本則貴宋。余謂漢學不必不非，宋版不必不誤。」

是也。且學問之事有不可以時代論者。清儒之學，不獨凌軼元明，抑且方駕唐宋。欲讀古書

，非觀清儒及近人之箋注叙跋不可。否則不獨事倍功半，或且直無下手之處。讀書之法奈何

？爲學之道，豈勝條舉，根抵工夫更非寥寥數行所能宣罄。語軒梁任公教人讀書之法，一，

須養成讀書之趣味。二，須不畏艱苦。三，須分精熟與涉覽兩類讀之。

見治國 而張文襄教人讀書，具見於輶軒語語學第二中。語雖淺近，最爲切實，茲略舉之。

一通經 曰讀經宜讀全本，曰解經宜先識字，曰讀經宜正音讀，曰讀經宜明訓詁，曰治經宜有次第，曰治經貴通大義。

二讀史 曰宜讀正史，曰正史中宜先讀四史，曰宜讀通鑑，曰宜讀通考，曰史學亦宜專精一種，曰讀史宜讀表志，曰讀史忌妄議論古人賢否古事得失，曰讀史忌批評文章。

三讀諸子 曰讀子爲通經，曰讀子宜求訓詁看古注，曰讀子宜買叢書。

四讀古人文集 曰讀書籍宜知體要，曰讀國朝人文集有實用勝於古集，曰詞章家宜讀專集，曰讀昭明文選宜看注，曰學選體當學其體裁筆調句法不可徒寫難字，曰淺學讀文選亦宜看全本，曰讀後世詩文選本宜擇善者。

五通論讀書 曰讀書宜求善本，曰讀書先宜校書，曰讀書宜博，曰讀書宜有門徑，曰讀書貴博貴精尤貴通，曰讀書宜多讀古書，曰讀古書宜分真偽，曰讀書宜讀有用書，曰學宋書宜讀近思錄，曰爲學忌分門戶，曰作秀才後宜讀書，曰讀書不必畏難，曰讀書勿諉記性不好，曰買書勿吝，曰讀書期於明理明理歸於致用。

以上所述除一二條外，於今日爲學之士，亦正可用。惟祇限於所謂國學之書，凡近日新起之科學如教育科學社會等，皆未論及，時限之也。對於此等科學，余以爲有二事最要。一，求專家對於是科之書目解題讀之。二，求關於是科之歷史讀之。可以知各書之優劣，以便去取；可以知各書之位置，以便鑒評。

### 第三節 校書

自來書籍類多僞誤，必有所辨校之者。辨者辨其僞，校者校其非，未辨未校之前，當先求其真與書也。求書籍真是之道若何？則有三法，亦有三難。

一曰，考之史志及目錄以定其著述之人，及其書曾否著錄。然周秦之書，不必手著，漢志所載之姓名，不盡屬之著述之人。其他史志及目錄所載書名撰人，皆不免有譌誤。若其著錄與否，則歷代求書，不能舉天下之載籍盡藏之於秘府。况書別稱。史惟載其定名，篇有單行，志僅記其總會。又往往前代已亡，後來復出，或發自老屋而登中秘，或獻自外國而效梯航。至於晁子止之讀書，陳直齋之撰錄，只紀一家之有無，未及當代之存佚。其餘書目，見聞異陋，蓋不足信。是則據史志目錄以分真僞之法，不盡可憑也。其難一矣。

二曰，考之本書以驗其記載之合否。然古書本不出自一人。或竹帛著於後師，或記叙成於衆手。或編次於諸侯之客，或定著於寫書之官。逸事遺聞，殘篇斷簡，并登諸油素，積成卷帙。故學案與語錄同篇，說解與經言并載。又有箋注標識混入正文，批評答論，咸從附錄。以此語不類其生平，事并及於身後，至於杜撰事實，造作語言，設爲客主之辭，鳴其荒唐之說。既屬寓言，難可莊論。故摘其紕繆，固自多端，校其因緣，由來非一。是則卽本書紀載以分真僞之法，容有未盡也。其難二矣。

三曰，考之羣書之所引用，以證今本是否原書。然古書皆不免闕佚，蓋傳寫之際，鈔胥畏其煩難，則意爲刪併，校刻之時，手民恣其顛預，則妄爲刊落。又有兔園之冊，本出節鈔，壞壁之餘，原非完帙。而類書之採用，箋注之援引，往往著者則署爲前人，書名則冠以又曰。於是甲乙相淆，簡篇互混。况飭餒之學，固異專門。掇拾之時，不皆善本；乃欲藉實以定主，何異郢書而燕說。又有古書既亡，後輩重輯。譏其疏漏，固所難辭，詆爲僞造，則非其罪。是則援羣書所引用，以分真僞之法，尙非其至也。其難三矣。

以此三難，是生四誤：不知家法之口耳相傳，而概斥爲依託，誤一；不察傳寫之簡便譌脫

，而並疑爲膺本，誤二；不明古書之體例，而律以後人之科條，誤三；不知學術之流派，而繩以老生之常談，誤四。將欲辨此歧途，歸於真諦，必稽之正例變例以識其微，參之本證旁證以求其合；多爲之方而不窮於設難，曲致其思而不安於謬解；不捨前人之牙慧而遽以立論，不執一時之成見而附以深文；揆之以本書而協，驗之於羣藉而通；以著作歸先師，以附益還後學，傳訛之本，必知其起因，偽造之書，必知其用意；有條有理，傳信傳疑；知戴東原所謂十分之見者，則庶乎其可以讀古書矣。

以上數則用  
余先生說

辨僞書之道若何？近日論辨僞書之文頗多，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五章中論辨僞書之法，頗爲明晰；茲略摘錄數則如左。

僞書者，其書全部分或一部分純屬後人僞作而以託諸古人也。書愈古者，僞品愈多。大抵戰國秦漢之交，有一大批僞書出現，新莽時復有一大批出現。晉時復有一大批出現。僞書有經前人考定已成鐵案者，吾儕宜具知之。否則徵引考證，徒費精神。欲知此類僞書，略翻清四庫書目提要，便可得梗概。提要中指爲眞者未必遂眞，指爲僞者大抵必僞，此學者應有之常識也。然而僞書孔多，現所考定者什僅二三耳。此外古書或全部皆僞或眞僞雜糅者，尙不

知凡幾。吾儕宜拈出若干條鑑別僞書之公例，作自己研究標準焉。

一 其書前代，從未著錄，或絕無人徵引而忽然出現者，什有九皆僞。例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晉乘楚檮杌之類。

二 其書雖前代有著錄，然久經散佚，乃忽有一異本突出，篇數及內容等與舊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僞。例如明鈔本慎子之類。經孫孫所藏四部叢刊採之

三 其書不問有無舊本，但今本來歷不明者，即不可輕信。例如漢河內女子所得泰誓，晉梅賾所上古文尚書及孔安國傳之類。

四 其書流傳之緒，從他方面可以考見，而因證明今本題某人舊撰為不確者。例如神農本草之類。

五 真書原本，經前人稱引，確有左證，而今本與之歧異者，則今本必僞。如竹書紀年之類。

六 其書題某人撰，而書中所載事蹟在本人後者，則某書或全僞或一部分僞。例如越絕書，管子商君等之類。

七 其書雖真，然一部分經後人竄亂之蹟既確鑿有據，則對於全體須慎加鑑別。例如史記

八 書中所言確與事實相反者，則其書必僞。例如劉向撰列仙傳。

九 兩書同載一事絕對矛盾者，則必有一僞或俱僞。

十 各時代之文體，蓋有天然界畫，讀多者自能知之。故後人僞作之書，有不必從字句求枝葉之反證，但一望文體即能斷其僞者。

十一 各時代之社會狀態，吾儕據各方面之資料，總可以推見崖略。若某書中所言其時代之狀態，與情理相去懸絕者，即可斷為僞。

十二 各時代之思想，其進化階段，自有一定。若某書中所表現之思想與某時代不相銜接者，即可斷為僞。

校誤之道若何？宋岳氏校書之法，其所注意者有一書本，二字畫，三注文，四音釋，五句讀，六脫簡，七考異，諸端見九經三傳治革例此刻書者之校書也。清孫慶增論校勘，曰「古人每校一書，先須細心紬繹，自始至終，改正錯誤，校讎三四次，乃為盡善。至於宋刻本，校正字句雖



少，而改字不可遽改書上。元版亦然。須將改正字句，寫在白紙條上，薄漿浮簽，貼本行上。以其書之貴重也。凡校正新書，將校正過善本，對臨可也。倘古人有誤，有未改處，亦當改正。若明版坊本，新鈔本，錯誤遺漏最多，須覓宋元版書鈔本，校正過底本，或收藏家秘本，細細讎勘，反復校過，連行款俱要照式改正，方爲善本，若古人有弗可考究，無從改正者，今人亦當多方請教博學君子，善於講究古帖之士。又須尋覓舊碑版文字，訪求藏書家秘本，自能改正。然校書須數人相好，聚於一處，講究討論，尋繹舊文，方可有成。否則終有不到之處。所以書籍不論鈔刻好歹，凡有校過之書，皆爲至寶。至於字畫之誤，必要請教明於字學聲韻者，辨別字畫音釋，方能無誤。古用雌黃校書，因古時皆用黃紙寫，裝成卷軸，故名「黃卷」。其色相同，塗抹無痕迹也。後人俱用白紙鈔刻，又當用白色塗抹。今之改字，用淡青色田石磨細和膠做成錠子，磨塗紙上，改字最妙。用鉛粉終要變黑，最不可用。若大部書籍，延請多人分校，呈於總裁，計日乃成。若校正刊刻，非博雅君子有力而好言古者不能也。書籍上版，必要名手校正，方可刊刻。不然枉費刻資，草率刻成，不但遺誤後人，反爲有識所笑。此藏書者之校書也。

見藏書紀要

今人葉長青論校書之法，謂：一，宜求外證，凡屬

本書以外之一切記載，直接間接可以證明本書之繆誤者皆是也。外證可分三種，甲根據甲骨金石竹簡文字。甲骨爲近二十年來新發現之物。校讀三代古籍，此爲最得力矣。而金石竹簡，足以補苴罅漏者，亦復不少。乙根據古本副本。丙根據他書所言所引。二宜求內證。內證之要；A 須明各時代歷史之大凡，並具以下三種眼識。a 用字，b 避諱，c 字形。B 通訓詁。C 尋線索。見國學專刊第一期論版 陳鍾凡論校書之法有八。一辨資部類，二整齊雜語，三蒐輯遺佚，四鑒別僞書，五辨訂傳說，六是正錯誤，七比較同異，八創通義例。此則讀書者之校書也。

附錄書籍校勘及印稿校對之例數種於後。

(一)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格式

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國子祭酒上護曲阜縣開國子巨孔穎達奉勅撰

定國本同錢本亦同惟勅撰定三字在次行與國子並毛本國上有唐字盛本刪去結銜作唐孔穎達撰定非

夫易者象也十行本自此已下行行頂格錢本同闕監毛本首行頂格次行以後並上空一格

業資凡聖閩監本同毛本足利本寫本凡作九

輔嗣之注若此錢本閩監本同毛本注作註。按漢唐宋人經注字無作註者

欲取改新之義閩監毛本同寫新作本

今既奉勅刪定十行本勅定提行下同錢本同閩監毛本不提行毛本勅改敕

考察其事閩監毛本同錢本寫本察作案

周易正義卷第一 閩監毛本同錢本無此七字但有八論二

第一論易之二名 第二論重卦之人此八論題目十

行本作四行分上下兩排閩監毛本同錢本作八行

第一論易之二名十行本頂格錢本同閩監毛本並上空一格八論並同

正義曰夫易者十行本自此已下行行頂格錢本同閩監毛本首行頂格次行已後並上空一格八論並

同

天以爛明閩監毛本同寫本爛作炳

其易之蘊邪閩監毛本同錢本蘊作縕

上下無常圖監毛本錢本無作无下同

崔觀劉貞簡等圖監毛本同寫本簡上有周字

故易者所以斷天地盧文弨云案乾鑿度本作繼天地此斷字疑誤

以為伏羲畫卦圖監毛本同盧文弨云當作重卦畫字誤

未有彖絲圖毛本同監本絲作絲○按繒者正字也絲段借字絲為俗字

周易兼義上經乾傳第一圖監本同毛本第上有卷字石經釋文岳本考文引古本

足利本題周易上經乾傳第一錢本考文所據宋本題周易注疏卷第一按兼義字乃合刻注疏者所加取兼并正義之意也

蓋其始注疏無合一之本南北宋之間以疏附於經注者謂之某經兼義至其後則直謂之某經注疏此變易之漸也又十行

本圖監毛本其第七卷題云周易兼義卷第七周易繫辭上第七八卷九卷同則此第一至第六卷亦當先標周易兼義卷第

幾後標周易上下經某傳第幾庶前後垂一釋文云第亦作弟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總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勅撰

正義 王弼注宋本無正義字圖監毛本作魏王弼注唐孔穎達正義又監本流誤善

又釋文王弼注本亦作王輔嗣注今本或無注字師說無者非石經原本並作王弼注

乾上 乾下 乾元亨利貞 石經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並如此連寫閻監毛本以三三及乾下

乾上四字為一行乾元以下提行頂格非是又十行本自此盡卦未連注疏行行頂格其每爻及象象文言等不復提行另起與石經合錢本每卦分作數節每節首行頂格次行以後上空一格閻監毛本與錢本同

天乃積諸陽氣而成天 閻監毛本阿浦鐘云下天字疑衍

文言備矣 凡注文十行本雙行夾注岳本古本足利本同閻監毛本改為單行上加注字錢本注文上有

注云二字按考文大過下引宋本注云者相過之過則宋本與錢本同

他皆倣此錢本閻監本同宋本倣作放毛本誤倣

其畫已長閻監毛本同浦倣鐘云長當陽字誤

所以重錢 宋本同閻監毛本錢改體下故交其錢同按火珠林始以錢代著故謂之重錢交錢改體

非是

故曰在田 岳本閻監毛本同古本下有也字下故免龍戰之災下坤利則永貞下故大位不失其時而成

下其唯知終者乎下雖危无咎下不為之助下而下曰乾元亨利貞下各隨其義下與天時俱不息下與時運俱終極下

剛直之物下唯乾體能用之下並同

(二)樂書正誤格式 見曝書雜記

卷 版 行 字 誤 改

第一卷 四版 十六行 第五字 特 當作待 以此行爲式

四 一 十七 簡而無虛剛而無傲當作剛 而無虛簡而無傲

五 一 六 十 鼓 磬

二 八 十六 楊 揚

二十 三 箎 莞

七 二 九 十三 楷 楷

三 四 五 圭 多此一字多者當挑去之

七 七 七 棘 應其下田字音棘有 鼓詩應田縣鼓

八 六 二十二 十六 効 効字書中無効字流俗作効 如此等當改正後做此

十 四 十四 勇者苦怯之下添入疾病不

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十二

一字用寫本校

(三)中華大字典正誤表格式見該書後

集 葉 欄 行 誤

正

子 一 一 三 乙

壹

四 十九 [禮記月令]上丁。蓋本於月令上！釋

命樂正習舞。釋菜。菜先師之義。

五 四 十四 [別作 趙趙] [釋文]卜，本作趙 又作趙。

(四)中國人名大辭典勘誤格式見該書後

頁數 人名 以神女授吳猛義女秀英 以神女授吳猛。義女秀英

八九 王守 字伯約 字履約

五七〇 拉布敦 姓陳鄂氏 姓棟鄂氏

又 官至左都御史 官至左都御史授二等子

